寒山寺志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　吳偉斌
裝幀設計　郭寶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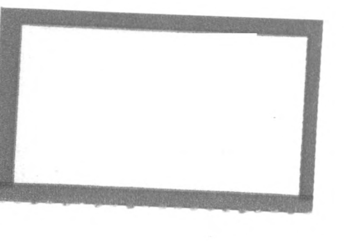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

主編　薛正興



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寒山寺志

（民國）葉昌熾 撰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寒山寺志/(民國)葉昌熾撰;張維明校補. - 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.8
(江蘇地方文獻叢書/薛正興主編)
ISBN 7 - 80643 - 224 - 8

Ⅰ.寒… Ⅱ.①葉… ②張… Ⅲ.寺廟、寒山寺 - 名勝古迹 - 江蘇 - 蘇州市 - 史料 Ⅳ.K928.7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35086 號

寒山寺志

著 作 者	(民國)葉昌熾 撰 張維明 校補
責任編輯	吴偉斌
出版發行	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—3223462
社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經 銷	江蘇省新華書店
照 排	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
印 刷 者	揚中市印刷廠 郵編:212200
開 本	850×1168
印 張	6
印 數	1—4000 册
字 數	114 千字
版 次	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7 - 80643 - 224 - 8/K·84
定 價	8.00 元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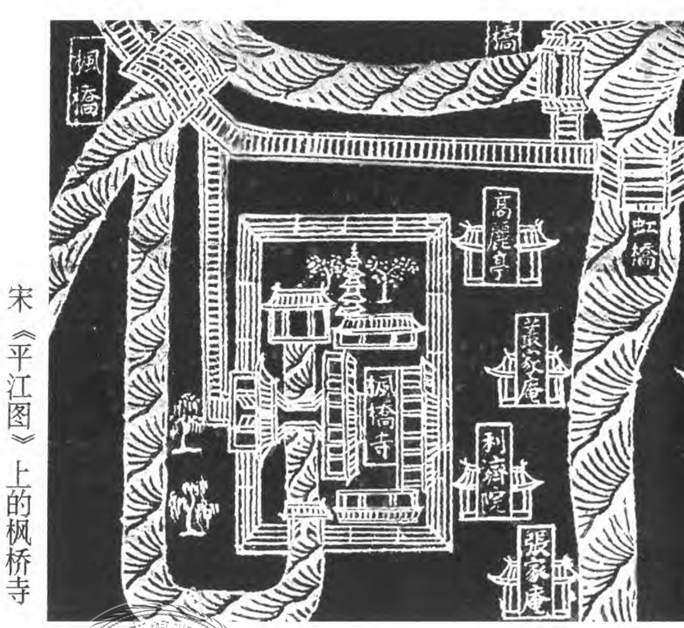
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
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
寺夜半鐘聲到客船

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唐張継楓橋夜泊詩
歲久漫漶光緒丙午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
數楹屬余補書刻石 俞樾

俞樾书张继诗


寒山拾得二聖降乩
詩曰呵呵呵我若歡
顏少煩惱世間煩惱
變歡顏爲人煩惱終
無濟大道還生歡
喜間國能歡喜君
臣合歡喜庭中父
子聯手足多歡
荆樹茂夫妻能
喜琴瑟賢主賓
何在堪無喜上下
情歡分愈嚴呵呵
呵
攷寒山拾得爲
普賢文殊化
身今稱和聖
合聖爲寒山
拾得變相也
花之寺僧羅聘
書記

罗聘绘寒山拾得像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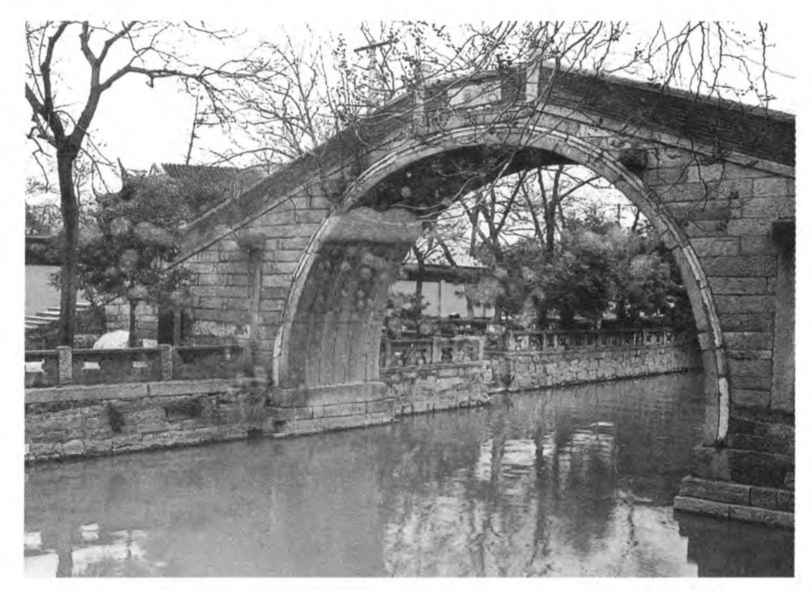


宋《平江图》上的枫桥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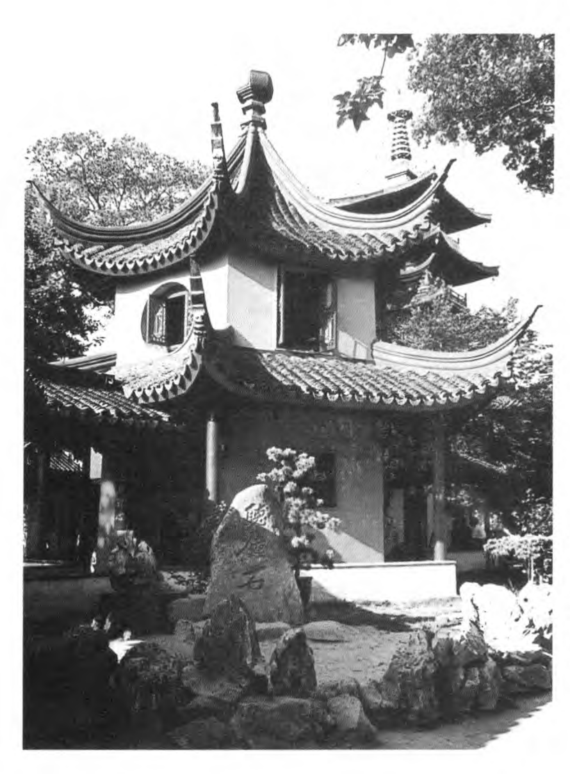
枫桥铁铃关

寒山寺大门

大雄宝殿



江村桥



寒山寺钟楼



寒山寺普明宝塔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烟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游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

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采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并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總目

卷二

卷三

補編

附録

校補説明

《寒山寺志》三卷，葉昌熾撰。所記寺院變遷、詩詞記文、佛像鐘碑、僧人寺産、軼聞掌故、寒拾事迹等，體例精當，史料翔實，文字典雅，被推爲蘇州寺園小志中的上乘之作。

寒山寺是我國著名的江南古刹，因唐人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一絶而名揚中外。寺院坐落在蘇州閶門外七里古運河畔，比鄰楓橋，曾稱楓橋寺。其創建年代已經不可詳考，一説始於梁天監（五〇二—五一九）間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相傳唐貞觀（六二七—六四九）中，天台高僧寒山、拾得曾止於此，故名寒山寺。北宋嘉祐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中，賜號普明禪院。從南宋《平江圖》碑上，可以考見當時楓橋寺的概貌：寺院呈長方形，四周墻垣峻起，山門西向。運河、官塘分水陸二支直通正側院門。進山門，過小橋，便是七楹正殿，兩側爲三楹廡殿，後有七楹副殿。據《吴郡志》卷三十三引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孫覿《楓橋寺記》

載：「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，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。」圖上寺內正有寶塔一座。旁有一殿堂，坐北朝南，面闊三間，高敞宏偉，前與水道相通，疑即水陸院。整座寺院規制嚴整，規模宏大。元人湯仲友有咏寺詩云：「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」景觀依然。元末，寺塔俱毀。明、清間，寒山寺屢經興廢。嘉靖（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）中所鑄巨鐘，也因遇倭變而銷爲炮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清軍縱火，殿宇樓閣蕩爲烟埃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江蘇巡撫陳夔龍等籌款集資，拓門構堂，鑄鐘築樓，稍謀興復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江蘇巡撫程德全、布政使陸鍾琦等又募修擴建，重構大殿，翼以樓亭迴廊，題額「古寒山寺」，初步形成了現在的形制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寒山寺經多次修葺，已被列爲江蘇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寺院現有大雄寶殿、廡殿羅漢堂、藏經樓寒拾殿、鐘樓、楓江樓、霜鐘閣、碑廊、鐘房等主要建築。庭院裏栽植日本各界友好代表團贈送的櫻花樹、五葉松等名貴花木。紺宇蒼林，古樸莊重。寺內文物薈萃，尤以石刻和古鐘著名。南宋書法家張樗寮的行書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及董其昌、林則徐等人的題跋，共三十

八石，堪稱稀世之珍。俞樾手書《楓橋夜泊》詩碑，譽爲翰墨之寶。此外，岳飛、文徵明、唐寅、鄧石如、康有爲等人的碑刻，以及羅聘所繪《寒山拾得像》、鄭文焯指繪《寒山子像》刻石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大雄寶殿内所置銅鐘，係日本人民捐鑄，上有伊藤博文所撰的銘文：「嘗聞寺鐘轉入我邦，今失所在。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！乃將新鑄一鐘，賫往懸之。」（詳見卷後《志鐘續補》）康有爲賦詩云：「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。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空。」（詳見卷後《志碑續補》）鐘銘詩碑，令人沉思。今鐘樓所懸，即光緒三十二年（一八〇六）鑄造的鐵鐘，外徑達一百二十餘厘米。每逢除夕之夜，中外游人滙聚寺院，聆聽鐘聲，辭舊迎新。

「醉裏看題壁，如今張繼多」。古往今來，關於楓橋寒山寺的詩賦記文，多得難以計數。然而，能搜討故實、修志傳世者，至今仍只有葉昌熾一人而已。

葉昌熾（一八四七—一九一七），字鞠裳，號緣督，晚署寂鑒遺民，江蘇長洲縣（今蘇州市）人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舉人，十二年一甲進士。歷任翰林院侍

講、國史館提調、會典館幫總纂、甘肅學政、江蘇存古學堂史學總教等職。學識淵博，尤長版本、金石之學。著有《藏書紀事詩》、《語石》、《邠州石室録》、《緣督廬日記鈔》、《奇觚廎詩文集》等。《寒山寺志》是他應程德全之請，爲紀念募修寺院而作。初稿纂成於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六月，由程德全延請名士鄭文焯厘定。鄭文焯（一八五六——一九一八），奉天鐵嶺人，自言高密鄭玄後裔。幼名豫格，字叔問，又字俊臣，號小坡、瘦碧、大鶴山人。光緒元年舉人。隸籍漢軍正黄旗，長期僑寓蘇州。學問博洽，經義訓詁、六書金石、醫經樂律書畫，無一不精，而尤擅詞。著有《大鶴山房全集》。對於《寒山寺志》初稿，鄭文焯眉批墨勾，多所改易，致使葉昌熾深懷不滿。時值辛亥革命前夕，政局動蕩，稿本也就留存府署。次年，葉昌熾據舊稿整理修訂。可惜生前未能付梓，直至一九二二年，才由其世交吴縣潘氏刊刻行世。但刻本僅載葉氏對「高密某公」的批駁之辭，而不見鄭文焯批注的内容真相，後人讀之，每以爲憾。慶幸的是，初稿本竟歷劫不滅，至今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蘇州博物館。封面題簽：「寒山寺稿本，文小坡、葉鞠裳批校。」書稿正文二十四頁，程德全序二頁。半頁十一行，行二十三格。卷次

篇目爲：程序、自序、卷第一志橋第一、志寺第二、志塔第三、志象第四、志鐘第五、志碑第六、卷第二志僧第七、志游第八、志事第九、志詩第十，卷第三附寒拾事迹、寒山詩集題辭。稿本内還夾有籤條。鄭文焯的批注，除修辭、考補外，大致有四端：一、篇目内容擬删易；二、各篇後小序擬删削；三、臨文不避尊長，應直書其名其職，并標明朝代；四、碑帖無須照本提行。至於直斥陳夔龍一則題跋爲「至無味」，其傲然耿介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我們這一次整理，即以潘氏刻本爲底本，參校了初稿本，并將鄭文焯、葉昌熾等人的批語一一輯入校記。兩稿本卷次略有不同：「初稿本」的「志詩第十」歸入「卷第二」，而「潘氏刻本」則將「志詩第十」歸入「卷第三」。對於書中的引文，則盡力覆核原著、原物及有關文獻。書中個别明顯的筆誤，如「張祜」作「張祐」，「已畦集」作「已畦集」，以及一些避諱字，則隨文逕改。同時，根據實地考察及文獻資料，增纂《補編》、《附録》各一篇，收録了初稿本的程《序》、《志塔》，還有《寺記輯存》、《鐘碑續補》、《楹聯輯存》、《楓橋歷代宅第園林》、《敵樓鐵鈴關》、《修志紀事》等。拾遺補闕，以備考閲。

在本書的整理出版過程中，曾得到蘇州博物館、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、市民族宗教事務處、市佛教協會、寒山寺、市舊城建設辦公室等單位的幫助，於此一并致謝。校補中的舛誤，祈望讀者不吝指正。

張維明　一九八七年六月於蘇州

自序

楓江之側，俠橋爲市。橋南有寒山寺，襟帶通衢，烟波明瑟，唐以前古刹也。同治辛未，先師馮林一宫允重修《蘇州府志》，授簡昌熾，以釋道之宫見屬。奉命惕若，退而搜討文獻，咨於故實。嘗棹扁舟，出游郊郭。問所謂「寒山寺」者，斷甃頹垣，鞠爲茂草。無論宋碑不可得，即文、唐兩碣，亦淪於灌莽之中。惟從故書得明師道衍《記》〔一〕，謂「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，掣風掣顛，來此縛茆以居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而去」。竊考寒山行業，見於閭邱《詩集傳》及宋沙門志南《三隱集記》，其人當在貞觀初，安得元和時尚住世？亦未聞先擔笠至吴也。然《太平廣記》引《仙傳拾遺》，又謂其大曆中隱天台翠屏山。傳聞异詞，靈踪儵葛，不可得詳。其時吾郡適經毗嵐之劫，金閶十里，一炬靡遺，飆輪在空，刹幢摧倒。今雖承平日久，自城以西，精藍名刹，近如「積善」，遠如「吾與」、「法螺」之院、「落木」之庵，鐘梵銷沈，蘿蒿塞徑，未有過而問者。惟此寺華

嚴樓閣，一刹那間，彈指涌現。前中丞今直隸制府貴陽陳公〔二〕經始版築，今中丞雲陽程公謀於陸申甫方伯，又拓而新之，輪焉奂焉，閎規大起，豈惟是暢導宗風、保存古迹哉？蓋以唐賢篇什，煊赫人口，海舶流傳，鷄林摹印。瀛寰人士，攬環結佩，往往以瓶鉢之勝緣，爲敦槃之談助，廢而罔舉，語焉弗詳，皆非所以示遠人也。昌熾不敏，幸睹勝因，頌告甫之清風，際《斯干》之良日，謹援西湖理安《昭慶寺志》之例，拾遺補闕，輯爲此篇。回憶四十年前，校邠廬中，師友觀摩之樂，惘惘如夢。同時纂修諸君子，皆墓有宿草。即昌熾亦老且病，俯仰今昔，其重可感也已。嗟夫！以炳燭之餘光，續然燈之墜緒，咫聞謏見，非踳則訛，鄉邦文獻，又何裨於萬一？雖然，龍象中興，金湯攸寄；檀度因緣，功德無量。凡有知識，皆宜歡躍贊嘆。見仁見知，本無了義。拈起鈍帚，何必放下。時宣統三年，歲在辛亥，六月既望，長洲葉昌熾謹記〔三〕。

自序校記

〔一〕 明師道衍《記》 按：《明史》卷一四五本傳載：「姚廣孝，長洲人。年十四，度爲僧，名道衍，字斯

道。成祖用兵有天下，道衍力爲多。永樂二年四月，拜資善大夫、太子少師。帝與語，呼少師而不名。」本書諸篇亦皆作「少師」，則此處疑脱「少」字。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見書後《補編》。

〔二〕貴陽陳公　初稿本「貴陽陳公」、「雲陽程公」、「宛平方伯」（刻本改作「陸申甫方伯」）上均空一格。鄭文焯（下簡稱鄭氏）眉批：「刻書不須空一格。」刻本未空格。

〔三〕記　初稿本此後列卷次篇目：

卷第一

志橋第一

志寺第二

志塔第三

志象第四

志鐘第五

志碑第六

卷第二

志僧第七

志游第八

志事第九

志詩第十

卷第三附

寒拾事迹

寒山詩集題辭

鄭氏眉批：「擬删易。」

後序

余歸田後，鄉居養拙，未嘗一過州門。顧以可園校事牽率，扁舟往來，亦時從諸大夫之後。雲陽中丞下車之始，保存古迹，既葺寒山寺落成，以昌熾粗知鄉邦文獻，徵求故實。歸而陳書發篋，屬辭比事。又辱同年陸文節公暨何筱雅太守拓示碑文，商榷條例，郵筒奔走，幾於置驛。纂成《寺志》十篇、附録二篇，次爲三卷。甫脱稿，中丞即索觀甚急。維時在宣統辛亥秋仲，天地傾覆，武昌變起，沈沈戟門，白徽高揭，而此稿遂陸沈不出矣！嗚呼！自先聖哲王開天明道以來，圜橋辟雍，淪爲草莽，詩書之禍，烈於秦燔，一書之存亡何與？佛經謂「毗嵐風起，梵天樓閣，皆成劫灰」，一寺之興廢又何與？雖然，此稿固尚存也，异日不能禁其不出，即不能禁其無所改竄，以昌熾冗長潦倒，世所共弃之人，附驥尾而行千里，吴、越一家，老、韓同傳，人其謂我何？先聖云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」又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」夫以岩岩具瞻，建牙開府，朝廷畀以封疆之

寄，國民恃爲政令之源。文字誣諉，又不等於竿牘，悠悠蒼天，孰究其後？當難之未作也，中丞坐鎮於上，文節與筱雅同年承流宣化於下，凡百庶事，同寅協恭，此寺因緣，華藏海中一刹塵耳。今文節臨危授命，大節磊磊軒天地，即太守决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亦豈依阿澒涊之士所能者？兩賢之盛心，何可負也。爰出舊稿，録而存之，篇第字句，皆有移易，獨於書法，悉仍舊文。若後有君子，等於南園之記，遂移北山之文，直道猶存，人心不死，鄙人雖蒙大詬，固所願焉！壬子登高節，寂鑒遺民書於花橋老屋，時年六十有四。

或謂此序扞冒時忌，可以不出，余謂不然。疆學爲義者，不徇一姓之廢興；拙政自安者，無預當世之理亂。鄙人惸獨殘年，飾巾待逝，但守移山之愚，匪高蹈海之節。庾元規塵起，既無汚我之嫌；羊叔子使來，安有酖人之意？五德終始，知定論之難憑；六家源流，又要旨之各异。儒墨各一，是非牛李，初無恩怨。方今輿論自由，昌言無諱，豈有文字，遂挂網羅？知我罪我，敬俟來哲。闕達君子，其何責焉？小春朔日，緣裘再識。

附《與何筱雅太守書》

筱雅仁兄同年大公祖執事：頃誦惠簡，并拙稿一册，敬悉。某君簽駁，針膏肓而起廢疾，高密家風，曷勝愧服。某君爲貴公子，爲諸侯上客，僑寓吴閶，垂四十載。鄙人束髮論交，亦頗有介紹者，但以後門寒素，自慚形穢。里社文酒，公車計偕，未嘗易一刺、同一尊。中丞不察，遽以拙稿相就正，宜遭有道之訶譴。本可一笑置之，但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亦未可以默爾也。某君謂寒山寺，「羌無故實，不過一荒寒之山寺」。敬聞命矣！楓橋負郭，劫後荒涼，誠非昔比，從前固五都之市也。「昌門何峨峨，飛閣跨通波」，見於陸士衡詩。靈岩、支硎諸峰，至近者亦在二十里外。此寺非依山構宇，但可遠眺，張懿孫當日泊舟橋下，不容懵然無睹。韋左司亦有《宿寒山寺》詩。「寒山」之名，兩賢又何以不謀而合也？大抵撰述之事，各有體裁，根柢古誼，深通流略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，非可以章句聲病之學，引繩而批根也。昔在里中，見一士，號能詩，而不知《御覽》爲何書。又有篤信航頭古文，驚怖閻、胡、江、孫諸家，若避大厲。始知稽天巨浸，望羊向若，不

必井蛙而始色駭也。古今圖經，若唐之《括地志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宋之王存、樂史，提綱挈領，體約不蕪。撰《一統志》者，固當奉爲先河。郡志當詳於省志，縣志又詳於郡志，降而一鄉、一鎮、一山、一水，更不得援此爲例。至於寒山寺，不過一牛鳴地耳。若論封域，但樹一界相碑，若論文法，但作一游記即可囊括無遺，安用志爲？武林湖上諸刹，如靈隱、昭慶之類，寺各有志，志自爲體，各隨其開山門庭，標舉職志。即如吾蘇，訪靈岩者，考吳宫之遺迹；游鄧尉者，述漢月之宗風。因方爲圭，遇圓成璧，無一定之體也。寒山劫火婁經，刹竿不墜，祇因張繼一詩。寒、拾因緣，尚在傳疑之列。此志自當因詩起義，博采遺聞，旁搜教乘，兼有小説、游記、詩話、語録四家之體，洛於故實，稍整齊之則可。至於姓氏、職官、年月，義例即有牴牾，無關宏指，蓋與地志不同，尤未可繩以史例。某君高言書法，敬佩良箴，但未敢鍥舟以求劍耳。弟藏書既鮮，老而健忘，掇拾叢殘，等於簿録。不過付諸老衲，丈室臨風，聊資談柄，未敢自附作者之林也。年來敝門削迹，獨寐寤言，聞海内通人之謦咳，輒掉眩不自禁。幸告中丞，善爲藏拙，諸惟鑒諒，敬頌政祺。治年愚弟昌熾頓首。

稿適當武昌變起，倥傯之際，繕而未發，補録於此。原稿本有《志塔》一篇，相輪久毁，雖數典之無忘，要駢枝之爲病。今得吴氏《捐田始末記》，遂易纂《志産》一篇，次於《志僧》之後。他山之錯，未始非某君一言之賜，謹志勿諼。

寒山寺志卷一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　橋〔一〕

楓橋距山門僅一牛鳴地，自張繼題詩，四方游士至吴，無不知有寒山寺者。寓賢羈客，臨流抒嘯，信手拈來，無非霜天鐘籟。觀唐時梵夾，即題「封橋常住」字，則是橋也，不啻爲誕登之寶筏。樹幢初地，敢告司津。《志橋》第一。

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：《吴都文粹》作「晚泊」。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右録張懿孫詩一首，橋與寺所由名，亦即此志所由托始也。振裘者，必挈其領，以此二十八字冠全書之首。無此詩，志雖不作可也。韋左司以下諸詩，别爲一篇，不援爲例。

楓橋，在閶門外九里，自古有名。南北客經由，未有不憩此橋而題咏者。《吴郡志》。

楓橋，在閶門西七里，地與長邑合治，爲水陸孔道，販貿所集，有豆市、米市，千總駐防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胥塘北流閶門運河，曰彩雲港。自彩雲港北折，出洞涇之西，曰白蓮涇。又西出江村橋，曰楓橋灣。《姑蘇志》、乾隆《府志》合纂。

自胥塘北流，經南濠至閶門釣橋，與北濠山塘水會，曰沙盆潭。自潭西流，出渡僧橋，會楓橋諸水，北流與虎邱山塘水合，曰射瀆。同上。

明萬曆三十二年，滸墅鈔關户部主事董漢儒築楓橋堤，自楓橋至關二十里。乾隆《府志》。

國朝雍正九年，修築長洲縣運河塘，自楓橋起，至望亭通湖橋無錫縣界止。《長洲縣志》。

國初，釋性能，號法華，寓寒山寺，修楓橋。適逢鼎革，方上龍門，大兵即過其下。《吴門補乘》參《百城烟水》。

楓橋〔二〕，《豹隱紀談》云：舊作「封橋」。王郇公居吴時，書張繼詩刻石作「楓」字，相承至今。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，背有「封橋常住」四字朱印。知府吴潛至

寺，賦詩云「借問封橋橋畔人」，筆史言之，潛不肯改，信有據也。翁逢龍亦有詩，且云：寺有藏經，題「至和三年，曹文迺寫，施封橋寺」。作「楓」者，非。熊嘗見佛書，曹氏所寫，益可信云。盧熊《蘇州府志》。按：封橋寺藏經，明李日華《六研齋筆記》、國朝張燕昌《金粟箋説》亦載其事。

據盧《志》所紀〔三〕，唐以前皆作「封橋」。自王郇公書爲「楓」字，而「封」字之名遂晦矣！

又按：楓橋與妙利普明塔院，皆不詳經始歲月。《吴郡志》謂楓橋自古有名。紅闌三百，見於白刺史詩，與「八門」、「六十坊」并稱。吾郡通津之有橋，信乎其古矣！寒山子尚在隋、唐間，即云天監已有塔院，亦當在有橋後，無可疑也〔四〕。

卷一志橋校記

〔一〕志橋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，并作眉批：「擬删，後准此。」

又，初稿本於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後，尚録明高啓《楓橋》、謝晉《楓橋歌送吴秀才之金陵》二詩。鄭

氏眉批：「詩可不録。」又，初稿本張、高、謝三詩後，葉昌熾有按語：「録張懿孫詩，橋與寺所由名也。非此詩，志雖不作可也。録高季迪詩，長言咏嘆，意不盡於詩也。録謝孔昭詩，今昔盛衰之感也。以此三章爲托，始振裘者必挈其領，明此志之不徒作也，非後録諸篇所可例也。」鄭氏勾去按語。

〔二〕楓橋　鄭氏眉批：「楓、封音假。」

〔三〕據　初稿本此上有「按」字。鄭氏勾去本條按語。

〔四〕可　鄭氏勾去此字。

志寺〔一〕

吴中山水圖經，若《虎丘志》、《横溪録》、《瀆上編》，其例隘矣。降而爲釋子之宫，靈岩、元墓亦各有寺志，其例更隘矣。然陽衒之作《伽藍記》，但載叢林之興替，而洛陽治亂繫之。矧寒山負郭，歷劫再新，望閶門之峨峨，鬱觚棱而特起，其可無載筆以繼《斯干》之後乎？《志寺》第二。

普明禪院，即楓橋寺也。在吴縣西十里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。《吴郡志》。

寒山禪寺，在閶門西十里楓橋下，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宋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

承祐建浮圖七成。嘉祐中，改普明禪院。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！相傳寒山、拾得嘗止此，故名，不可考也。紹興四年，僧法遷重建。洪武中，僧昌崇重修。《姑蘇志》。

按：《姑蘇志》又稱：洪武歸并佛宇，但列叢林，而以子院附見其下。此寺歸并寺三：秀峰寺、慧慶寺、南峰寺即古支硎寺。庵四：祇有文殊、雲泉、射瀆三庵，而佚其一。然據此可見寒山寺在明初尚爲叢林，蓋正在僧昌崇重興之後也。

又按：吴城之西有寒山，實天平山之陰。上爲法螺禪院，明趙凡夫别業〔二〕也。其地去金閶不遠〔三〕，或疑寒山寺得名以此〔四〕。余家藏有《寒山志》寫本，據凡夫自述云：「山本無名，《郡志》：『涅槃嶺在其左。』又見寒山詩，有『時陟涅槃山』句。而寒泉則支朗品題。因命之曰寒山焉！」其下詳紀山中勝迹，而末繫寒山二語云：「『溪回難記曲，山叠不知重。』亦寒山先我矣！」是此山之以「寒」名，自凡夫始。寺之得名在先，山之得名在後〔五〕，不可以後加先也明矣！

寒山寺，在楓橋下。起於梁天監間，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元季，寺、塔俱毀。洪武間，僧昌崇闢建。明永樂三年，深谷昶修。正統己未，郡侯況鍾再修。嘉靖間，僧本寂鑄鐘建樓。萬曆四十年，僧明吾鑒建龍函閣，而大殿毀。四十六年，釋西流師徒鼎新。本朝順治初〔六〕，幾爲汛署，僧天與力守弗廢。詳後《志僧》篇。《百城烟水》。

寒山禪寺，實妙利普明塔院，不詳其經始歲月。明萬曆四十六年，大殿火，明年修復之。本朝康熙五十年冬，大殿又火。舊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屢出靈響，今久湮壞。塔亦莫如其迹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按：寒山舊爲妙利普明塔院，招提名義，檀度因緣，皆以塔著。開山有塔，其來久矣！王《志》謂「宋太平興國初，孫承祐建」。而乾隆《府志》據孫覿《記》作「重建」，爲得其實。今雖相輪已頹，風鈴闃寂，而遺址仿佛猶得於荒烟衰草之中，瞻人天而頂禮，未可以數典而忘祖也。其毀在元、明之際，考宋張師中詩：「塔影落前浦。」范文穆詩：「墻上浮圖道旁堠。」張孝祥詩：「古岸依然窣堵波。」是南宋時塔固巍然無恙。即後來湯仲友詩：「孤塔臨

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」其時已入元矣！至明初，高啓《寒山寺送別》詩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又有《歸吴至楓橋》詩：「遥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」自注：「舊有塔，今廢。」前一首，塔在；後一首，塔亡。一人之詩，齟齬不合。蓋浮圖毁於元末，季迪適值板蕩之交，送別時尚承平，未經劫火。逮後一首則入明後，應詔修史，自都歸吴之作。故其下又有「官秩加身應謬得，錦衣今已作荷衣」之句。今昔已殊，滄桑一霎，可慨也夫。

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，住持比丘宣能續建大殿、前軒。題名碑殘石。按：宣統三年，當事募工重建，從土中得殘石，記助緣姓氏，前題歲月甚詳，但無文字，故《志碑》篇未録。又按：曰「續建」，曰「前軒」，其先必有建大殿者，惜文獻闕如，不可考矣。

按：咸豐以前，惟住持果圓募修，見於内閣中書趙文麟《捐地碑》，歲月亦不詳。庚申赭寇之劫，閶門適當寇衝。城未陷，官軍先縱火，層樓杰閣，蕩爲烟埃，而此寺亦遂無寸椽矣！寇平既久，始有披荆棘而立梵宇者，既庳且隘，僅蔽風雨，亦未詳何時何人所草創。

光緒三十二年〔七〕，今直隸總督陳夔龍由中州移節撫吴，謀於僚屬〔八〕，捐俸鳩工，拓其門，臨大路，構堂三楹。由堂而進，東西各三屋。堂之西，構鐘樓，鑄鐘懸之其上，以存古迹〔九〕。俞樾《記》。詳下《志碑》篇〔一〇〕。

宣統三年，巡撫雲陽程德全偕布政使陸鍾琦，又拓而新之〔一一〕，重建大殿。前爲御碑亭，後有樓三楹，可遠眺。金繩寶地〔一二〕，焕然一新。長廊精舍，幾爲吴下精藍之冠。鄒福保《記》。詳後《志碑》篇。

宋孫覿《楓橋寺記》〔一三〕

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，即事賦詩，已有八門、六十坊、三百橋、十萬户，爲東南之冠，詩云「茂苑太繁雄」是也。逮乾符、光啓間，大盗蜂出，争爲强雄。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黄巢、誅董昌之功，盡有浙東西之地。五代分裂，諸藩據有數州自王，獨嘗順事中國。有宋受命，盡籍土地府庫，帥其屬朝京師，遂去其國。蓋自長慶訖宣和，更七代三百年，吴人老死不見兵革，覆露生養，至四十三萬家。而吴泰伯廟棟，猶有唐昭宗時「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」姓名書其上，可謂盛

矣！建炎盜起，官寺民廬，一夕爲煨燼。而楓橋寺者，距州西南六七里，枕漕河，俯官道，南北舟車所從出，而巋然獨無恙，殆有數焉。寺無石志，按《吳郡圖經》，寶妙利普明塔院，而不著經始之歲月。唐人張繼、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游，吟誦至今，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。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，峻峙蟠固，人天鬼神所共瞻仰。至嘉祐中，始改賜普明禪院，而雄杰偉麗之觀滋起矣！屬有天幸，僅脱於兵火。而官軍蹂踐，寺僧逃匿，頹檐委地，飄瓦中人。卧榻之上，仰視天日。四壁蕭然，如逃人家。紹興四年，長老法遷者，會其徒入居之，而相其室無不修，銖積寸累，扶顛補敗，棟宇一新，可支十世。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龍象所栖，升濟幽明，屢出靈響，尤爲殊勝。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一日，遷老過余言曰：「願有紀也。」余嘗怪天下多故，縣官財匱力屈，天子減膳羞，大臣辭賜金，將吏被介胄以死，士大夫毁車殺牛而食。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，率常睊睊然舉首蹙頞，疾視其上，無慨然樂輸之意。而佛之徒，無尺寸之柄，無左右紹介之先，瓦盂錫杖，率爾至門，則倒衣吐哺，躧履起迎，惟恐後已。乃捐金幣，指囷廩，捨所甚愛，如執左契，交手相付無難色。此何道也？今

觀遷老積精營作，練學苦空，敝衣糲食，不以一毫私其身，日以飾蠱壞、起頹仆爲急。又飭其徒二三輩，持鉢叩門，或持簿乞民間，日有獲焉，惟資以治寺。以故一方道俗，皆向慕之，凡所欲爲，無不如志，故成就如此。今吾鄉縣之長人者，晨擁百吏，坐一堂之上，赫然如神明之臨，又阻聲威以怛之，而後吏得以投其隙。吾欲以柔道理之，量其力之所堪任，而與之爲均，無急之以期，無使吏迫之。上下休戚，共爲一體，人人歡然欣戴，如駒犢嬰兒之慕，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。夫以子弟而事父母，其於奉佛，固無間然矣！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爲記，使歸刻焉。紹興十六年七月日，晋陵孫覿記。《吴郡志》。汲古、守山兩本皆有誤字。以《吴都文粹》、《姑蘇志》參校。

明王穉登《寒山寺旭公造藏經閣疏》

詩裏寒山黄葉，前朝稱古寺；橋邊漁火丹楓，千載記名藍。如斯南國叢林，宜有西來法寶。寺無經而崇奉，何以副人天瞻禮之誠？經無閣而貯藏，安能免風雨漂摇之患？老僧正旭，法號曉山。花下開籠，曾放支郎之鶴；林中結社，常

栽惠遠之蓮。既捐資而造大乘，必募緣而建巍閣。畫龍於棟，畫海於梁，豈一縷一鍰之可就！刻雲爲楹，刻山爲柱，必衆財衆力而後成。達官長者之往來，錦纜牙檣，定應寶地修來福；海客胡商之貿易，銅山金埒，都是龍華會上人。揮金不吝，寧無布地給孤；造塔非難，當有聚沙阿育。五千四十八卷靈文，自白馬馱來，緑字琅函祈永護；億萬幾千百佛妙典，從赤烏傳至，金書玉笈願長新。偈曰：寒山寺裏老支郎，起閣藏經募十方。待得閣成僧展誦，烏啼月落一天霜。《法因集》，《王百穀全集》之一。

國朝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

筱石中丞之撫中州也，於節署得八景焉。其八曰「蕭寺鐘聲」。中丞賦詩云：「宦味與禪悦，喧寂有殊致。夜半聞鐘聲，如在寒山寺。」詩境清越，寓意深遠，一時賓從皆吟賞不置。其時在乙巳之冬，及明年正月，遂拜移節江蘇之命。中丞喟然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宦迹如蓬，吾前詩其爲之兆乎？」爰於三月下旬，莅止三吴。下車伊始，興教勸學，整軍經武，日不暇給，未遑一問寒山之勝也。偶

因校閲營伍，税駕郊坰，問其地，曰：「楓橋也。」問：「寒山寺焉在？」曰：「近在咫尺。」乃與衆往觀。入其大門，門庳且隘。登其大殿，榱桷粗存。達觀於其左右，則荒葛崩榛，中惟燕葵兔麥而已。文待詔所書唐張繼詩，舊刻石寺中，可辨者僅數字。唐六如《寒山寺記》，亦漫漶過半。中丞嘆曰：「名勝之地，荒蕪至此。官斯土者，與有責焉。吾曩者遠在大梁，緬懷兹勝，形之歌咏。今臨其地，其能恝然乎？」乃與僚屬共謀修葺，自方伯以下，不謀而同辭，僉曰：「美哉，斯舉乎！」各捐俸廉，贊成其事。爰卜日鳩工，展拓其門閎，使臨大路。由門而進，折而南行，構堂三楹。由堂而進，東西之屋各三。東屋宏敞，賓朋之所燕息也。西屋稍歉，則凡寺中舊碑，咸植於是。以文待詔所書張懿孫詩，今已殘缺，屬余補書而重刻焉！堂之西，尚有隙地，乃構重屋，是曰鐘樓。鑄銅爲鐘，懸之其上，以存古迹。經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，不兩月而告成。中丞自捐廉俸，以爲之倡。自方伯、廉訪、觀察、太守，至長洲、元和、吴縣三大令，咸醵資以佽之。都凡用洋錢□千□百。董理是役者，權知元和縣竇君鎮山也。余往年視學中州，辱有文字之契，故與余相習，因繪圖具説，述中丞之命，求記於余。考寒山寺，創建

於梁天監時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，以寒山子曾居此寺，故即以爲名。吴中寺院，不下千百區，而寒山寺以懿孫一詩，其名獨膾炙於中國，抑且傳誦於東瀛。余寓吴久，凡日本文墨之士，咸造廬來見，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。且言其國三尺之童，無不能誦是詩者。乃寒山寺竟蕪穢不治，使人發勝地不常之嘆。何以存此邦之名迹，而動遠人之欣慕哉？然則中丞之修葺此寺，其用意深矣！若惟是感朕兆之不虚，喜觴咏之有寄，猶非中丞雅意也。余老矣，不獲從諸君子後，共落其成，輒紀本末，述年月，以爲斯記。至方伯以下各出錢若干，用漢碑之例，具刻於後，并勒名於鐘，故不及焉。余所書張懿孫詩，遠不及衡山舊刻，而此記則尚能窺見中丞之意，或視六如居士舊記，所見者較大乎？光緒三十二年，歲次丙午〔一四〕。

按：唐子畏未嘗撰記，今寺中所存殘刻，乃《寒山寺化鐘疏》也，亦見《六如居士集》。曲園先生得之耳食，未摩挲其碑而讀其文也。此寺經始歲月，舊志不能詳，亦非始於天監時，皆考之未審。

募修寒山寺啓

吴中近郭名刹，不連丘陵以自高，惟寒山寺最古。去城西十里，據楓橋烟水之勝，而靈岩、支硎諸峰蒼翠，相互森然，若納之屏障。在唐元和間，有寒山子仙迹之异，乃著此名。當時領郡者，如韋、白諸賢，嘗以休沐旬暇，升眺清遠，鳴琴賦詩，人境齊美。而張懿孫《夜泊》一篇，尤膾炙在吟口。古今四方來者，弭棹尋幽，輒有遐想，雖海外游客，訪古津逮，靡不流連於楓江漁火中，嘆爲栖槃之逸境也。舊供寒、拾遺象於方丈，翼以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蔚爲靈宇。自宋以來，代有興替。洎國朝咸豐庚申之變，南烽一熸，蕩爲荒烟，精藍遺構，陊剥殆盡。寇平越四十年，名迹久墟，鮮有謀所以起廢者。豈是邦繁雄，營繕者衆，而未暇及此邪？抑一境之勝，敝者復新，固自有時耶？顧恢閎舊規，匪輕功可舉，而取諸公者，又力無所藉。是必謀衆以集，事無妨工，亦無匱財，庶幾此義耳！願與邦懋，諮我同僚，慮材量功，不僭於素。有若信善君子、慧業文人，萃南國之檀施，宏上方之護力，龍象經構，霞舉雲興。將攬勝者，吟落月於霜鐘；懷道者，緬宗風

於妙剎：咸於是導厥淵原。孰謂高明眺望之美，爲政不在兹乎？爰敍大凡，聊資小引，示存古意焉！宣統庚戌之秋，張人駿、程德全同啓。

程德全《重修寒山寺碑記》

天下起衰振廢之心，砭愚訂頑之旨，與崇德報功之典，常相因也。而樺冠敝裘，遁世無悶，非遇聖人在位，末由闡其微，而大發其光。寒山子書壁之詩傳於世者，千有餘年矣！當時國清僧衆，莫測端倪，即天台刺史，亦惟驚神异、知敬禮而已。蘇之有寺也，始見於張懿孫《楓橋夜泊》一詩。是詩也，神韵天成，足爲吴山生色。然咏其地，非感其人、重其德也。明初重修，姚少師曾爲之《記》，今亦漫漶不可辨識。蓋唐、宋以降，吴、越之間，無復能作豐干饒舌者矣！寒山之詩曰：「子期辨此音。」又曰：「楊修見幼婦，一覽便知妙。」寒山該一乘宗旨，作爲山歌，以警世之愚頑。苟非天亶聰明，孰有能合中西儒釋，而一以貫之者乎？我世宗憲皇帝之序寒山詩也，曰：「真乃古佛，直心直語。」嗚呼！盡之矣！讀寒山之詩，知道法明於天下後世；讀世宗上諭，知治法行於天下後世：皆古佛

無用矣！離宗教，則政治爲無本矣！寒山子云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夫政治、宗教，雖各有异，而要其終始，總不出「各各努力」之一言。嗚呼！時至今日，豈非臣下努力時哉？德全於政治、宗教之相維繫，愧未能達其藴。而備員斯土，不敢不以起衰振廢爲心。是役也，繼前賢之緒業，感東鄰之嚮風，而尤驚心動魄於「各各努力」之言。蓋努力以從吴中士大夫之後，則吴中之衰廢或可振也。努力以從天下士大夫之後，則天下之衰廢或皆可振也。事各努力，事皆可成；人各努力，人皆可用。體古佛之心，奉先皇之諭，以上慰今嗣皇夙夜求治之至意者〔二五〕，將於是乎始。時至今日，豈非臣下努力時哉？至於寺之風景，則唐賢一詩，分明如畫。又得國朝王文簡公「孤篷聽雨」，一再咏嘆之，約略盡矣！德全獨念先皇之稱古佛，而棖觸於矻愚訂頑之苦心，如聞夜半鐘聲，悠然不絶。願與海内外有志之士，同起聽之也。

陸鍾琦《重修寒山寺記》

吴郡西南諸水，皆出具區支流，而石湖尤著。湖東滙越來溪與木瀆合，北流出横塘，東入胥門運河，北至閶門運河，曰彩雲港。其自横塘直入運河者，曰洞涇。由彩雲港北折出洞涇之西，曰白蓮涇。又西出江村橋，曰楓橋灣。復自楓橋納運河水，東趨閶門，還入城濠，爲程可七里。故楓橋者，實石湖之尾閭，而負郭之名勝也。橋有寺，以唐釋寒山子得名。兵燹以來，鞠爲茂草。至光緒丙午，稍稍謀興復，工未半輒止。宣統庚戌，雲陽中丞莅吴，始訪得寒山詩集、畫象於故家，既刊梨勒石，而歸諸寺。更以保存古迹，守土之責，重修靈刹，詢謀僉同，鳩工庀材，不容稍緩。越明年辛亥□月，全寺落成。於是殿宇莊嚴，水木明瑟，亭延秋月，樓對春山，霜鐘應門，蘭舟牽岸。凡夫層軒杰閣、曲榭迴廊，因寺爲園，罔不畢具。其規模之宏遠，能使游觀者視聽一新，意尤有在，中丞已立石以記之矣！鍾琦尚何言哉？特有所貢疑者數事：《府志》載寺起梁天監間，所謂「妙利普明塔院」是也。語本《吴郡圖經》，而《圖經》不言其經始。里人向有「先

寺後城」之謡，似涉荒渺。據《吴門表隱》，寺有銅佛，座陰篆十一字，後題「赤烏十三年」。吴中之寺，莫古於赤烏，俗殆誤孫吴爲吴越，因有前説，則安知非起於吴邪？張詩膾炙人口久矣！「江楓」二字，輒不得其説。俞氏《雜纂》，從一本作「江村」。然地枕漕河，唐時已不名江。閑嘗訪之土人，乃知寺前臨二橋，曰楓、曰江，遥遥相對。江橋，《志》謂之江村橋，在楓橋西南。是作「江村」者，本就橋言，則安知非合二名耶？寺之有碑，自宋王郇公，《續記》不詳郇公之名。《宋詩紀事》程師孟《楓橋寺》詩云：「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内翰書。」謂「内翰」指禹玉。禹玉者，王珪之字。《宋史》珪傳不言封郇公事。據《長編》，元豐八年，郇國公王珪進封岐國公。其封郇公，當在六年。朱樂圃《續記》適成於其次年，故曰「今丞相」。則待詔此書，特補王之遺迹，而何以原碑不一及耶？明姚少師舊記，謂額題寒山始於唐元和中。此與閭邱太守所撰《寒山子詩集傳》不合，然猶得以神仙之説解之。若韋應物刺蘇州，固在貞元初，去元和尚遠，而何以先有《夜宿寒山寺》一律耶？鍾琦昔讀唐人詩，即悠然遐想其遺迹。逮由詞曹出掌糧儲，嘗以巡視漕河，屢經兹地，但見孤村流水映帶茅庵而已，殊不稱其盛名。既

而貴陽制軍創始經營，鍾琦亟贊其議，範鐘樹石，闢廳事，葺僧舍，而基礎以立。今雲陽中丞繼長增高，舊觀悉復。鍾琦又親董其役，例得有言。及寺成，而鍾琦被命撫晋，會將去吴，則尤有不能已於言者。用爲稱述斯寺形勝之迹，以厘訂舊説沿襲之訛，且舉鍾琦兩度來游始終其事之前緣，記諸寺壁，以備他日編輯寺志者之一助云爾。

鄒福保《重修寒山寺記》

釋氏無爲故無名，而無名之名，其得流傳於後世者，則有因緣在。寒山子特唐時一枯僧耳，一瓶一鉢，雲水生涯，故非求名者。乃因僧而有寺，因寺而有詩，因詩而其人其地之名遂歷千餘年而不朽，非佛家所謂「因緣」者邪？夫天下之大，琳宫梵宇以億萬計，即吾吴郡城内外古刹無慮數百，而訪古者必就寒山寺問津，一若甚慕乎其名者，名之不可已也，如是夫！而况士大夫之名重於奕祀者邪？雖然，古來葛、陸、范、馬、周、程、張、朱諸名賢，其踪迹所至，後之人瞻謁遺祠，而動高山景行之志者，以其有功業道德存也。寒山子何功何德，而名顧與

之相埒者，何哉？嗚呼！余知之矣！天下學術之賾，殊途而同歸。佛氏宜參造化，窮達一致。其書雖支離惝恍，絶不言功業道德，而有大慧力超乎其外，善知識蕴乎其中。其徒之精於禪學者，輒俯視人間世一切之事，澹然若浮雲之於太空，昔莊周、列禦寇皆宗之。吾儒以其深通元理也，亦往往樂與之爲方外交。淵明之於遠公，昌黎之於文暢、大顛，坡公之於參寥、佛印、辨才，俱往還贈答，稱道之弗衰。此數公者，豈佞佛者哉？誠有取乎爾也。而彼數僧之名，亦賴此數公以傳，是又一因緣也。今中丞雲陽程公來撫三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舉。公暇偶偕宛平陸方伯暨在官諸君子議葺寒山寺，不數月而工竣。金繩寶地，焕然一新，繚以長廊，間以精舍，而鐘樓歸然高聳，爲一寺標幟。林木扶疏，以禪房而兼野趣，幾爲吴下精藍之冠。起衰復古，厥功偉哉！不特此也，梓寒山之詩集，刻寒山之遺象，撰碑紀事，慨乎有感其人、重其德、明其宗教之意，豈非余所謂功業道德中人，而爲陶、韓諸公之所爲者邪？寒山子之名，藉以益顯。自今以往，非特吴人士必尋叩寺門，瞻仰蓮座，即羈臣遠客，夜泊楓橋，聽蒲牢，望漁火，必又推篷相語曰：「寒山，寒山！」嗚呼！釋氏無名之名，不轉勝於世俗之所謂名者乎？

而因緣靡盡，薪火相傳，余又安能測其所至邪？時在宣統三年辛亥夏四月。

卷一志寺校記

〔一〕志寺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明趙凡夫別業也　「夫」下，鄭氏補「之」字。

〔三〕其　鄭氏勾去此字。

〔四〕得名以此　鄭氏改作「以此名」。

〔五〕山之得名在後　鄭氏改作「匪以山故」，并勾去下句。

〔六〕本朝　初稿本作「清」，與《百城烟水》（江蘇古籍出版社校點本）同。

〔七〕三十二年　刻本作「二十二年」，初稿本作「三十二年」。考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、陳夔龍撫中州賦詩，「其時在乙巳（光緒三十一年）之冬。及明年正月，遂拜移節江蘇之命」。則作「三十二年」爲是。據改。

〔八〕今直隸至僚屬　初稿本作「今直隸制軍貴陽陳公由中州移節撫吴，謀於僚屬」。鄭氏改作「今直隸總督陳□□由河南移撫江蘇，謀與僚屬」。

〔九〕堂之西構鐘樓鑄鐘懸之其上以存古迹　鄭氏改作「堂之西構樓，置鐘懸其上，曰鐘樓云」。

〔一〇〕詳下志碑篇　按：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文即載本篇。《志碑》篇僅録碑記題名。

〔一一〕巡撫至新之　初稿本作「巡撫雲陽程公偕宛平陸方伯，又拓而新之」。鄭氏改作「巡撫雲陽程公偕布政使宛平陸公□□又拓之」。并作眉批：「撫部雲陽程公、藩使宛平陸公。『偕』字應省。」

〔一二〕金繩寶地　鄭氏改作「兹寺」，并勾去下十二字。

〔一三〕楓橋寺記　按：清顧沅纂《吴郡文編》（抄本）卷九十八作「寒山寺佛塔記」。

〔一四〕歲次丙午　初稿本此下有「德清俞樾撰，孫陸雲書」。上有葉昌熾眉批：「書人見《志碑》篇，此處當省。」刻本省此九字。

〔一五〕求治　初稿本、刻本均無。據碑文補。

志象〔一〕

龍象所栖，屢著靈響，宋孫覿《記》所云也。庚申劫後，無尺椽寸甓之存，何論法相。今可甄録者，惟新刻二象。寺中舊有銅鑄、窑變二軀，相傳已久，雖付刹塵，猶可摭遺聞而補之。嗟乎！劫火燔空，我佛金身，難言不壞，惟文字爲可久耳！《志象》第三。

張星鑒《游楓溪記》：寒山寺，由大殿至後樓，樓有古佛，佛以銅鑄，連座高二尺［余］，巫勒「赤烏十三年，郡主孫權供奉」。相傳爲毁商紂炮烙銅所鑄，然亦無

確據。《仰蕭樓集》。

褚逢椿《寒山寺古銅佛詩并序》：寺有古佛閣，銅佛一軀，高二尺許，座有「赤烏十三年，郡主孫權供奉」十一字。道光壬寅九月，里人摹象勒石。韋光黻作《記》，并索予詩：「寒山寺前秋草空，蕭蕭落木多江楓。寺有古佛寶相豐，座緣銘字小篆工。赤烏年鑄鐫當中，造象作福紫髯翁。云銷炮烙猶商銅，孫吴霸業今已終。吁嗟世尊亦塵蒙，但聞月黑鳴霜鐘。鐘聲似悔西來誤，我佛聞之微動容。」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按〔二〕：吴主權以魏太和三年稱帝，是年爲黄龍元年。歷嘉禾至赤烏十三年，建國已久，何以猶有「郡主」之號？亳社之銅，又何以至吴下？此殆閭巷郢書曆説，不足辨也。然其象，則已古矣！

周布衣永年字修齋《方塔禪院變窑僧伽》詩：「迢迢夜半鐘，恍與寒山遇。」自注云：「相傳舊供寒山寺。」《海虞詩苑》。

吴蔚光《窑變觀音在方塔寺西方殿中》詩：「世間奇事真百出，窑不變神專變佛。傳聞窑變觀音凡有三，海虞方塔寺中乃其一。姁姁肖真形，皜皜存本質。

石依稀五十三參相，華妙莊嚴道子筆。憶昔客游景德鎮，製瓷燒器識精劣。繪春千杵坯始成，水濾千羅料還别。旊人弄粉如弄丸，大小方員手旋脱。翠後素功，五色巧塗抹。紫或若凝血，黄或若傅蜜。有裏以釉水燔以柴，難者祭紅火歘呹。窑成窑壞亦數存，窑户覼縷爲余述。但時幻化作諸象，滿窑瓷器忽然失。我不信佛惟信神，神聰明正直而壹。呼膜拜人，齊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菩薩菩薩知有靈，衆生一切静丁寧。况千手臂足使令，低眉垂目疑弗聽。願爲普灑甘露水，滴盡楊枝小瓶。」《素修堂集》。按：竹橋先生此詩，亦咏寒山舊象，牽連録之。

右古佛象。

姚宗典詩〔三〕《寒山、拾得重來》詩：漫指滄桑認去來，楓江依舊笑容開。晨齋鉢捧香雲蓋，夜寒山、拾得象已剥落矣，忽有人自天台來，塑畫如生，爲賦喜課鐘沈寶月臺。意在毫端離語默，風生帚下絶塵埃。只看石罅人還在，肯信昆岡已劫灰！《百城烟水》。

潘曾沂《書拾得子象後示蔣生》：蔣生年十七，導之爲正士。口誦孔孟言，亦頗

知佛理。今歲秋八月，夜夢走村裏。道遇長髯叟，問生往何止。叟指古刹中，云有拾得子。此夢生未解，潘子聞之喜。謂言拾得者，即是普賢爾。普賢用心聞，初心那可企。授以行願品，信解從兹始。《功甫小集》。

羅聘繪寒山、拾得象題詞：《寒山、拾得二聖降乩》詩曰：「呵，呵，呵！我若歡顔少煩惱，世間煩惱變歡顔。爲人煩惱終無濟，大道還生歡喜間。國能歡喜君臣合，歡喜庭中父子聯。手足多歡荆樹茂，夫妻能喜琴瑟賢。主賓何在堪無喜，上下情歡分愈嚴。呵，呵，呵！」考寒山、拾得爲普賢、文殊化身。今稱和聖合聖，爲寒山、拾得變相也。花之寺僧羅聘書記。

鄭文焯繪寒山子象題詞：「登岳采五芝，涉澗將六草。散髮蕩元緇，終年不華皓。光緒庚辰九月既望，楓橋舟中寫。大鶴居士鄭文焯指頭戲墨。」昔蘇文忠過洛城廣愛寺，觀朱瑶畫文殊、普賢，題詩贊嘆。證之唐閭邱允《天台國清寺記》，以寒山、拾得爲文殊、普賢化身。然則坡公詩中所稱「朱瑶唐晚輩，得法尚雄深」，在唐代已有其畫象，爲世所瞻奉。此圖乃高密鄭中書叔問所寫，寒山仙迹，游戲三昧，得且園指墨逸趣，藏之吴中故家有年已。今寒山寺落成，

因取以鈎橅入石，爲識其顛末云。宣統庚戌之歲冬至日，雲陽程德全題。右二石象互見《志碑》篇。

右寒、拾象

陳文莊《天台憶》寒山、拾得古象：寒山一手印記，一手拊膝，微笑，赤足。拾得一手□珠，一手閱卷，亦赤足，大笑。又《台雁憶》有仙龕下寒、拾二小象：曇花亭光菩薩手製大士、善才、寒、拾四象。《無夢園集》。

右國清寺寒、拾象。按：天台爲寒、拾祖庭。觀姚宗典《寒、拾重來》詩，則楓橋寺象亦從初地來也。附録於此。

黄庭堅《題落星寺》詩：「畫圖妙絶一作「絶筆」無人知。」自注：「僧隆畫甚富，而寒山、拾得畫最妙。」按：隆爲宋時僧，其所藏畫笥，至近亦唐人筆，此寒、拾象之最古者。《山谷詩集》。

釋明綱《寒山、拾得》軸：「赤脚蓬頭小道，身穿納搭破襖。嘻嘻擁箒前行，不覺烟塵盡掃。」明綱。下有白文「明綱」、「宗朗」二印。「終日笑哈哈，長年赤脚走。頭髮亂鬔鬆，挂弊不知醜。虚空落地來，轉掃轉展有。看你個呆子，何時得歇手？」

癸丑二月廿七日，天華浄範頓首題。下有白文「淨範」、朱文「瑑則」兩印。呪林大師名明綱，故山陰祁忠敏公第二子，當日所稱六公子也。公子名班孫，字奕喜，母夢癯僧入室生。乙酉，忠敏公殉難。江上師起，偕其兄理孫毀家助國。俄而師潰，或謂：「公子當鍵户謝客。」公子不爲怵，江湖亡命來者無勿納。及壬寅，大吏捕魏耕，詞連祁氏。客有出奇解之者，理孫得寧家，而公子戍寧古塔。亡何，賂鎮守將軍，得縱歸里。既有物色之者，避之吴，依退庵翁於堯峰，遂爲僧。癸丑冬，卒于毗陵馬鞍山寺。遺言欲返祔於祖，始知爲公子，以其喪歸葬之梅里。祁氏世代膴仕，藏書甲於越，寓山花木冠一郡。公子少任俠，讀書知大義，必爲有用之學。配朱氏，忠定公元燮之孫女，能詩畫，一門唱和，聞者艷之。夫世臣與國休戚，不幸丁陽九戹，削髮行遁，其心豈樂浮屠之虚誕爲之耶？直以智盡力窮，計無復之耳！癸丑至今，一百五十年，觀其詩與畫，思其題名之故，未嘗不感慨零涕，悲其遭之不幸也。是幅得之山陰市中，蓋其自寫照也。上有天華南師贊，亦靈岩道侶。公子事詳見杲齋、農祥兩先生集、徐俟齋《廡下語》中。余懼後之人有舉其名而不知者，故爲書厓略於此。庚辰長夏，

海鹽俞浩志。右題字三段，皆見《穰梨館過眼録》。

右附一切寒、拾象

卷一志象校記

〔一〕志象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又，初稿本内夾一紅箋，上有鄭氏墨書：「志例，宜紀時代，如釋逸慈及張星鑒、褚逢椿、周布衣、吴蔚光，皆宜著明時代，以昭翔實。」

〔二〕按　初稿本内夾一紅箋，上有鄭氏墨書：「考造象之興，南朝始於齊梁，北朝盛于元魏，見之古今著録。此孫權造象爲吴人附會可知。」

初稿本上有眉批：「鄭説可加入。」字迹與卷首程德全序相似，或爲一人所書。

〔三〕姚宗典詩　初稿本内夾一箋條：「明姚少師《記》云：希遷禪師募建殿室於方丈，設寒、拾、豐干象，示不忘本也。同治《蘇州府志》。」「潘遵祁以下并宜加『國朝』字樣。」「此條二行增入姚宗典詩之前。叔問注。」按：葉昌熾原文作「潘遵沂」。鄭氏箋條作「潘遵祁，字西圃」。皆非是。當作「潘曾沂，字功甫」。

志　鐘[一]

唐鐘鍊冶超精，雲雷奇古，波磔飛動，捫之有稜。余所見寶室寺、景龍觀鐘拓本，皆如此。惜此寺筍簴久虚，明重鑄一鐘，又銷爲鋒鐻。然自張繼題詩，月夕霜晨，猶有餘韵，廬陵膠柱，詰難蜂起，哀而録之，亦聲聞之乘也。《志鐘》第四。

明嘉靖間，僧本寂鑄鐘建樓。鐘遇倭變，銷爲炮。《百城烟水》。按：唐鐘未詳何時毁。寺鐘年月可考者始此。

明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鐘疏》

木鐸徇于道路，周官所以警其頑愚；銅鐘司其晨昏，釋氏所以覺夫靈性。解魔王之戰鬥，上振天宫；緩衆生之悲酸，下聞地獄。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，本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贊頌。實名法器，厥號大音。本寺額號寒山，建始普明[二]。殿宇粗備，銅鐘未成[三]。月落烏啼，負張繼楓橋之句；雷霆鼓擊，愧李

白化城之銘。今將鼓洪爐以液精金，範土泥而鑄大樂。舉兹盛事，用叩高賢。增壯山門，惟祈樂施。啓千門之曉，潛蟄皆興；夙萬户之昏，魚龍盡息。莊嚴佛土，利益人天。慧日增明，福田不薄。以兹疏告，仰冀垂明。偈曰：姑蘇城外古禪房，擬鑄銅鐘告四方。試看脱胎成器後，一聲敲下滿天霜。

國朝褚逢椿《寒山寺古銅佛》詩：「鐘聲似悔西來誤。」詩互見上《志象》篇。原注：「俗傳寒山寺鐘聲，似云『懊惱來』。」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袁翼字穀廉《八秋詩和王窗山明府韵·秋鐘》一首末二句：「百八聲清方夜半，江楓漁火認茅庵。」自注：「寒山寺鐘，至今夜半乃撞，知唐人非誕語。」《邃懷堂詩集後編》。

按：半夜鐘聲，前賢詩論之綦詳，彙録於後。

王直方《詩話》云：歐公言：「唐人有『姑蘇城下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』之句。說者云：句則佳也，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。」余觀于鵠《送宫人入道》詩云：「定知别往宫中伴，遥聽緱山半夜鐘。」而白樂天亦云：「新秋松影下，半夜鐘聲後。」豈唐人多用此語也。儻非遞相沿襲，恐必有說耳。温庭筠詩多纘

在白樂天詩後。

《石林詩話》云：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。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，蓋未嘗至吴中。今吴中寺，實夜半打鐘。繼詩三十餘篇，余家有之，往往多佳句。按：此條見今本《石林詩話》卷中。

《詩眼》云：歐公以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爲語病。《南史》載齊武帝景陽樓有「三更五更鐘」。邱仲孚讀書，以中宵鐘爲限。阮景仲爲吴興守，禁半夜鐘。至唐詩人，如于鵠、白樂天、温庭筠，尤多言之。今佛宫一夜鳴鈴，俗謂之「定夜鐘」。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，景陽三更鐘邪？今之定夜鐘耶？然於義皆無害，文忠偶不考耳！

《學林新編》今湖海樓本《學林》無「新編」二字，此條見卷八。云：世疑半夜非聲鐘時。某案《南史·文學傳》：「邱仲孚，吴興烏程人，少好學，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」然則「半夜鐘」固有之矣。邱仲孚吴興人，而庭筠言「姑蘇城外寺」，則半夜鐘乃吴中舊事也。以上四則并見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卷二十三。

按〔四〕：此詩爲張繼作，自唐以來無异詞，王觀國獨誤爲温庭筠詩，豈因

庭筠亦有「松窗半夜鐘」句耶？蘇、湖兩地，邱仲孚吴興人，亦與吴中事無涉。

《復齋漫録》云：《遁齋閑覽》記歐陽文忠公《詩話》，譏唐人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之句，云半夜非鳴鐘時，疑詩人偶聞此耳！且云：「渠嘗過蘇州宿一寺，夜半聞鐘聲，因問寺僧，皆云：『分夜鐘，曷足怪乎？』尋聞他寺皆然，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。」此皆《閑覽》所載也。余考唐詩，知歐公所記，乃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全篇云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此歐公所譏也。然唐詩人皇甫冉有《秋夜宿嚴維宅》詩，云：「昔聞玄度宅，門向會稽峰。君住東湖下，清風繼舊踪。秋深臨水月，夜半隔山鐘。世故多離別，良宵詎可逢？」且維所居在會稽，鐘聲亦鳴於半夜，遂知張繼詩不爲誤，歐公不察。而半夜鐘，亦不止於姑蘇有，如陳正敏説也。又陳羽《梓州與温、商夜別》詩：「隔水悠揚午夜鐘。」乃知唐人多如此。《漁隱叢話續編》。

按：右《復齋漫録》一則，見今本吴曾《能改齋漫録》卷三。《四庫提要》但稱

曾字虎臣，不言其號復齋也。然元人《愛日齋叢鈔》所引亦如此。疑當時所傳本不同，苕溪必有所據。《能改齋》本，末有王直方《蘭臺詩話》，亦嘗辨論，第所引與予不同云云。直方《詩話》即苕溪所録之第一則，故删此十八字。其書名《蘭臺詩話》亦可補元任所未及。

唐張繼《宿楓橋》詩云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村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」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。《詩話》嘗辨之云：「姑蘇寺鐘，多鳴於半夜。」予以其説爲未盡。姑蘇寺鐘〔五〕，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，其他皆五更鐘也。《中吴紀聞》。

按：唐張繼《楓橋》詩云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」在閶門外七里。歐陽文忠公云：「句雖佳，其奈三更非撞鐘時。」歐公蓋未嘗至吴中。今吴中僧寺，實半夜鳴鐘，或謂之「定夜鐘」，不足以病繼也。《南史》：「邱仲孚，吴興人，好學，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恨。」「恨」，他書皆作「限」字。阮景仲爲吴興守，詩云：「半夜鐘聲後。」白樂天亦云：「新秋松影下，半夜聽鐘聲。」吴中半夜鐘，其來久矣！又于鵠《送宫人入道》詩：「定知别後宫中伴，遥

聽緱山半夜鐘。」温庭筠詩亦云：「悠悠旅榜頻回首，無復松窗半夜鐘。」何獨於繼而疑之？《吴郡志·考證》門。

《南史》：「邱仲孚喜讀書，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」乃知半夜鐘聲，不獨見唐人詩句。吴聿《觀林詩話》。

《石林詩話》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。蓋公未嘗至吴中。今吴中山寺，實以夜半打鐘。然亦何必深辨，即不打鐘，不害詩之佳也。如子瞻「應記儂家舊姓西」，夷光姓施，豈非誤用乎？終不失爲好。馬位《秋窗隨筆》。按：位字石亭，西安人。《隨筆》刻入《昭代叢書》。

按：今新鐘爲陳筱石制帥撫吴時所鑄，藩臬以下皆勒名其上。詳見俞曲園先生《記》。

卷一志鐘校記

〔一〕志鐘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普明　鄭氏眉批：「『普明』二字，集本無，除去。」旁有葉昌熾批注：「碑本有，見下《志碑》篇。」

在鄭批下注：「空二格。」按：《六如居士集》（光緒乙酉鎮江文成堂重校刊本）卷六《化鐘疏》無「普明」二字，然空二格。

〔三〕殿字粗備銅鐘未成　碑本無此八字。

〔四〕按　初稿本按語無「蘇湖兩地」及以下各句，且文字有所不同。鄭氏將按語勾去。

〔五〕姑蘇寺鐘　《中吳紀聞·半夜鐘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宋元筆記叢書》本）無「寺」字。

寒山寺志卷二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 碑〔一〕

「張繼留題内翰書」，讀程公闢詩，知此寺舊有宋石。今所存者，惟前明文徵仲、唐子畏兩碣爲最古。捫苔蘚而讀之，剥蝕過半。其餘三四斷碑，僅記檀施姓氏，無可甄録。歐陽公《集古録》，不遺近刻。今援其例，擇稍有資於掌故者，并新舊諸碑序次之，識其存佚，間附考證，以詔後來。《志碑》第五。

宋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佚

此張繼詩第一石也。《吴郡圖經續記》：「楓橋，舊或誤爲『封橋』。今丞相王郇公居吴下〔二〕，親筆張繼一絶於石，而『楓』字遂正。」《吴郡志》程師孟詩「張繼留題内翰書」下，注云：「今禹偁王内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親寫是詩，故

不題名。」

《吴郡圖經續記》論楓橋之名，謂：「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吴門，親筆張繼一絶於石，而『楓』字遂正。」閲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爲疑。及檢《吴郡志》采程師孟《楓橋寺》詩云：「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内翰書。」自注：「今禹偁王内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毛刻有此二字，不可解，疑是「在吴」之誤。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」又疑王元之未爲丞相，且無封號，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。况師孟不與元之并世，亦不應稱「今」。續檢《宋詩紀事》選師孟此詩，即從《吴郡志》采入，其自注則云：「今禹玉王内翰丁太夫人憂，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」「憂」下，無「任其」二字。應是厲太鴻以其不可解而删之。禹玉爲王珪之字。按《宋史》珪本傳，以熙寧九年作相，而母憂正在爲翰林學士時。得此，方知毛刻《吴郡志》之舛誤不足據。而師孟詩，實與《圖經續記》相合，所謂「王丞相」者，即禹玉。王内翰、郇公，當是其初封，而史傳逸之也。然則寒山寺中，舊當有此石刻，不知何時失去。今惟存文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，在三門内西南隅壁間，若爲王丞相補此遺迹。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《募鐘疏》碑對峙，惜石已裂損，地更湫隘囂塵，

更數十年後，安知不又爲王書之湮没乎？《鷗陂漁話》「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」一則。

王郇公非但見於《圖經續記》，憶《蘇沈良方》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便不通方，但以史無明文，猶待搜考。近見王明清《揮麈後録》三，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，「王文恭」下注「郇、岐」二字，是禹玉之初封郇公，已有明證矣！然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。既而勞季言寓書告余曰：「考《長編》三百五十五，元豐八年三月庚申，銀青光禄大夫、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，爲金紫光禄大夫，進封岐國公。又考宋朝《大詔令集》五十七，元豐五年四月癸酉，王珪左相制結銜，尚稱『太原郡開國公』，其封郇國，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并以南郊赦書加恩時。見《長編》三百四十一。《詔令》六十二載加恩制，略云：『錫爾以成國之封。』《圖經續記》成於元豐七年，正珪封郇公時也。其丁母憂，在嘉祐二年七月；復拜學士，在四年十月。張詩書石，當在嘉祐。程詩當作於熙寧三年王未參政之前，故以『内翰』稱之。」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宋本有「之」字，近刻删去。上集第八卷，李清臣所撰《王太師珪神道碑》。今節録其文

云：元豐三年，朝廷用階官寄禄，超授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，監修國史。五年四月，復三省官，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。上日，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、英宗加徽號，按《本紀》，事在六年閏六月。爲仁宗册寶使。禮成，封郇國公。上即位，恩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改岐國公。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。是禹玉之封郇國，具有的確年月可據。且岐國之封，身受祇及兩月，而郇國則閲二年。《宋史》本傳與《東都事略》皆不紀，致後世不知，未免疏漏。殆以虚封爲無關輕重而略之歟？得此考證，不特可補史文之闕，并足爲《圖經續記》注脚也。同上「王郇公封國年月」一則。

按：王郇公與王元之，一字禹玉，一名禹偁，本易滋訛。元之曾知長洲縣事，有《移任長洲》詩五首，見《小畜集》，《郡志》亦采入《藝文》。此邦人士，耳熟能詳。郇公作此詩，在未參政前，誠如調生先生之説。然文穆追書其事，何以仍稱爲「内翰」，又冠以「今」字也？竊謂宋時傳訛已久，并不自文穆始，汲古、守山兩刻，但未及糾正耳。

孫覿《楓橋寺記》佚

紹興十六年七月。文據《吴郡志》録入《志寺》篇。

明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鐘疏》無年月。十行。行二十四至二十九字不等。行書。校補者案：殘字以▨表示，下同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▨銅鐘司其▨▨▨氏所以覺夫靈性。解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悲酸下▨地▨所以提婆▨者，現神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▨▨真筌而古德▨頌。▨名法器，厥號□□□▨額▨□▨建始普明。▨落烏啼，負張繼楓橋之句；雷霆鼓▨□李白▨□□▨今將鼓▨爐▨▨▨金，範土泥而鑄大樂。舉茲▨事，用□高□增壯山門▨▨▨施。啓千門之曉，潛蟄皆興。夙萬户之昏，魚龍盡▨▨嚴佛土，利▨人天。慧日增明，福田不薄。以茲疏告，仰冀垂明。偈曰：

▨蘇城外古禪□□□□告四方。試看脱▨成器▨，一聲□□▨天霜。

▨▨進士唐寅書〔三〕

按：《六如居士集》有此疏全文，據以録入《志鐘》篇。今碑斷裂，所存殘字，援翁蘇齋《化度寺碑》、范氏書樓《殘石圖》之例，釋其文如右〔四〕。集本「殿宇粗備，銅鐘未成」八字，今碑無。「建始」下，集本空，碑補「普明」二字。

文徵明書張繼詩殘石 無年月。四行。行字不等。大草書。

□落╱啼╱╱□□□□□□姑蘇□□□□□□□╱　徵明

此張繼詩第二石也。今泐存不及十字。

章美題額四大字 一字一行，横列。年月題款，左右小字，分行如門額式。皆正書。

寒、拾遺踪　翰林學士姚希孟題。崇禎癸酉冬，章美書。住持明五立。

爭寺基帖殘石 無年月。共三段。第一段，五行，草書。第二、三段，皆七行，行書。行字不等。前題名，八分書。

□□張　濟南黄山居士「張延登印」、「壬辰進士」印篆文。

寺基俗占已非法，况既受贖價而復不退出，是豪民也。寺中僧何不鳴于官耶？閱文太史書字，漫爲書之。

少宗伯錢

地屬三寶□□鬼神護訶。有侵占者，身墮地獄，殃及子孫。果報昭然，可怖可畏！今寺僧能恢復故地，不獨佛土清净，亦□爲豪氏下缺孽矣！彼如有知，當稽首皈命之不暇，寺僧善爲彼懺悔之也。

聚沙居士錢謙益書

宫詹姚

寺宇民居，自當隔列，非獨肅寺規，亦所以嚴□範也。寒山古刹，邇來僧□并精心嚮道。凡□□□□□□爲金湯，何得有黄乾▨□闢門啓竇，不存緇白之▨無論穢觸三寶，有韋馱伽藍訶譴。若稍知禮。下缺。按：「黄乾」下，諦視似「初者」二字。

按：此石首尾斷裂，不詳何刻。審其文義，爲豪民占地而作。以魯公《坐位帖》例之，當題爲《争寺基帖》。錢蒙叟、姚孟長皆書明時官秩，孟長未見明亡即捐館，是此帖尚在鼎革以前，非即廣承事。廣承力守此寺，見《百城烟水》。章美題額，在崇禎癸酉，其時住持爲明五，則刻石以鎮山門者，明五爲近之。蓋此寺間田，虞芮之争，其來已久。據張黄山一帖，文湛持相國實爲禪林護法。

其前有文肅書，而今佚矣！

國朝世宗憲皇帝御製《寒山子詩序》

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。宣統庚戌，江蘇巡撫程德全勒石，建御碑亭於山門內。

雲漢天章，龍蟠螭負。臣謹案《欽定四庫全書提要》列朝御製，仍以時序列於前明之後、本朝臣民之上。今謹援其例，昭代諸碑録，宸翰爲首，并恭録御製序於卷端。

梁同書書《陰騭文》殘石　殘字十七行。跋，前二行、後四行。行字皆不等。行書。文自「人之財產」起上缺。未録。

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冬十月二十六日，頻羅庵主梁同書書，時年七十又二。

寫此篇時，病行格少仄，不能展布，勉强應之。今錦峰世兄業已上石，意在勸善，當不□拙劣也。壬申九月三日，山舟又書。王應春刻。

韋光黻《古銅佛象記》佚

道光壬寅九月，里人摹象勒石，韋君綉作《記》。見褚仙根詩序。詩次《志象》篇。

庚申之劫，碑、象皆毁於兵燹。

署蘇州府知府平翰《禁占寺産碑》

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日。正書。文録下《志産》篇。

羅聘畫寒山、拾得象

無年月。跋，正書。見《志象》篇。

鄭文焯畫寒山子象

光緒庚辰，九月既望。跋，行書。見《志象》篇。右兩象并新刻，彙列於此。

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〔五〕

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。孫陛雲書。文見《志寺》篇。

俞樾重書張繼詩石刻詩三行，行十字。跋三行，行十八字。草書。有陰側。詩見前。

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歲久漫漶。光緒丙午，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數楹，屬余補書刻石。　俞樾〔六〕

碑陰〔七〕。八行，行二十字，行書。

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膾炙人口，惟次句「江楓漁火」四字，頗有可疑。宋龔明之《中吴紀聞》作「江村漁火」，宋人舊籍可寶也。此詩，宋王郇公曾寫以刻石，今不可見。明文待詔所書，亦漫漶，「江」下一字不可辨。筱石中丞屬余補書，姑從今本，然「江村」古本不可没也。因作一詩附刻，以告觀者：「郇公舊墨久無存，待詔殘碑不可捫。幸有《中吴紀聞》在，千金一字是江村。」

俞樾

碑側一面。五行，行三十二字，真書。

張懿孫此詩，傳世頗有异同。題中「楓橋」，舊誤作「封橋」，《吴郡圖經續記》已據王郇公所書訂正。詩中「漁火」，或誤作「漁父」，雍正間輯《全唐詩》所據本如此，然注云：「或作火。」則亦不以作「父」者爲定本也。《中吴紀聞》載此詩作「江村漁火」，宋人舊籍，足可依據。曲園太史作詩以證明之，今而後此詩定矣！光緒丙年，余移撫三吴，偶過此寺，嘆其荒廢，小爲修治，因刻張詩并刻曲園詩，以質世之讀此詩者。

貴陽陳夔龍〔八〕

是爲張繼詩第三石。今與文待詔原碑同陷寺壁。

江蘇巡撫程德全書《寒山子詩》 詩三十六首，分四石刻。每石三十行，三行爲一首。末一石，附跋十二行，行十七八九字不等，均行書。詩未録。

右《寒山子詩》，唐《藝文志》入釋家類，作七卷。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得其題句於寒岩竹木石壁間，因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成帙，凡三百餘首。宋淳熙中，沙門道南爲之記，始有傳本。明吴、計兩家復校刻，并爲一卷。别本世所希見。漁洋山人嘗稱其五言有唐調，不名一格，蓋所謂「詩雜仙心，超以象外」者也。今既謀諸邦士大夫，重修寒山寺落成，復得其詩集舊本，選録如干首，礱諸寺壁。其大旨多諷時勵俗之作，以幽隱歌笑出之，豈辟世而非遺世者，乃托言「豐干饒舌」邪？爰識數語，以質後之攬者。宣統庚戌九月，雲陽程德全記。

程德全《重修寒山寺記》〔九〕石本未見。文録《志寺》篇。

江蘇布政使陸鍾琦《重修寒山寺記》 分兩石刻，每石三十行，行自十四至十七字不等，正書。文録《志寺》篇。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六月廿八日刊石。

鄒福保《重修寒山寺記》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正書。文録《志寺》篇。宣統三年辛亥夏

四月。

寶山印康祚號印川《偕調生寒山寺拓碑題壁》詩：按：調生先生名廷瑄，出吾宗東山支，著有《蜕翁詩録》、《吹網録》、《鷗陂漁話》，又輯《蜕翁所見詩録》。「故人供具勸扶笻，來訪楓橋夜泊蹤。聊與寒山生個事，一雙碑響替霜鐘。」再題云：「碑下趺跏倚短笻，往來詞客幾留蹤。衆前拈起椎兒示，白日來敲夜半鐘。」《鷗天閣集》，并見《蜕翁所見詩録》。

卷二志碑校記

〔一〕志碑　初稿本題後小序作「前賢碑目皆斷自宋元爲止。今寺中無古刻，以明文徵仲、唐子畏兩碣爲最古，自難鍥舟求劍。按歐陽文忠在宋初，而《集古》所録下及五季，亦未嘗遺近刻也」。下與刻本大致相同。鄭氏勾去小序。

〔二〕居吴下　《吴郡圖經續記》（烏程蔣氏景宋本）卷中作「頃居吴門」。

〔三〕▨▨　初稿本、刻本均爲「鄉貢」殘字。《吴郡文編》卷九十八作「前鄉貢」。諦視殘碑，「鄉」上確有一字，尚剩上半「亠」，當是「前」字殘文。

〔四〕援翁蘇齋至釋其文　鄭氏勾去，改「録」字。

〔五〕新修寒山寺記　按：碑記爲四石，每石二十五行，行十字，楷書。後列陳夔龍、陳啓秦、朱寶康、陸鍾琦等十人捐銀。末有刻工落款：「唐仁齋雙鈎刻石。」石嵌迴廊壁間。

〔六〕俞樾　按：下有「乙丑重陽，汪定執敬觀」。

〔七〕碑陰　按：末有「汪定執敬觀」、「漢貞閣主人唐仁齋鎸字」。

〔八〕張懿孫至陳夔龍　鄭氏勾出本節，并眉批：「至無味。」

〔九〕重修寒山寺記　按：碑植鐘樓内，道州何維樸書，宣統三年月日。篆額，正文十八行，行四十字不等，楷書，長洲周梅谷刻。碑陰，張人駿、程德全《募修寒山寺啓》，楷書，文録卷一《志寺》篇。後列捐資題名八十四主。「大清宣統三年，歲次辛亥，孟夏上浣勒石」。

志僧〔一〕

吴中山水殊勝，浮杯飛錫，時有古德往來。支、帛道場，條衣不替。惟寒山一燈，若明若滅，豈金閶近市，湫隘囂塵，不足以安禪悦乎？宋、元僧史，晨星落落。至前明桑海之交，故老遺黎，緇衣遁禪林中，始有可傳焉！文子悱詩云云「高僧不易逢」。《志僧》第六。

宋有遷老、温老，梵行皆未詳。法遷詳於孫覿《寺記》，又見《示遷老》三詩。舊志

又載仲益《與温老》，詩云：「閶闔層城外，寒山古道西。若人具眼隻，與佛拍肩齊。白浪噴鷁首，黄塵送馬蹄。憧憧南北路，一榻有高栖。」《吴都文粹》并《吴郡志》合纂。

按：南宋俞桂字晞郄，錢唐人。《漁溪詩稿》有《楓橋寺》詩一首。録下《志詩》篇。又有《南蹌跧上人之平江》詩：「詩囊和月横挑去，穩泛楓橋夜半船。」「上人」，疑亦寒山法侶也。

明初，有道性庵。平顯《松雨軒集》按：顯字仲微，錢唐人。洪武初，官廣西藤縣令。有《道性庵住寒山寺》詩云：「蘭若黄金地，楓橋碧水灣。春風上方路，秋色太湖山。既接三生舊，終謀半日閑。明年理歸楫，持以叩禪關。」據《松雨軒集》纂。

繼性庵而起者，有慧公。袁永之《送慧公之京》詩：「寒律窮陰紀，晨征戒遠游。浮雲望飛錫，細雨送孤舟。朔雁遥天外，霜楓古渡頭。歸應沾一命，休憶故園愁。」又《送慧公住持寒山寺》云：「古寺人天外，精廬杳藹中。君依蓮社去，心與白雲同。溪水看清净，寒山對苦空。何時聽説法，爲我暢元風？」據《胥臺集》纂。

天與名廣承，吴江計氏，持誦不輟，古朴有德。順治初，汛官戍此，幾爲署。師苦

守殿隅，觀察壽公護之，始得復。今寺中所遺，皆其力也。《百城烟水》。

性能號法華，寓寒山寺。適逢鼎革，四處焚劫，松陵徐瑞宇素奉三寶，皈依禪宿。性能勸其捨宅爲寺，募四十八願，仍捐橐千餘金，營構殿堂寮廡，名其庵曰「法華」。工未畢而歿。《百城烟水》參金文通《法華禪院碑》。按：法華庵，在寒山寺隔岸聽鐘橋之西。性能圓寂，新構精廬尚未落成，是終於寒山寺也。

在昔，學詩於葉星期，與黄九烟、殳山夫諸公相唱和，年未五十而歿。星期祭之以文，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方外友葉燮，以清醴一尊、苦茗一甌，告於在昔開士之靈。曰：嗚呼！在昔子何爲而死耶？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，安踞南座，以號於人而稱師，胸無墨瀋，信口囈語，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，曾不若子之惠休片語，下筆如有神也。其敷座而談教乘，勦襲注疏，絶無心得，依樣胡盧者，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、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。以子之才，亦既充之以學，何遽不可如貫休、齊己、皎然輩？以子之瀟灑胸襟，寓情物外，何遽不可如參寥、辨才輩也？子蕭然一瓢，托迹古寺，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闤闠中，即飢驅迫切，終不去寄迹《兔園》一册，以糊其口。今子之殁也，子之徒罄簡子所遺之瓶

鉢，祇餘三十八文、舊衲質券數紙，此外并無粒粟寸布値半銖寸錢之物。此其人爲何如人？其懷何如懷耶？方外之徒，原無所論於壽命之延促。然世之可以即死而不死者，千百其群；可以未死而即奄然長謝者，子何獨罹其酷也？子之從予游，且十年矣！子之學詩，發憤直欲凌古人。與予或月一見，子詩必一小進；或經年一見，子詩必一大進。吾嘗謂子使天假以年，竟可獨立爲古今方外詩人之冠。將毋天之忌子，年未五十而竟死耶？此真風雅之缺陷，能不拊膺而揮泪耶？子之同學聞子之殁也，無不頓足長歔，僉謂詩道賴以干城，而今者長夜何時旦耶？行將搜子遺稿，亟梓之行世，此亦詩教盛衰之所繫，一以慰子之寂靈，一以慰同學之永懷也。嗚呼！靈其知之。」《已畦集》。《在昔詩僧苦行録》，吾宗星期先生祭文一首，宗風戒律，略見一斑。至其酬答詩什，見下《志詩》篇。

梵公，亦未詳何許人。徐臞庵《丁巳秋飲梵公寒山寓齋》：「一杖來吴苑，秋光迥碧空。清言聆惠遠，高隱遇梁鴻。世路寒山外，人烟夕照中。何時移釣艇，江上看丹楓？」又《過寒山示梵公》：「山夫已病嘉生死，世事年來不可言。消遣

自携詩滿袖，寂寥誰置酒盈尊？高僧松樹催詩句，處士梅花入夢魂。愁絶聽鐘橋畔客，滿船風雨易黄昏。」《百城烟水》。

按：《百城烟水》「寒山寺」録此兩詩，次在昔詩後。觀臞庵詩，既稱寒山爲寓齋，又有「一杖來吴苑」之句，以梁鴻廡下爲况，則梵公之於此寺，不過閑雲來往，偶然駐錫，在宗門中爲流寓，非如在昔之爲住山僧也。

又按：鴻慶居士所稱「沼公」、「悟上人」之類，一住虎邱，一住能仁寺，同爲游客，邂逅相逢，更非梵公之比，故不列此寺，别詳下《志游》篇。

卷二志僧校記

〔一〕志僧　鄭氏勾去題后小序。

志産

「寒山古刹」、「封橋常住」，見於金粟箋印。但以歲久籍亡，履畝無考。宋、元以後，洊經劫火，嘆鐘梵之銷沈，等樵蘇之不爨。今有田如干畝，後圃廣

場，灌園蔬筍，可供清衆，皆賢有司之助也。所願法幢高座，謹持木叉，庶幾量鼓善緣，無虚檀度。《志産》第七。

明末，有豪民黄乾□者，侵占寺基。住持某僧播拄法門，請於文肅公，書石證明其事，并有黄山居士張延登暨錢宗伯、姚學士三帖。詳《志碑》篇。

國朝咸豐四年，内閣中書趙文麟、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等，捐置寺旁隙地，造屋招租，爲寒山寺香火。

署理蘇州府知府平翰給示碑

爲給示勒石永禁事。據内閣中書加四級趙文麟、趙文龍，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、國子監典籍銜文生高誠赴府禀稱：「竊楓鎮有古寒山寺，在吴治十一都十六圖。寺久失修，經住持僧果圓募捐修葺。奈寺無恒産，職等募捐，置買寺旁隙地，起造房屋，招租收息，作爲寒山寺香火薪水之資，契經投税。僧果圓物故，伊徒僧擴壽亦頗謹守。兹因擴壽已故，住持僧人非老即幼，誠恐將來或有盗賣，以及被人覬覦恃强謀占情事，爲將印契三紙黏呈，乞賜給示，勒石永禁」等情。并據闕呈印契三紙到府。據此，查寒山寺向無寺産，該寺香火、住持薪

水無資。經該紳士等募捐，置買寺旁隙地，建造房屋，招租收息，以抵該寺香火住持僧人薪水之需，洵屬善舉，殊堪嘉尚。除將呈到印契三紙附卷外，合行給示，勒石嚴禁。爲此示，仰該寺住持僧衆及軍民、地保人等知悉：自今以後，務將前項房屋妥爲經理，永遠遵守，毋許盜賣廢弛。如有地棍匪徒覬覦、恃强謀占者，許即指名禀候拿究。地保徇隱，察出并提，重處不貸。其各凜遵毋違，特示。

計開：

一契得高賡裕，價紋銀柒拾柒兩。布字貳伯叁號。

一契得吴鐵華秋岩、蓉塘，價紋銀壹伯拾貳兩。布字貳伯肆號。

一契得陳周氏同子亦梁，價紋銀貳伯陸拾兩。布字貳伯伍號。俱元年分投税。

四址：南，□□寺〔一〕。北，官街。東，□屋。西，許屋。

以上隙地起造樓房貳進，計貳拾捌間，招租收息，立有寒山寺香産界址。咸豐肆年閏柒月二十日示〔二〕。

宣統三年，長洲縣吴姓兩孀張氏、黄氏，因義田涉訟。署縣事趙夢泰屢鞫不

服。後令張鎔萬集兩造開導，訟既息，勸酌捐田畝，各以二十五畝充寺産。

陸鍾琦《寒山寺吴姓捐田始末記》

凡一事之顯晦，往往有不期然而然、非可强而致者。觀夫名山古刹，偶經賢士大夫所提倡，登臨覽眺，極文酒之盛。乃閲時未幾，仍歸闃寂，其爲一時興會之所寄，而未策久長耶？抑亦顯晦之有定也？於寒山寺吴姓捐田一事，尤有足記者。寺自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一咏，膾炙人口，遂占吴中名勝之一，乃屢更興廢。近數十年，經行之室、禪誦之堂，零落殆盡。海内外文士凡至吴中者，靡不訪古流連，輒以精藍勝迹委弃於頹垣廢址間爲憾。歲庚戌，雲陽程公來撫是邦，下車伊始，即以保存古迹爲念，而於寒、拾遺踪，尤亟亟焉謀興復。爰命鍾琦籌集款項，鳩工庀材，不數月而樓殿廊廡規模粗備。惟是歲月遷貿，不稍置寺産，僧徒既無所依賴，而龍象尊嚴亦恐無以持永久。適長洲吴姓張氏、黄氏兩孀，因二百畝義田涉訟。前署縣趙令夢泰以屢鞫不服，深嫉其所爲，欲有以振勵之，令輸田於寺，以息訟。案未結而他調，繼任張令思援前斷以解紛，而兩造負氣争執不相下，至欲盡捐其田以爲快。張令以始末見告，余曰：「是大不可！夫吴姓二

孀，以争義田，故纏訟越稔，是誠薄俗之宜懲勸者。責令稍輸其田以助斯寺，藉以平其争而爲好訟者之鑒則可。若聽彼出於一朝之忿，必貽他日之悔。吾輩治事，務得其平。」張令深韙之。歸而重集兩造，專案開庭，自申交子，反覆開導，彼此始感悔。惟此田已入奏案，張令爲之假定田價，責其親長料理購置，使張氏出資，黄氏歸産，訟遂息。案既定，從而勸令兩造，自行酌捐田畝，各願以二十五畝充寺産，都五十畝。斯寺甫修，適有是舉，殆事之顯晦有定者耶？寺僧其善保守焉！以無負兩賢令維護之盛心。更望此邦士紳有以管理之，庶一時鴻爪長作因緣，此又鍾琦所企願者也。田二十六則，田單二十六紙，所有區畝、號分、坐落、四至暨捐者姓氏，鐫列於左。是爲記。宣統三年歲次辛亥閏六月。

按：此記，陸文節公赴太原時，馳書見示，未見拓本。科則坐落，既未附後，不數日而國變作，今鐫石與否亦未知。

卷二志產校記

〔一〕 □□寺　碑本「寺」上存「山」字，當是「寒山寺」。

〔二〕 示　今碑本「示」下有「發寒山寺勒石」六字。

志　游〔一〕

寒山負城面市，棹扁舟出閶門七里，即望見蘭若。其地近接虎阜，遠瞰天平、臨硎諸峰。春秋佳日，篋舫笋輿，靚川淑野。今雖屢經浩劫，斷甃荒烟，猶足令人憑吊，攄懷舊之蓄念，談禪林之逸軌。彼君子兮，噬肯來游，其相與把臂入林乎？《志游》第八。

宋范文穆《吴郡志》「寒山寺」下，有孫覿《示遷老》詩三首，亦見《吴都文粹》。仲益守郡，正在遷老興寺之日。考《鴻慶居士集》，仲益寒山寺詩，不僅此三首，有《贈沼老》云：「與余相遇楓橋方丈。」又有《悟上人索詩》云：「來楓橋訪余。」又似以僧房爲旅舍，或在去官後乎？《贈沼老》云：「虎邱沼老，豫章詩

僧也。與余相遇於楓橋方丈，誦所作《徐獻之侍郎生日》詩，有『東湖孺子，南極老人』之句。余愛其工，賦小詩寄贈：『落景下層城，遥烟起孤戍。繫舟著漁磯，曳杖叩僧户。忽逢丹霞侶，自誦碧雲句。噌吰應黄鐘，清絶追《白紵》。不落江西派，肯學邯鄲步？冥搜自天得，妙中有神助。夤緣半日留，邂逅一笑遇。詎復管中窺，看沐南山霧。』」又《悟上人》一首云：「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，賦兩絶句：『撚斷吟鬚皺兩眉，鏤冰琢雪等兒嬉。解啼孤月如鷄口，堪笑窮郊作許悲。』自注：韓吏部詩云：『有窮者孟郊。』郊《聞鷄》詩云：『似聞孤月口，能説落星心。』『老去都將筆硯焚，相逢相問只寒温。更無一語堪酬對，已入維摩不二門。』」

明竺塢文氏，風流文采，照映江左。玉蘭堂、青瑶嶼皆在城西，一門裙屐，時往來於寒山寺。今雖履綦銷歇，而考其家集，猶有游踪可記。文肅父子怫先生，有《寒山寺訪僧不遇》詩：「寺古殘陽冷，經聲雜晚鐘。引流縈白草，留雪點青松。迂徑原難到，高僧不易逢。都將方外意，付與一枝筇。」又其先父和州詩：「春尋古寺幽，相與話前修。名豈寒山得，詩曾張繼留。樓鐘虚夕照，橋影急

河流。尚怪石龍柱，拿雲勢未休。」據文嘉《和州詩》、文元發《蘭雪齋詩》纂。

漁洋山人《夜雨題寒山寺，寄西樵、禮吉》二首：「日暮東塘正落潮，孤篷泊處雨瀟瀟。疏鐘夜火寒山寺，記過吴楓第幾橋？」「楓葉蕭條水驛空，離居千里悵難同。十年舊約江南夢，獨聽寒山半夜鐘。」先生至蘇，舟泊楓橋，過寒山寺，夜已曛黑，風雨雜遝，攝衣著屐，列炬登岸，徑上寺門，題詩二絶而去，時以爲狂。據《精華録箋注》、戴延年《秋鐙叢話》合纂。

國初殳丹生號山夫，寓寒山寺，與松陵徐崧臞庵、葉燮星期往來唱和。殳、徐詩，見《百城烟水》。星期有《松鶴堂記》，爲殷斐仲作。按：斐仲名麗，《百城烟水》采其《楓橋》詩一首。徐崧有《斐仲招飲寒山》詩，即其人也。亦吴閶之勝流也。録其文，可以見當時觴咏之盛。文曰：「余三十年前，過楓橋之寒山寺，時故人殳子山夫憩寺中讀書，爲予言：『里中有殷子斐仲能詩，所交皆一時賢者。築堂於所居，曰松鶴堂。登其堂者，斐仲飲食之無厭。先生盍訪之乎？』予時適事北行，不能留，即别去。今癸酉冬，予復過寒山，上人在昔留予度歲。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，悉如山夫言，但松鶴堂已易主矣！已斐仲來過予，予始識之，訊松鶴堂，

又悉如在昔言，予爲太息久之。斐仲貧不可支，而愛賢樂友朋，意氣猶在。已出一卷示予，皆四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，如李灌溪、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，裝潢成方軸，而山夫所題在其中。予又嘆息山夫化爲异物，逾二十年姚、李諸公亦相繼物故，人與堂俱爲陳迹，等於飄風斷草。然松鶴堂之名，猶然尚存，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，而『松鶴』之名尚在人口也。予以爲寒山寺肇於梁，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。天下佛刹之流傳，或有或無，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？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，則以唐人張繼『月落烏啼』一詩，人人童而習之。寺有興廢，詩無興廢，故因詩以知寒山。今松鶴堂之詩文，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？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！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，孰爲可留而長存者？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！」《已畦集》參《百城烟水》。

王昶《袁又愷漁隱小圃記》：楓橋之水從梁溪來，過橋分支西南流，别爲西塘。又有橋，名江村，其南則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在焉。圃之先爲王岡齡居，名江村山齋。岡齡師沈文慤公，工小詩，畫仿文待詔，往往招集勝流名士，作文字

飲，具見所刻《西塘酬唱集》中。又愷之兄，岡齡女夫也。故是圃歸袁氏，又愷拓而新之，名漁隱小圃。於是春秋佳日，復命儔嘯，侶無虛日。而遠方賢士大夫過吴者，拿舟造訪，填咽於江村橋南北，尊酒飛騰，詩卷參互，更非岡齡所能逮矣。《春融堂集》。

錢大昕《五硯樓記》：袁子又愷向居金閶亭畔，題其讀書之室曰「三硯齋」。三硯皆其先世所詒：一爲介隱先生物；一爲謝湖草堂硯，則尚之先生物；一爲列岫樓硯，則永之先生物也。丁巳歲，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硯贈又愷。未幾，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，并前所藏而五。是夏，又愷移歸楓橋舊居。甫卸裝，即謀藏書之所，惟兹樓宜，名其樓曰「五硯」。暇日坐樓中，甲乙校讎，丹黄不去手。其樓四面洞達，迴出埃壒。靈岩、天平之紫翠，望之如可摘也；支硎、法螺之鐘磬，招之若相答也。前俯澄碧，旁植花竹。挹風土之清嘉，屏絲管之嘈雜。予蓋嘗裴回徙倚焉，而不能去也。《潛研堂集》。

陸鼎《漁隱小圃雅集圖序》：漁隱主人爲六俊諸孫，耽吟好客，能世其家。居楓江之西塘，有圃曰「漁隱」，爲讀書之所，其地則唐詩人張繼泊船處也。入其

圃，竹樹幽森，廊榭繚曲，一樓當西山之缺，晴翠飛落几席間。登斯樓者，衣裾盡碧，無不翛然意遠，想見玉山清閟之勝，而仿佛其人。於是吴之詩流，以及四方名士，常相過從。歲丁巳秋，叢桂盛開，主人張筵飲客者三日，人各有詩，以巨册連書之。屬余爲圖，以冠其首。亭林觴咏，東南罕覯，非主人之賢，烏足以致之？《梅葉閣文鈔》。

朱綬《翠薇花館詞序》：癸酉秋，余識戈君寶士，因詣君江楓漁火之鄉。清流繞門，雙橋夾於左右。登其堂，蕭蕭寥寥，曠然以清，齋有古圖史。庭蒔雜花、苔石、松竹之屬。余每過，君必延致余所素相識而居與君近者。如是者，一歲必三四，必有豐肴嘉醴，極燕衎之樂。又必爲慢詞令曲，以申寫其中之志趣。《知止堂集》。

戈載《徵招詞·題朱立齋楓江草堂圖》：鐘聲一杵寒山近，空簾片雲飛起。竹徑掃蒼苔，有林泉清致，琴書塵静洗。展緗帙，古香盈几，屋角春星，門前秋水，北窗閑倚。　能幾賞音人？鷗盟冷，霜楓更添愁思。隔岸結比鄰，賭花間吟事。《修簫》曾共擬，倘商略彩箋銀字。好携酒，晚唱滄波，把釣竿還理。原

注：「立齋詞名《楓江漁唱》。」《翠薇花館詞集》。

按：順卿又有《喜遷鶯》詞《題惠磬卿冷香别館圖》，序云：「磬卿之高祖半農先生，家於葑門冷香溪，後遷滸墅。今磬卿卜宅楓江，與僕結鄰而居，名其室以志先澤。」詞未録。

蔣志凝字滄懷，有《木蘭花慢》詞一闋云：「對江楓漁火，畫橋曲，舊蕭齋。記白石詞名，翠薇花影，裙屐談諧。推排，鬢絲換盡，更囊琴身世橘逾淮。原注：時君客淮浦。博得天涯小住，香爐茗碗詩牌。朋儕俊賞都乖。閑賦手，澀吟懷。剩酒闌清夢，烟霞芰製，風雪芒鞋。鄰街，玉驄鈿舄，甚蕉梧涼雨此荒階。遲我鷗邊泊宅，女墳湖渌平揩。」又王嘉禄井叔《摸魚子》詞，前半闋有云：「烟波唱起，有點點霜楓，星星漁火，都是賦愁地。」皆爲戈順卿作也。《翠薇花館詞》題辭。

按：《姑蘇志》：江村橋，在楓橋西南。又有聽鐘橋，在寒山寺隔岸。見《百城烟水》。皆因張繼詩得名也。王岡齡江村山齋，尚在乾、嘉盛時。其後歸袁壽階，爲漁隱小圃。顧千里思適齋，距其地亦不遠。最後有戈小蓮父子、

小蓮名宙襄，著有《半樹齋集》。其子即順卿先生，名載，工填詞。陸東蘿、損之、朱立齋、紫貴。惠磐卿，楓江壇坫，極一時之盛。惜其時寒山宗風零替，如游蓮社，無遠公以爲導師耳！

又按：《東蘿遺稿》卷三有《自楓江泛舟至西山道中》二首、《自楓江至當湖舟行雜咏》二首，起二句云：「一棹過江城，鄉音已漸更。」又《辭家》二首：「回首楓江江上橋，羇人於此漸魂銷。」是先生所居，去寒山寺亦不遠可證。

張緯餘《游楓溪記》：壬子八月二十四日，余自秣陵還吴門，道經楓橋，訪顧君河之至思適齋，讀其祖千里先生零星筆札，因飯於河之所。午後，與河之游寒山寺。寺近市，甚囂塵，至則如入山林中。由大殿至後樓，徘徊良久。河之曰：「此地去五硯樓不遠。」乃過寺濱，又折而東南，有樓特起，四面洞達，可望天平、靈岩諸勝。「是樓也，爲袁君又愷所建。吾祖千里府君，嘗與錢辛楣、段若膺諸先生咏觴是樓。袁君尚有竹柏樓，歿未及三十年，是樓已三易其主，今亦置之蔓草荒烟之間而已。余生也晚，無能指其所在。」乃與河之游虎邱而別。《仰蕭樓文集》。

〔一〕　志游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志　事〔一〕

叢書始於陸魯望，言不名一體也。雜記起於葛稚川，言不名一事也。山門故實，余既以類編次，削牘將竟，其有無可附麗者，彙而書之。雖咫見瑣聞、寥寥短簡，亦足以資談助也。《志事》第九。

明仁和倪謙有《題國子吴檢討先塋四景》詩，其二：曰《楓橋月落》，曰《寒寺鯨音》。考《郡志·人物傳》，吴尚書一鵬，四世皆有傳。尚書以編修起家，子子孝由庶吉士出爲推官，孫尚儉高蹈不仕，曾孫安國亦以進士改知縣。又《吴之佳傳》，萬曆庚辰進士，襄陽知縣。又考《選舉表》「正德十六年，楊維聰榜」，吴文之號與成，庶吉士。吴瀚號受之，副都御史。無歷官檢討者。楓橋塋域，未詳屬於誰氏。但據標題，必與寒山寺爲鄰。今録其詩曰：「吴江楓落

水通橋，斜月將沈斗轉杓。兩岸秋聲隨籟發，半篷寒影帶波摇。漁舟乍起吹殘火，估舶争開趁早潮。幾度吟詩憶張繼，鐘鳴山寺夜迢迢。」右《楓橋月落》。「招提遥隔闔閭城，夜半蒲牢吼地鳴。度嶺微分山寺曉，穿林偏帶野泉清。高低復徹三千界，次第頻連百八聲。獨有思親情倍感，烏啼月落夢魂驚。」右《寒寺鯨音》。據《倪文僖詩集》纂。

寒山臨流負郭，招提近市，雖無岩壑之勝，以張懿孫一詩，前賢攬古，得與支硎、靈岩共垂篇什。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藏文衡山《姑蘇十景册》：一虎山橋，二桃花塢，三姑蘇臺，其四即爲楓橋。又有支硎、天池、虎邱、靈岩、天平、堯峰、太湖、石湖，實有十二景。今録其《楓橋》詩云：「金閶西來帶寒渚，策策丹楓墮烟雨。漁火青熒泊棹時，客星寂寞聞鐘處。水明人静江城孤，依然落月啼霜烏。荒涼古寺烟迷蕪，張繼詩篇今有無？」下鈐「潤州戴植、戴培之鑒藏書畫印」、「聽鸝館主藏書畫印」、「芝農家藏」諸朱記。又文五峰亦有《姑蘇十景册》，舊藏天府，以四字爲標題，如「洞庭春色」、「滄浪清夏」之類，其九爲「江村漁火」，不題詞，後署「五峰文伯仁寫」。據《穰黎館過眼録》、《石渠隨筆》合纂。

寒山寺僧某，有一力甚勤，然不得於少主，逐之。夜風雨，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，偵之則人也。迫而察之，乃所逐者。僧默無言，謹其楗而卧。夜半，楗發有聲。僧曰：「爾恐我耶？爾爲此不法之事，倘聞於不相得之主，爾無命矣！爾第入，質明相遣。」其人伏地請死。將旦，贈以斤金，曰：「亟去，毋爲少主所知！但取一房老小，不失爲人。否者，亦聽若耳！」後十五年，其人率妻子來謝，自言有百金裝矣！時世長在僧座，見其人，聞其事。袁石公嘗閱書畫於寒山僧舍，詫謂：「力不如者，此老僧也。」張大復《梅花草堂筆談》。

聖祖南巡，問：「張伯行居官何如？」又問：「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？」即令巡撫江南。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，公劾督臣營私壞法，請正國典。總督聞之，密購疏稿，捏款揭參。上命俱解任聽審。公審畢回蘇，寓楓橋，士民雲集獻蔬果。秋七月，復赴揚聽審。回蘇時，比户焚香遮道，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。吴翌鳳《遜志堂雜鈔乙集》。

吴江徐釚，字電發，號虹亭，晚號楓江漁父。康熙中，由薦舉博學鴻詞召試，授檢討，乞歸。著有《南州草堂集》、《鞠莊詞》。考《虹亭集·自序》云：「先君子築

室於吴淞之西、澉浦之東。太倉王奉常題其額，曰南州草堂。壘石爲山，疏土爲池，堂之中藏書數千卷。先君子既即世，堂亦圮〔二〕。余遂漂泊四方，今忽忽老矣！詩文稿仍繫以『南州草堂』者，不忘先君子之志也。徐釚書於城西松風書屋。」錫山錢礎日《序》云：「《南州草堂集》不名一種〔三〕，昌亭草十之一，皖江詩十之三，齊、魯游詩又多於皖〔四〕。徐子讀書姑蘇，其登臨贈答限於地，故昌亭詩爲少。」據此，則南州老屋爲其先業，童時游釣之所。所謂「城西松風書屋」者，蓋在吴城西，其僑寄之地也。《昌亭集》中有金昌雜詩八首。又赴皖《滸墅夜泊》云：「片帆纔過寒山寺，暮雨瀟瀟畏遠征。估客吹燈依岸宿，長年貰酒對愁傾。繞街月黑鐘初斷，三匝烏啼夢未成。夜半鄰舟彈濩索，聽來都是别離聲。」辭家之作，亦多興起於「月落烏啼」一什。其寓齋去楓橋殆不遠，當與寒山寺鐘梵相聞。及晚年倦游歸，有《漁村詩和工部曹子清韵》云：「我是舊漁父，飄然東海東。」又《題雪灘釣叟圖》：「我亦楓江舊漁父，雪灘可許得平分？」蓴鱸之思，不在垂虹，而在楓溪矣！既自號楓江漁父，又繪

《楓江漁火圖》〔五〕。松陵翁雒有詩《同徐丈雪廬作》云：「圖爲徐虹亭檢討故物，今歸其族孫山民待詔。『白髮蕭蕭篛笠寒，半生春夢記叢殘。知交常感遭逢异〔六〕，兄弟相依出處難。薇省頭銜簪筆冷，松陵烟水釣船寬。如何一闋《漁家傲》，贏得鷄林貴素紈？』」據《南州草堂集》、《小蓬海遺詩》合纂。

《虹亭集》又有《鄧尉探梅，雪中返櫂，由西郊達村居，却憶安節歸江楓庵作》中二句云：「風向江郭流澌急，寒逐郊原細草生。」賦雪中風景，自是近城蘭若。又《祝江楓庵指公八十壽》：「挂却條衣丈室中，貪煨芋火老江楓。不隨時輩開堂去，常愛清流笑語同。蓮座經聲依佛日，石床花雨散春風。劫逢龍漢分明在，應記開元鶴髮翁。」自注：「指公於五十年前，與周安期、翁仲謙、吴茂中、俞無殊、家介白爲方外交。」今聽鐘橋畔一小刹，爲國初徐姓捨宅所建之法華庵。其東南爲積善律院。而江楓庵獨迷其處所，從張繼詩得名，又與虹亭村居相近，亦爲寒山之鄰刹矣。據《南州草堂集》纂。

吴翌鳳《懷舊續集》：馬元勳字成章，號雲曹，吴江布衣，有《蕉雨軒詩鈔》。其《楓橋》一首結句云：「灾傷連數郡，米價幾時平？」自注：「橋邊有米市。」

又吴竹橋《素修堂集》有《出洋米》一首云：「出洋米，出洋米，衆人趨利如流水。大爲之坊民猶逾，何況水多坊亦無。出洋一日十餘石，一月出洋已數百。內地石約二千錢，出洋石至六七千。海口却從何處出？徐六涇口稱第一。福山、白茆、許浦復有之，牙行、囤户、販商、游食、地保、汛兵、津吏、營弁各肥其私。」又云：「連朝價昂過一倍，市中悉推鄰縣買，不是太倉即上海。太倉出洋有劉河，比聞上海出更多。」此詩雖不爲楓溪而作，然參考《苦雨吟》五首，其第四首云：「湖北江西下米船，楓橋市想日喧闐。如何吾邑難平減，一斗仍需四百錢？」可見當時洋米轉般之地，實以橋邊爲水次。蓋庚申以前，海道未通，兩湖江皖米艘自長江泛舟而下，漏私海舶，又皆麇聚於此。聞諸故老云：「自昌門至楓橋十里，估檣雲集，唱籌邪許之聲宵旦不絶。舳艫銜接，達於滸墅。」今雖時移勢易，闤闠非昔，而各省偏灾迭告，海厄難塞，前事不遠，可爲殷鑒。附録於此，敬告采風者。據《懷舊續集》、《素修堂詩集》纂。

寒山寺，在姑蘇城外，唐人詩已累累見之。千餘歲來，爲吴下一大禪院。道光年間，寺僧之老者、弱者、住持者、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，忽一日盡死。寺中既

已無人，鄉保爲之報縣，縣令前來相驗。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，縣令問：「諸僧今日食何物？」對曰：「食麵。」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，竈下養對曰：「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，特設素麵，以供諸僧。我適見後園中有蕈二枚，紫色鮮豔，其大徑尺，因擷以調羹澆湯。但覺其香味鮮美异常，未及親嘗，忽然頭暈倒地，不省人事。今甫醒，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。不知是何故也。」縣令使導至後園采蕈處。則復見有蕈一枚，其大如扇，鮮艷無匹。命役摘蕈，蕈下有兩大穴。縣令復集夫役，持鍬钁，循其穴而發掘之。丈餘以下，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，有長至數丈者，有頭大如巨碗者。蓋兩穴口，爲衆蛇出入之所。蕈乃蛇之毒氣所噓，以自蔽其穴者。諸僧既皆食之，故無一生。竈下養僅嗅其香味，故幸而復蘇。縣令乃命儲火種，發鳥槍，一舉焚之。蛇之種類盡滅，而寒山寺由此亦廢。薛福成《庸盦筆記》。

陳筱石制府在畿疆〔七〕，聞寒山寺落成，喜蓮社之重新，溯楓溪而憶昔。櫻花移東國之枝，梵葉補南公之槧。又得陸文節公函告，賦詩四絶。其德配許夫人，錢唐許文慎公之妹，清才望族，馳譽思芬，亦有和章四首。并付郵筒，如睹玉

臺之集。倘刊貞石，長留丈室之芬。筱帥詩云：「一別姑蘇感舊游，五年客夢上心頭。逢人怕問寒山寺，零落江楓瑟瑟秋。」「丁字沽頭夕照濃，客船隨處寄萍踪。海光玉鉢聲聲徹，如聽楓橋夜半鐘。」自注：「津門海光寺，舊藏純皇所賜玉鉢，余有長歌。」「張句推敲兩字訛，『江村』『漁父』費摩挲。曲園已逝春何在？苔蘚封碑未滅磨。」自注：「張繼詩有『江楓』作『江村』，『漁火』作『漁父』者。余撫蘇時，特請俞曲園先生書碑紀事。」「舊地新開選佛場，烏啼月落幾經霜？重來定有櫻花識，祇恐山僧鬢亦蒼。」自注：「寺中櫻花，乃日本白須領事手植。丁未春仲，曾宴飲花下。」許夫人禧身詩云：「回首蘇臺憶昔游，杖藜扶我過橋頭。清風入耳濤聲遠，紅葉漫山已報秋。」「漁火江楓暮色濃，雪泥鴻爪寄行踪。何當共載瓜皮艇，重聽寒山夜半鐘！」「佳句流傳每易訛，殘碑斷碣幾摩挲。說詩幸有曲園叟，壁上留題字不磨。」「十里鶯花闢廣場，金閶門外月如霜。何人領得清凉趣，一道虹腰踏蘚蒼？」

陸文節公馳書僚佐，廣徵聯額，將赴太原，裒寺中楹帖見示。自雲陽中丞以下，騁妍抽秘，异曲同工。异日有續輯叢話繼長樂梁氏之後者，自在網羅之列。此

志囿於體裁，未能甄録。録樊山方伯書一通，亦文節之志也。書云：「寒山寺爲金閶城外古刹。嘉名肇錫，緣拾得之高風；盛美必彰，有懿孫之絶唱。近千餘年來，劫火屢經，祇園漸剥。鳩摩闃寂，象教陵夷。遂有异域胡僧，潛謀卓錫。幸護憲暨諸公，見機獨早，護法有心，布施金錢，自新寶相。支硎旁峙，帶青峰而作屏；震澤浚潴，雜天河而俱灑。珠網圓於夕露，丹雘麗於朝霞。鴿下罘罳，鸝穿結構。化人之宇，歷千春而不傾；四照之花，開萬品而莫識。近得名公潤色，神化丹青。削牘題詩，繼漁火江楓之後；動墨横錦，鬥飛霜落月之妍。頃更獻佛徵文，郵筒索句。彼已公茅屋杜陵，且賦新詩；豈釋慧頭陀簡棲，能辭述作？惟自顧元、白俗輕，齊、梁風靡。慈恩塔上，恐遺章八之譏；崔灝樓頭，難下青蓮之筆。既承雅命，敢竭鄙懷。一俟公暇成篇，即當繕寫呈上。泊船何日，客願聞半夜之鐘；見佛幾時，心已在水精之域。增祥再啓。五月十七日。」

唐張繼詩流傳海舶，東鄰三尺童子能誦之。白須直君之手栽櫻花於寺，以永嘉樹之譽。辛亥之夏，工既畢，雲陽中丞以專車迎外賓於滬瀆以落成之。冠裳

高會，五洲聚於一堂，誠盛事也。俄領事格羅思首以書來，請留名山寺。中丞介筱雅太守傳示函稿，諄屬著録。余謂：「邦交一視，書則俱書，請開列各國領事姓名見示，庶無責言。」太守未及復而國難作，此簡遂輟，今録俄領事函於後。踐兹息壤，亦庶知峴首沈碑；山門留帶，不獨我邦傳爲故事也。俄領事函云：「日昨獲預盛筵，醉酒飽德，餘芬在齒，感篆難忘。本總領事駐札滬濱，未能與貴撫暨各位司道時相把晤，暢領教言。乃承雅意殷拳，專車遠迓。五洲冠蓋，聚於一堂。既旨且多，歡聯尊俎。异日纂修蘇府志者，必將濡筆而紀斯盛會。且於寒山寺名迹中，多留一重鴻雪，庶不僅作尋常游宴觀也。閏六月十五日。」

寒山唱道，梵夾無徵，惟顧沅《吴郡文編》引姚廣孝《記》云〔八〕：「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者，冠樺布冠，著木履，被藍縷衣，掣風掣顛，笑歌自若，來此縛茆以居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而去。希遷禪師募建殿宇，於方丈設寒、拾、豐干象，不敢忘本也。」其事既不載於僧史，余藏鈔本《逃虚子集》亦無此文。寒山子生於隋末，少師不應不知，何以云在「元和中」？未知

湘舟何據？或當時寺中，尚有斷碑可考。然亦俗語不實，流爲丹青，緇流援少師以爲重耳。余曩纂《郡志》，寒山已列廢寺，但於注中附録其語。今《志寺》篇仍删不載，非敢漏略，疑則蓋闕，猶初志也。

卷二志事校記

〔一〕志事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圮　《南州草堂集·自序》（菊園藏板本）作「圮廢」。

〔三〕《南州草堂集》不名一種　《南州草堂集》錢《序》作「南州草堂詩不一種」。

〔四〕昌亭草至多於皖　錢《序》作「爲昌亭草者十之一，爲皖江草者十二三，爲齊魯游草者十四五。夫皖江之詩多於昌亭，齊魯之詩又多於皖江，何哉？游益廣，詩益富也」。此處僅引意而已。

〔五〕《江楓漁火圖》　按：當作《江楓漁父圖》。徐電發有《江楓漁父小像題》。然翁雒《小蓬海遺詩》作《題〈楓江漁火圖〉同徐丈雪廬作》，此或承其誤。

〔六〕异　《小蓬海遺稿》（上海涵芬樓影印《别下齋叢書》本）作「易」。

〔七〕陳筱石制府在畿疆　初稿本無此後四節。内夾一箋條，上有葉昌熾識語：「輟簡，方伯適奉印開府晋疆，鋒車將駕，樂觀厥成。昌熾遂不暇更藏其陋，擬增入此篇之下、回憶之上，再酌。」旁有鄭氏批語：「此當直書一時之事，實不須追紀其官。」

〔八〕《吴郡文編》　原作《吴門表隱》。按：《表隱》，清顧震濤纂，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小辟疆園梓板，内無姚《記》。考顧沅輯《吴郡文編》卷九十八載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，據改。

寒山寺志卷三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詩〔一〕

唐賢首唱，作者如林，録張繼詩於篇首，先經起義之例也。宋以後詩，若其中有事在傳，其詩即以傳其事，隨文綴録，難可離析，又計敏夫《唐詩紀事》之例也。至於泛咏皋壤，流連景光，别爲一篇，畢登簡末，庶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。《志詩》第十。

宋程師孟《游楓橋偶成》：晚泊橋邊寺，迎風坐一軒。好山平隔岸，流水漫過門。朱舫朝天路，青林近郭村。主人頭似雪，怪我到多番。《吴郡志》。題據《吴都文粹》補〔二〕。

胡埕：朝辭海涌千人石，暮宿楓橋半夜鐘。明日館娃宫裏去，洞庭呼起一帆風。《吴郡志》。

按：胡琿，《郡志》無傳。《吴都文粹》作「胡理」，又録其《滄浪詠》一首。

郭附：師子山雲漠漠，越來溪水悠悠。鐘到客船未曉，月和漁火俱愁。咫尺横塘古塔，連綿芳草長洲。一老翛然自在，時時來繫扁舟。《吴郡志》。

按：盧熊《蘇州府志》郭附字明仲，嘉祐八年進士。熙寧中，以大理寺丞權知昆山縣。官至朝奉大夫致仕。幅巾策杖，窮山林詩酒之適。東南高士，皆樂與之游。卒，年八十四。

范成大《楓橋》：《長洲縣志》引「楓」上有「經」字。朱門白壁枕灣流，桃李無言滿屋頭。墻上浮圖路旁堠，送人南北管離愁。《范石湖詩集》。

又《閶門初泛二十四韵并序》：新修小舫，因病禳祓屯滯，遂至北城，迆邐到楓橋一路而還。

好在馳烟路，平生載酒行。摧藏身久病，契闊歲頻更。昨夜燈光曉，今朝稻把晴。出門新夢境，觸目舊詩情。水滿推篷眩，天寬倚柁驚。轉彎添縴挽，罨岸并篙撑。舫後裝儿女，艫前酌弟兄。醅香新麯嫩，茗味小春輕。紅皺分霜果，黄蔫撚夕英。纈林疏露屋，朱閣静臨城。桃塢論今昔，楓橋管送迎。山腰樵

擔動，木末酒旗明。竟日窑烟直，中流塔影横。數帆殘照滿，一笛暮江平。曬網楓邊桁，牽罾柳際棚。岫雲縈石住，田水穴堤鳴。過渡牛歸速，穿籬犬吠獰。魚寒猶作陣，雁遠更聞聲。急艣潮痕出，疏鐘暝色生。鄰翁欣問訊，逋客愧寒盟。一昨成歸卧，於今負耦耕。生涯都塌颯，心曲漫崢嶸。猿鶴休多怨，菰蒓尚可羹。藥囊吾厭苦，扶憊且班荆。同上。

陸游《宿楓橋》：七年不到楓橋寺，客枕依然半夜鐘。風月未須輕感慨，巴山此去尚千重。陸《劍南集》。

薛季宣《吴江放船至楓橋灣》：短篷負長虹，破篋挂明月。風馬座中生，天幕《長洲縣志》引作「暮」。波中出。高城多隱映，遠岫攙羅列。少小泛吴江，始識仙凡別。《浪語集》。

釋英《重到楓橋》：晚泊楓橋市，冥搜憶舊游。月明天不夜，江冷水先秋。岸曲依漁艇，林低出戍樓。堪嗟名與利，白了幾人頭？《白雲集》。

按：釋英字實存，宋末錢唐詩僧，著有《白雲集》。此詩《長洲縣志》題張羽作，當從《靜居集》録出，其題祇「泊楓橋」三字，亦與英《集》不同。按：《四

庫提要》稱《贈趙孟若》七律一首，亦兩集重出，斷爲《靜居集》誤收。觀此篇『憶舊游』句，作「重到」爲是。白雲詩傳本甚鮮，豈《靜居》一集，猶蘇過之於《龍洲》耶？

元顧仲瑛《泊閶門》：楓葉蘆花暗畫船，銀箏斷絶十三絃。西風只在寒山寺，長送鐘聲攪客眠。《玉山草堂集》。

明張元凱《楓橋與送者别》：楓橋秋水緑無涯，楓葉滿樹紅於花。萬里之行纔十里，闔閭城頭尚堪指。游子尊前泪濕衣，離心已逐片帆飛。酒酣忘却身爲客，意欲元同送者歸。《長洲縣志》。

高啓《泊楓橋》：畫橋三百映江城，詩裏楓橋獨有名。幾度經過憶張繼，烏啼月落又鐘聲。

又《楓橋送丁鳳》：紅葉寺前橋，停君晚去橈。醉應忘世難，歸不計程遥。山隱初沈日，風吹欲上潮。離魂來此處，還似灞陵銷。

又《歸吴至楓橋》：原注：舊有塔，今廢。遥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官秩加身應謬得，鄉音到耳是真歸。夕陽寺掩啼烏在，秋水橋空乳鴨飛。寄語里閭

休復羡，錦衣今已作荷衣。

又《將赴金陵，始出閶門夜泊》二首：烏啼霜月夜寥寥，回首離城尚未遥。正是思家起頭夜，遠鐘孤棹宿楓橋。烟月籠沙客未眠，歌聲燈火酒家前。如何纔出閶門宿，已似秦淮夜泊船？

又《東歸至楓橋》：故人當日送登畿，此地停舟醉落暉。慚愧臨河舊攀柳，尚留青眼看人歸。

又《閶門舟中逢白範》：十載長嗟故舊分，半歸黄土半青雲。扁舟此日楓橋畔，一褐秋風忽見君。以上七首皆據《高青邱集》。

謝晋《楓橋歌送吴秀才之金陵》：君不見楓橋水，奔流直下太湖來。環繞闔閭城西地，其間風土何佳哉！層樓叠榭侵雲起，望處人家半臨水。水邊歌舞不勝春，橋下帆檣停似蟻。復有大道接金陵，送客每來橋上行。山寺鐘鳴知夜半，漁村月落見燈明。今朝却餞吴公子，解我金貂酤緑醑。帆挂長洲苑外烟，衣沾虎阜山頭雨。暮烟秋雨益凄其，别緒離情無限期。昔時應是今時景，今人還誦昔人詩。見説長干花似綺，君歸更莫思鄉里。

又《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》：山寺烟初暝，江村月又生。辭家無十里，不寐到三更。犬逐漁燈吠，鐘催客棹行。從兹去鄉土，寧得是吴氓。

又《過楓橋留别城西諸友》：煩君遠餞意偏饒，念我離群乍寂寥。祖帳雨催詩欲就，郵亭風勁酒頻澆。舟移射瀆黄昏近，路轉江村碧樹遥。記取今宵分手處，烏啼時節過楓橋。上三首謝孔昭《蘭庭集》。

徐源《翌日携酒餞太傅於楓橋，辱留題於蘭臺清鑒之舟次韵》：按：《瓜涇集》此詩之前有《郡守林思紹邀陪太傅屠朝宗餞於石湖》一首，太傅即朝宗。寒山鐘盡便開船，來往楓橋共幾年？黄敕到門須就國，玄纁沐手敢辭天？官高勛爵還加舊，老去精神覺倍前。到日坐朝先問道，五雲宫闕鳳池邊。《瓜涇集》。

沈周《和嘉本初夜泊楓橋》：風流張繼憶當年，一夜留題百世傳。橋帶人家斜倚寺，月籠沙水淡生烟。火知漁子仍村外，舟載詩僧又客邊。我愧不能同此宿，却因新韵偶聯篇。《沈石田稿》，據王迺昭鈔本。

皇甫汸《題沈周八景圖》：《楓橋》一首。橋横古渡帶平沙，楓落寒山日影斜。舟女莫言估客樂，鐘聲將夢到天涯。《皇甫司勳集》。

文元發《歸過楓橋》：輕雲駁日江村暮，西風短棹寒山路。去時柳色緑含烟，歸來楓老紅栖樹。《蘭雪齋詩選》。

文肇祉《泊楓橋用大父韵》：辭親遠别動離情，滿幅風帆帶雨行。水長關河無阻道，春深柳陌尚聞鶯。輕抛故國三千里，細數遐征第一程。此夜維舟不成寐，寒山依舊起鐘聲。《文録事詩》。

郭諫臣《晚過楓橋》：落日楓橋路，船窗暮雨昏。秋蘋擁沙觜，霜葉墜籬根。山寺炊烟起，江村宿鳥喧。臨風思往事，獨坐暗銷魂。《鯤溟先生集》。

國朝朱彝尊《楓橋夜泊》：初月開平林，繁星羅遠戍。驚禽沙上鳴，漁子夜深語。遥聞歌吹聲，暗入楓橋去。《曝書亭集》。

徐崧《楓橋獨步有感》：石橋高帶驛樓平，擾擾南征與北征。賈客帆檣連樹影，庵僧鐘鼓和經聲。天邊雲冷斜陽淡，雪後江深急水清。放曠一身何所繫？劇憐八口累閑情。

又《歲暮阻雨楓江懷友人》：乍寒乍暖客招提，一夜懷人笠澤西。窗外雲昏滋礎潤，空中陰暗壓燈低。田家薄暮牛纔放，竹院侵晨鳥亂啼。幾度相尋多不遇，

白頭烟水兩凄凄。

董靈預《楓橋夜泊》：落日一尊酒，風塵此地看。嘯歌今夜月，燈火萬家寒。珠樹何年古？楓林幾處丹？故鄉憑夢繞，峰影碧巑岏。

殷麗《丹陽賀魯縫訪予楓江不值，悵然有作》：去年江上逢君别，柳絮飛殘二月天。今日橋邊尋我去，麥秋寒泛一溪烟。餘生買藥因投市，旅泊携詩偶放船。共醉狂吟應不惜，歸來探取杖頭錢。上四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沈文慤《楓橋夜泊》二首：野宿隨寒雁，辭家第一宵。星星漁火亂，知是泊楓橋。柝響已深更，鄰舟人語歇。不忍便安眠，貪看故山月。《歸愚詩鈔》。

吴蔚光《楓橋舟夜》：暝色緑爲烟，染我東塘路。斜月浸迴波，繁星挂疏樹。燈光明欲飛，艣聲細如語。滅燭聞春鐘，清夢落何所？《素修堂集》。

李繩《楓橋夜泊》：字勉百〔三二〕，長洲舉人，有《葑田》、《剡東》諸集。又復匆匆賦遠征，烏啼霜月若爲情。寺鐘漁火楓橋泊，已是思家第一程。

吴琦《月夜石湖至楓橋》：字赤玉，杭州仁和人，諸生，有《圭齋稿》。上方山下路，一泛石湖船。秋月清如此，吾心自冷然。荻花縈客棹，漁火亂江烟。此夕楓橋泊，吟

燈中酒眠。上二首，王西莊《江浙十二家詩選》。

馬元勳《楓橋》：秋氣入凄清，江楓照眼明。寒霜侵月色，殘夢落鐘聲。水閣吴娘曲，風檣估客程。灾傷連數郡，米價幾時平？自注：橋邊有米市。

王昭嗣《楓江夜泊》字誕敷，號簣谷，長洲諸生，有《蔭茅居詩稿》：古寺江村無十里，楓葉紛紛亂紅紫。一杵霜鐘度水來，磔磔驚鴻拍波起。此夜城西抱影眠，烟波蕭瑟五湖船。何人共話孤篷下，消遣鄉愁暮雨天？上二首，吴枚庵《懷舊續集》。

陳杰《夜泊楓橋》字漢賢，長洲人，有《虹橋詩鈔》：繫纜楓江畔，蒼茫月上餘。微霜冬樹白，殘夜水村虚。禦冷圍爐火，安眠枕篋書。寒山鐘乍動，風景憶當初。吴枚庵《印須集》。

褚逢椿《楓江看山》：吴山有媚骨，非春亦如笑。想像桃李時，更復足詩料。我來正殘雪，佳景供遠眺。平陂斷岸間，時時見垂釣。畫意冷詩心，會心契微妙。蘊藉釀和平，取神不求肖。悦性理塵襟，且當事長嘯。暫得亦快然，旨言王逸少。佇久聞暮鐘，空林下斜照。

又《楓江即目》：沿堤一半是衰楊，漁網人家秋水光。禾黍田疇閑倚棹，亂山斜

日似横塘。上二首，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王元文《由石湖抵楓橋即事》：字睪曾，吴江人。此詩見《北溪旅稿》第一種《往來集》。驟雨楓橋路，西風颯沓旋。須臾霽景見，倍覺夕陽鮮。米市希高價，商人畏有年。寺鐘昏暮動，曾到幾家船？《北溪詩集》。

袁翼《楓橋夜泊》：字穀廉，寶山人，歷官江西知縣。分明記得楓橋上，十一年前聽晚鐘。熱客幾時抛褦襶？空門無地養疏慵。烏啼月落句仍在，拾得寒山僧不逢。隔岸叉魚星火閃，濕雲如霧寺門封。《邃懷堂集》。

附詩餘

陳維崧《浣溪紗・雨中由橋至齊門》：料峭春寒恰未銷，鵓鴣啼急水迢迢，半船微雨過楓橋。　薺菜緑平齊女墓，黎花雪壓伍胥潮，柳枝和恨一條條。

又《齊天樂・楓橋夜泊，用湘瑟詞〈楓溪〉原韵》：楓橋漁火星星處，鐘聲客舫仍度。微昏簾幕，乍冥帆檣，夾岸多于津樹。船娘吴語，爲醮水拕烟，脆來如許。不管人愁，棹歌杳藹掠波去。　如眉月棱半吐，想當年，曾鬥館娃嬌嫵。夜

市聽鶯，春衣撲蝶，夢到將圓頻誤。嗚珂舊路，問冶葉倡條，可能如故？撩亂心情，茶烟銷半縷。上兩闋《陳檢討集》。

右楓橋四十二首附詞二闋。

唐韋應物《游寒山寺》：「游」，一本作「宿」。心絶去來緣，迹住人間世。獨尋秋草徑，夜宿寒山寺。今日郡齋閑，思問楞嚴字。《韋蘇州集》。

張祜〔四〕：長洲苑外草蕭蕭，却憶重游歲月遥。唯有别時因不忘，暮烟疏雨過楓橋。《姑蘇志》「却憶」作「却算」，「重游」作「游程」，「因」作「今」。

宋張師中：吴門多精藍，此寺名尤古。拒城七里餘，冠蓋日旁午。斜徑通採香，遠岫對栖虎。岩扉横野橋，塔影落前浦。霜樓鳴曉鐘，夕舸軋雙艣。方丈中有人，學佛洞禪語。迹忙心已閑，道樂行彌苦。不爲喧所遷，意以靜爲主。何必深山林，峰巒繞軒户！按：「岩扉」，《姑蘇志》作「寺扉」。

程師孟：門對雲山畫不如，師今一念六年居。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内翰書。原注：今禹偁王内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

孫覿《過楓橋寺示遷老》三首：《吴郡志》「楓橋寺」下附詩，惟張繼《晚泊》一首，覿《與温老》一

首不全載題，其餘但有姓名而已，此據《宋詩鈔》補。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
烏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半夜鐘。翠木蒼藤一兩家，門依古柳抱溪斜。
古城流水參差是，不見元都舊日花。三年瘴海卧炎宵，夢隔青楓一水遥。
萬里歸來悲故物，銅駝埋没草齊腰。

朱子儋承爵《存餘堂詩話》：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世多傳誦。近讀孫仲益《過楓橋寺》詩云：「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烏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夜半鐘。」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。

按：《吴郡志》「楓橋寺」張繼詩後，接録張師中五言古一首；次爲程師孟七絶一首、五言一首；又次爲孫覿四首，前五言一首《與温老》，後即此三絶句也。《吴都文粹》不知如何誤析張師中詩爲二，以後半首爲程師孟作，而以程五言一首遞移爲孫覿作，《姑蘇志》沿其誤。并覿之五律一首、七絶中前二首，共題爲《與温老》四首。又以最後一絶遞移爲胡埕作，胡埕原詩又遞移爲張孝祥作。孝祥詩《吴郡志》本祇一首，今增入胡詩，遂有兩絶。觀《文粹》於程師孟《游楓橋》七絶之下，承上題「前人」二字，上即誤析張

師中詩之下半首，題爲程師孟。可見其訛實自鄭虎臣始，非毛、錢兩本校讎之失也。

又按：前一首「欹枕猶聞半夜鐘」「猶聞」，《姑蘇志》作「遥聞」，末一首「青楓」作「青風」，「故物」作「古物」，皆范爲長。

張孝祥：四年忽忽兩經過，古岸依然窣堵波。借我繩床銷午暑，亂蟬鳴處竹陰多。「窣堵波」，《吴都文粹》作「宰渚波」，殊誤〔五〕。唐張祜以下七首，據《吴郡志》。

俞桂《楓橋寺》：字晞郗，南宋末錢唐人。湖水相連月照天，雁聲嘹唳攪人眠。昔年曾到楓橋宿，石岸旁邊繫小船。《漁溪詩稿》。

元湯仲友：出城才七里，地僻罕曾過。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鐘鳴驚鳥宿，墻矮入漁歌。醉裏看題壁，如今張繼多。《姑蘇志》。

按：此詩，王文恪與張繼詩皆附「楓橋」下，繹其詞意，實游寒山寺而作也。

盧熊《志》：湯仲友字端夫，先名益，學詩於周弼。浪迹湖海，晚復歸吴，自號西樓。有《北游詩集》。

明高啓《賦得寒山寺送别》：楓橋西望碧山微，寺對寒江獨掩扉。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漁村寂寂孤烟近，官路蕭蕭衆葉稀。須記姑蘇城外泊，

烏啼時節送君違。《青邱詩集》。

王衡《泊舟楓橋過寒山寺》：燈含帆影亂，鐘雜市聲昏。杳杳竹深處，蕭蕭僧倚門。獨將殘雪色，遥對遠山言。又聽烏啼急，江城送客喧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唐寅《寒山寺》：《姑蘇八咏》之第六首。金閶門外楓橋路，萬家月色迷烟霧。譙閣更殘角韵悲，客船夜半鐘聲度。樹色高低混有無，山光遠近成模糊。霜華滿天人怯冷，江城欲曙聞啼烏。《六如居士集》。

王穉登《寒山寺詩》：古寺西路邊，青山滿目中。石龍從作雨，江鵲尚鳴風。市近僧難定，泉慳花不紅。燭憐門外路，塵土暗江楓。《金昌集》。

國朝𠬝丹生《同臞庵過寒山寺》：萬家寺叢裏，一徑入寒山。木葉蕭蕭静，江雲黯黯閑。殘碑苔剥落，古殿鴿飛還。羈客同游此，徘徊夕照間。

徐崧《斐仲招飲寒山，時吉生將往維揚》：渌水紅塵江上路，采菱沽酒傍寒山。盤桓且緩揚州鶴，松月松風好共閑。

釋逸慈三首：當年突兀矗寒空，郡志猶傳節度功。今日遺基何處覓？斷垣衰草夕陽中。《斷塔遺基》。杰閣巍然瞰碧虚，飛花片片惜春餘。閑庭老樹參天

出，喜趁清陰讀梵書。《龍函新緑》。　蕭索西風樹影疏，江邊古寺有栖烏，夜闌啞啞驚殘夢，誰繪霜天落月圖？《古木啼烏》。　殳丹生以下五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陸鼎《寒山寺》：寺樓直與衆山鄰，魚米東南此要津。獨惜牙郎趨利市，不聞漁火感詩人。絶無逆旅知歸客，安問寒岩舊應真。一自鐘聲響清夜，幾人同夢不同塵？《梅葉閣詩鈔》。

姚配《夜過寒山寺》二首：字協文，號雲湄，元和人，有《雪鴻軒詩鈔》。杖藜踏破蘚痕斑，古寺蕭條未掩關。落葉滿廊僧不見，空餘漁火對寒山。　流傳佳句自唐朝，詩版還隨劫火銷。只有疏鐘添客恨，瀟瀟暮雨過楓橋。吴翌鳳《懷舊又續集》。

蔣棨渭《寒山寺》字遇溪，吴縣人：曲徑松花積，雲房黛色連。一聲鐘欲午，清響落寒泉。《萬壑雲樓集》。

褚逢椿《過楓江憩寒山寺》：近市人家水繞城，無端踪迹作江行。黑雲壓屋有雪意，黄葉打窗如雨聲。古佛已荒空去劫，寒鐘未起待殘更。欲尋張繼停舟處，一片蒼山暮色横。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右寒山寺二十四首。

國朝徐崧《同山夫訪在昔》：閑行懷古迹，乍冷正初冬。門掩橋邊寺，樓空夜半鐘。盛衰知有數，喧寂覓無踪。一笑同寒拾，天台是別峰。

黄周星《寒山次答在昔》：一曲陽春未易賡，蒲團趺坐自三更。松濤入枕知風細，梅影移窗愛月明。惠遠匡廬饒酒興，己公茅屋有詩名。青山笻笠應同志，五岳何年訪向平？

王庭《過寒山贈在昔》：爲憶鐘聲尋古寺，得因遺象識寒山。楓江橋畔人如織，始信禪房盡日閑。

又：西風吹夢到林邱，薄醉吟寒信夜游。深巷犬聲人寂寂，一溪明月宿漁舟。

徐汝嶧《壬戌冬留別在昔》：龍函閣下日招呼，聯榻經旬興不孤。江月溶溶窺紙帳，松風謖謖起茶爐。多君贈我詩千首，怪汝留人酒百壺。別後踟躇游賞地，應思雪水問狂夫。

馬壽穀《前題》：勞勞薊北又江南，勝地幽人許共探。且喜傳杯哦好句，還期聯榻聽清談。龍翻高閣雲千卷，桂落寒江月一函。此夕鐘聲醒客夢，與君松下結茅庵。

莊際盛《前題》：一灣流水小橋東，盡日幽栖古寺中。自有《傳鐙》明實際，不須倚杖說虚空。杯浮竹葉搖寒月，笛弄梅花落晚風。兩載與君酬唱近，暌離能不憶支公？徐崧以下七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右贈在昔七首。

宋王安石《擬寒山拾得》二十首：牛若不穿鼻，豈肯推人磨？馬若不絡頭，隨宜而起卧。乾地終不涴，平地終不墮。擾擾受輪迴，祇緣疑這個。

我曾爲牛馬，見草豆歡喜。又曾爲女人，歡喜見男子。我若真是我，祇合長如此。若好惡不定，應知爲物使。堂堂大丈夫，莫認物爲己。

凡夫當夢時，眼見種種色。此非作故有，亦非求故獲。不知今是夢，道我能畜積。貪求復守護，嘗怕水火賊。自覺方自悟，本空無所得。死生如覺夢，此理甚明白。

風吹瓦墮屋，正打破我頭。瓦亦自破碎，豈但我血流！我終不嗔渠，此瓦不自由。衆生造衆惡，亦有一機抽。渠不知此機，故自認愆尤。此但可哀憐，勸令真正修。豈可自迷悶，與渠作寃仇！

若言夢是空，覺後應無記。若言夢非空，應有真實事。燔燒陽自招，沈溺陰自致。令汝嘗驚魘，豈知安穩睡！

人人有這個，這個没量大。坐也坐不定，走也跳不過。鋸也解不斷，錘也打不破。作馬便搭鞍，作牛便推磨。若問無眼人，這個是甚麽？便遭伊纏繞，鬼窟裏忍餓。

我讀萬卷書，識盡天下理。智者渠自知，愚者誰信爾？奇哉閑道人，跳出三句裏。獨悟自根本，不從他處起。

幸身無事時，種種妄思量。張三袴口窄，李四帽檐長。失脚落地獄，將身投鑊湯。誰知受熱惱，却不解思凉！

有一即有二，有三即有四。一二三四五，有亦何妨事。如火能燒手，要須方便智。若未解傳薪，何須學鑚燧！

昨日見張三，嫌他不守己。歸來自悔責，分別亦非理。今日見張三，分別心復起。若除此惡習，佛法無多子。

傀儡祇一機，種種没根栽。被我入棚中，昨日親看來。方知棚外人，擾擾一場

呆。終日受伊謾，更被索錢財。
李生坦蕩蕩，所見實奇哉。問渠前世事，答我燒炭來。炭成能然火，火過却成灰。灰成即是土，隨意立根栽。
衆生若有我，我何能度脱？衆生若無我，已死應不活。衆生不了此，便聽佛與奪。我無我不二，四天王獻鉢。
莫嫌張三惡，莫愛李四好。既往念即晚，未來思又早。見之亦何有，欻然如電掃。惡既是磨滅，好亦難長保。若令好與惡，可積如財寶。自始而至今，有幾許煩惱？
失志難作福，得勢易造罪。苦即念快樂，樂即生貪愛。無苦亦無樂，無明亦無昧。不屬三界中，亦非三界外。
打賊賊恐怖，看客客喜歡。亦有客是賊，切莫受伊謾。樂哉貧兒家，無事役心肝。既無賊可打，豈有客須看！
有一種貧兒，不能自營生。若不作客走，即須隨賊行。復有一種貧，常時腹彭亨。若有亦不畜，若無亦不營。

汝無名高者，以見利貪叨。汝無行實者，以取著名高。行實尚非實，利名豈堅牢。一朝投土窟，魂魄散迢迢。勇有孟施舍，能無懼而已。若人學佛法，勇亦當如此。休來講座下，莫入禪門裏。但能一切捨，管取佛歡喜。利瞋汝刀山，濁愛汝灰河。汝癡分別心，即汝淡魔羅。圓成但一性，一切法依他。遍了一切法，不如且頭陀。《臨川集》。

元張雨《擬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玄道先生》：此詩在《補遺》。有一道丈夫，船居活潑潑。視身爲浮漚，閱世同水沫。釣徒非吾友，荷鍤未爲達。作得活死人，方是死人活。

又《自覺生死忙〔六〕，因書四韵，予豈效寒山子者》：人生浪自苦，古今無一了。鷄命湯火間，喔喔猶戒曉。預憂復何益，轉使髮白早。不如�酒糟，糟邱無壽夭。《貞居先生集》二首。

按：貞居詩曠達，固道家本色，然非兼得宗門三昧，不能如此大解脱，曰「豈效寒山子」，正其效寒山子也。

又按：宋釋英《白雲集》有言詩一首《寄致祐上人》云：「始信文字妙，妙不在文字。食蜜忘中邊，無味乃真味。寒山題木葉，此心頗相似。」此僧教觀，亦於台宗門庭爲近。

國朝何焯《讀柳子〈送文暢上人序〉效寒山體》：裴楷論守一，文殊説不二。正許合儒墨，聊假釋疑滯。穢累脱去時，步武清涼界。吾書有秘寶，無俟下臨代。迴躅可勤求，覺路非此地。亦不邇聲色，亦不殖貨利。佛出還作禮，何羡靈山會。臣受孔子戒，者漢也超詣。《義門集》。

陳汝楫《效寒山子體》十四首：看看江上過三冬，方丈能將七尺容。香炷旋銷虚室白，透霜林外一聲鐘。　我是人間無事人，山林城市往來頻。闕河一色空明裏，中有梅花萬樹春。　暗裏香生不待風，枝頭消息觀中通。淺清池水黄昏月，又道巡檐是夢中。　鼓打殘更鷄已號，霜生屋瓦何寥蕭。起來自檢寒灰看，一點星紅尚未銷。　懸崖無路有風雲，天上人間自此分。也知就裏春如海，一點桃花漾水紋。　松搭荒茆竹架扉，滿山桂子拾樵歸。一輪海月從空涌，長嘯數聲烟四飛。　生來頑傲不成仙，須信威音有劫前。爛

吃猪頭按村酒，倒騎雕虎過山顛。出入常從鹿豕游，百年日月儘悠悠。石梁苔滑便休去，坐聽溪聲不斷流。得句何因更帶泥，春光到處不愁歸。禪心常似東風暖，儘逐楊花上下飛。千年古洞偶然開，桃自生花水自迴。我笑漁人歸去後，却尋舊路又重來。一削瓜根瓣四開，也應兜頂是蓮胎。藤蘿斬盡風雲絶，上有真人獨往來。貝葉莊嚴白氎繙，人間多病是醫門。藏中一字何曾説，却有虚空挂墨痕。一粒粟中藏世界，許君同禮維摩足。忽然粉碎這些兒，大千世界一粒粟。非偈非詩亦可憐，終身拍手向風前。人間鼓笛皆敲破，好譜陶家壁上絃。《賞詩閣集續編》。

彭定求《題寒山集》：此詩亦效寒山子。一卷寒山詩，恰稱幽人讀。嘐嘐天籟聲，空山洗絲竹。中有如意珠，明光徧地燭。憐憫諸有情，色味同徵逐。那堪慧眼觀，一笑發其覆。所以紫陽翁，嘉嘆好篇牘。朱子偶摘寒山詩云：「煞有好詩，人未易到此。」紛彼淫哇興，盈耳滋導欲。誰能契真原，脱足離五濁？千古南華仙，不殊轂與軸。我行置座隅，六時矢熏沐。《南畇先生詩録》。

附録

徐枋《題雍庵和尚效寒山詩》：九方皋之相馬也，若滅若没，若存若亡，得其天機，斯得真馬矣！嗟乎！彼天下俊物，便不可以形似求之，况形而上者乎？匠人胡寬營構新豐，門閭巷術如一，徙者争歸其家，至於鷄犬亦各識其處，然不可即謂之豐；優填國王思慕於佛，募神工，以牛頭旃檀刻佛象，豪髮無遺，後佛再至，象遂出迎，然不可即謂之佛：徒效之於形似也。若於道也，得其天機，如印印空。規矩縱横，其揆則一。不然轍迹可循，去之彌遠矣！竺典云：「菩薩聲聞，不能作佛語。」亦在其所得耳，豈效之而能然乎？雖然，吾聞之《詩》曰：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得之，斯效之矣！《易》曰：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」效之，斯得之矣！

又《雍庵和尚继席靈岩，詩以贈之》：原注：字僧鑒，名曉青。現在靈山豈易逢，法幢高踞碧芙蓉。喜看南岳朱陵後，更有參天第一峰。片雲無意傍琴臺，彈指聲中法苑開。狂象馴龍俱聽法，溪聲山色盡西來。支許襟期三十年，

同懷蘭雪意翛然。時聽法語霑沙界，何啻仙音落梵天。

按：確庵詩未知有無傳本，録俟齋先生題詞，如讀確庵詩也。再録三絶句，知確庵之即爲曉青也。考《松陵見聞録》：曉青字僧鑒，吴江朱氏子，祝髮郡之休休庵，參靈岩宏儲，受戒爲弟子。

右擬寒山詩三十八首，附録文一首、詩三首。

卷三志詩校記

〔一〕志詩　初稿本題後小序有异文，鄭氏勾去序文，並作眉批：「《志詩》當首列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一首，次韋應物，次張祜。」又有兩紅箋墨書云：「考宋洪文敏選《唐人萬首絶句》『江楓』作『江村』。《六一詩話》『姑蘇城外』作『姑蘇臺下』。此應補入張繼之次，低一格。」「《府志》載韋應物《宿寒山寺》詩五言，宜補入宋詩前。又唐張祜《楓橋》七言絶句，見《吴郡志》。」

〔二〕題據《吴都文粹》補　按：《吴郡志》（汲古閣本、守山閣本）卷三十三「普明禪院」下引程師孟詩，即題《游楓橋偶成》，當辨正。後孫覿三詩下所注，亦不確。

〔三〕字勉百　《江浙十二家詩選》（乾隆間刻本）卷一作「字綿百，一字勉伯」。

〔四〕張祜　按：南宋洪邁編《萬首唐人絶句》（書目文獻出版社横排本）卷三十二録作杜牧《懷吴中

馮秀才》詩，唯有异文：「却憶重游」作「却算游程」，「今」作「因」，「疏雨」作「秋雨」。北宋朱長文撰《吴郡圖經續記》卷中「普明禪院」下云：「楓橋之名遠矣，杜枚詩嘗及之。」當即指此詩。又，鄭文氏眉批：「韋詩見郡志《寺觀》門，張祜詩見郡志《津梁》門『楓橋』注，俱宜移寫《志詩》張繼詩之次。韋詩明言『寒山』，祜詩明言『楓』，一見《韋蘇州集》，一見《吴郡志》，確爲佳證。凡撰志乘，於古宜詳，况此寺原於唐人佳句而傳，得此益切於典要。徒據明季國初諸名流之題記，於寒山漫無考辨，未盡足徵也。」

〔五〕窣堵波至殊誤　鄭文氏勾去，並作眉批：「《文粹》不足據。『窣堵波』，梵語，謂塔也。見《洛陽伽藍記》。」

〔六〕自覺　按：《貞居先生詩集》（《武林往哲遺著》本）卷一作「日覺」。

附寒、拾事迹

《寒山子詩集傳》　唐朝議大夫、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、上柱國、賜緋魚袋閭邱胤撰。

詳夫寒山子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自古老見之，皆謂貧人風狂之士，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，號爲寒岩。每於兹地，時還國清寺。寺有拾得，知食堂，尋常

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内，寒山若來，即負而去。或長廊徐行，叫噪陵人，或望空獨笑。時僧遂捉罵打趁，乃駐立撫掌，呵呵大笑，良久而去。且狀如貧子，形貌枯悴。一言一氣，理合其意。沈思有得，或宣暢乎道情。凡所啓言，洞該玄默。乃樺皮爲冠，布裘破敝，木屐履地。是故至人遁迹，同類化物。或長廊唱咏，唯言：「咄哉，咄哉！三界輪迴。」或於村墅，與牧牛子而歌笑。或逆或順，自樂其性。非哲者，安可識之矣！胤頃受丹邱薄宦，臨途之日，乃縈頭痛，遂召日者醫治，轉重。乃遇一禪師名豐干，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，特此相訪。乃命救疾，師乃舒容而笑曰：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。若欲除之，應須净水。」時乃持净水上師。師乃噀之，須臾祛殄。乃謂胤曰：「台州海島嵐毒，到日必須保護。」胤乃問曰：「未審彼地當有何賢，堪爲師仰？」師曰：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，乃可見之。寒山：文殊遁迹國清。拾得：普賢狀如貧子。又似風狂，或去或來，在國清寺庫院走使，厨中著火。」言訖辭去。胤乃進途，至任台州，不忘其事。到任三日後，親往寺院，躬問禪宿，果合師言。乃令勘唐興縣，有寒山、拾得是否？時縣申稱：「當縣界西七十里，内有一岩。岩中古老，見有貧

士，頻往國清寺止宿。寺庫中有一行者，名曰拾得。」胤乃特往禮拜。到國清寺，乃問寺衆：「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？并拾得、寒山子見在何處？」時僧道翹答曰：「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，即今無人住得。每有一虎，時來此吼。寒山、拾得二人，見在厨中。」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，乃開房，唯見虎迹。乃問僧寶德、道翹：「禪師在日，有何行業？」僧曰：「豐干在日，惟攻舂米供養，夜乃唱歌自樂。」遂至厨中竈前，見二人向火大笑。胤便禮拜，二人連聲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，叫喚乃云：「豐干饒舌，饒舌！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爲？」僧徒奔集，遞相驚訝：「何故尊官禮二貧士？」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。乃令逐之，急走而去，即歸寒岩。胤乃重問僧曰：「此二人肯止此寺否？」乃令覓訪，喚歸寺安置。胤乃歸郡，遂置净衣二對、香藥等，持送供養。時二人更不返寺，使乃就岩送上。而見寒山子，乃高聲喝曰：「賊！賊！」退入岩穴，乃云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。其拾得迹沈無所。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。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并纂集成卷。胤栖心佛理，幸逢道人，乃爲贊曰：

菩薩遁迹，示同貧士。獨居寒山，自樂其志。貌悴形枯，布裘敝止。出言成章，諦實至理。凡人不測，謂風狂子。時來天台，入國清寺。徐步長廊，呵呵撫指。或走或立，喃喃獨語。所食厨中，殘飯菜滓。吟偈悲哀，僧俗咄捶。都不動摇，時人自耻。作用自在，凡愚難值。即出一言，頓祛塵累。是故國清，圖寫儀軌。永劫供養，長爲弟子。昔居寒山，時來兹地。稽首文殊，寒山之士。南無普賢，拾得定是。聊申贊嘆，願超生死。《寒山子詩集》。

《仙傳拾遺》：

寒山子者，不知其名氏。大曆中，隱居天台翠屏山。其山深邃，當暑有雪，亦名寒岩，因自號寒山子。好爲詩，每得一篇一句，輒題於樹間石上。有好事者隨而録之，凡三百餘首。多述山林幽隱之興，或譏諷時態，能警勵流俗。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，分爲三卷，行於人間。《太平廣記》。

案：《四庫提要》引此文，而下申之曰：《仙傳拾遺》云云，則寒山子又爲中唐仙人，與閭邱允事异，無從深考。

宋慧明首座《五鐙會元》：

天台山豐干禪師，因寒山問：「古鏡未磨時，如何照燭？」師曰：「冰壺無影像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更請道看。」師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甚麼？」寒山、拾得俱作禮而退。師欲游五臺，問寒山、拾得曰：「汝共我去游五臺，便是我同流。若不共我去游五臺，不是我同流。」山曰：「你去游五臺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禮文殊。」山曰：「你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人便問：「莫是文殊麼？」曰：「豈可有二文殊？」師作禮未起，忽然不見。趙州代曰：「文殊！文殊！」

天台山寒山子，因衆僧炙茄次，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。僧回首，山呈起茄串，曰：「是甚麼？」僧曰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山向傍僧曰：「你道這僧，費却我多少鹽醋！」因趙州游天台，路次相逢。山見牛迹，問州曰：「上座還識牛麼？」州曰：「不識。」山指牛迹曰：「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甚麼却作牛去？」山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呵大笑。山曰：「作甚麼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山曰：「這廝兒，宛有大人之作。」

天台山拾得子，一日掃地，寺主問：「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。汝畢竟

姓個甚麼？」拾得放下掃帚，叉手而立。主再問，拾得拈掃帚，掃地而去。寒山搥胸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得曰：「作甚麼？」山曰：「不見道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？」二人作舞，笑哭而出。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，拾得拍手曰：「聚頭作想那事如何？」維那叱之。得曰：「大德且住，無嗔即是戒，心净即出家。我性與爾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

明瞿汝稷《指月録》：

天台豐干禪師，不知何許人。居天台國清寺，翦髮齊眉，衣布裘，嘗誦唱道歌，乘虎入松門，衆僧驚畏。本寺厨中有二苦行，曰寒山子、拾得。二人執爨，終日晤語，潛聽者都不解，時謂風狂，獨與師相親。一日，寒山問：「古鏡未磨，如何照燭？」師曰：「冰壺無影象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」更請師道，師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甚麼？」寒、拾俱禮拜。師欲游五臺，問寒、拾曰：「汝共我去游五臺，便是我同流。若不共我去游五臺，不是我同流。」山曰：「爾去游五臺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禮文殊。」山曰：「爾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人便問：「莫是文殊麽？」曰：「豈可有二文殊？」師作禮未起，

忽然不見。趙州因沙彌舉此，州代干云：「文殊，文殊！」後回天台山，示滅。　師凡有人問佛理，止答「隨時」二字。　初，閭邱胤出牧丹邱，將議巾車，忽患頭痛，醫莫能愈。師造丘，以咒水噴之，立差。胤异之，乞一言。師曰：「到任記謁文殊、普賢。」曰：「此二菩薩何在？」師曰：「即國清寺寒山、拾得也。」胤後既至任，即入寺，問師所在及寒、拾踪迹。僧道翹對曰：「豐干舊院在經藏後，今闃無人矣。寒、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。」胤入師房，惟見虎迹，復問翹：「師在此作何行業？」翹曰：「惟事舂穀供僧，閑則諷咏。」乃入厨訪寒、拾，如下章叙之。

寒山子本無氏族，始豐縣西有寒、明二岩，以其於寒岩中居止得名也。容貌枯瘁，布襦零落，以樺皮爲冠，曳大木屐，時來國清寺，就拾得取衆僧殘食及菜滓食之。或廊下徐行，或望空噪駡，寺僧以杖逼逐，拊掌大笑而去。　衆僧炙茄次，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。僧回首，山呈起茄串，曰：「是甚麽？」僧曰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山向旁僧曰：「你道這僧，費却我多少鹽醬！」　趙州游天台，路次相逢。山見牛迹，問州曰：「還識牛麽？」州曰：「不識。」山指牛迹曰：「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甚麽却作牛去？」山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

呵大笑。山曰：「作甚麽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山曰：「這廝兒，宛有大人之作。」閭邱入厨，見山同拾得圍爐語笑。邱致拜，二人連聲咄叱，且笑曰：「豐干饒舌。」二人即相携出松門。閭邱又致寒岩禮謁，送衣服、藥物。二人高聲喝之曰：「賊！賊！」便縮身入岩石縫中，唯曰：「汝諸人各各努力。」其石縫忽然而合。閭邱哀慕，令僧道翹尋其遺迹，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，共三百餘首。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，謂之《對寒山子詩》，行於世。

拾得者，不言名氏，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，至赤城道側，見兒孤啼，拾歸國清，故名。後沙門靈熠攝受，令知食堂香燈。忽一日，登座與佛象對盤而餐，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，呼曰：「小果。」聲聞靈熠，怒，因罷斥，令厨内滌器。每濾食滓，以筒盛之，寒山來即與負去。一日掃地，寺主問：「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。汝畢竟姓個甚麽？」拾得放下苕帚，叉手而立。寺主再問。拈帚掃地竟去，寺主罔測。寒山捶胸云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得却問：「汝作甚麽？」山曰：「不見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」二人作舞，哭笑而去。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，拾得拍手曰：「聚頭作想那事如何？」維那叱之，拾得曰：「大德且住，無嗔即是

戒，心净即出家。我性與爾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僧厨食爲烏所啄，拾得以杖扶伽藍神，曰：「汝食不能護，何能護伽藍？」是夕，神示夢合寺僧曰：「拾得譴我。」由是著异，呼曰賢士。未幾，與寒山隱石岩而逝。道翹纂寒山詩，得偈亦附焉。

按：寒、拾行業，此篇所録皆本《傳鐙》，間采閭邱《詩集傳》。一燈所分，燈無异照。然章有并析，詞有詳略，字句亦小小不同。佛燈普遍，未敢妄節。其下陳文莊《天台憶》，凡有複緟，即從芟薙，義各有當，非有所取舍焉。

陳文莊《天台憶》：

豐干禪師，不知何許人，居天台國清寺，或云邑人豐尚書之子。形貌寢惡，被髮布裘，或時唱歌。人問之，第云：「隨我騎虎游松門。」與寒山、拾得三人相親，每邂逅，則長吟大笑，人莫測也。寒山，不言氏族，以其寒石山中居止得名。雖出言如狂，而有意趣。予登寒、明二岩，蒼老絶似雁蕩，是其出游地也。余住國清寺久，住拾得竈下，談逾夜分，晴眺松岡，雨洗昏濛，夜半不辨濤聲、雨聲、松聲、篁聲、梵聲，如是半月。寒山子入滅後，有梵僧杖錫，拾黄金鎖子骨。或問所以，對曰：「吾拾文殊菩薩舍利歸西天耳！」後人於此建塔。《無夢園集》。

按：文莊又有《台雁憶》一首，記寒、拾古迹，寒岩洞有寒山舍利塔。

《寒、拾問答》：

昔日，寒山問拾得曰：「世間謗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惡我、騙我，如何處治乎？」拾得云：「只要忍他、讓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待幾年，你且看他。」寒山云：「還有甚訣，可以躲得？」拾得云：「我曾看過彌勒菩薩訣，你且聽我念，偈云：『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。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，隨他自乾了。我也有力氣，他也無煩惱。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。若知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。人弱心不弱，人貧道不貧。一心要修行，常在道中辦。世人愛榮華，我却不待見。名利總成空，我心無足厭。堆金積如山，難買無常限。子貢他能言，周公有神算。孔明大智謀，樊噲救主難。韓信功勞大，臨死只一劍。古今多少人，那個活幾千？這個逞英雄，那個做好漢。看看兩鬢白，年年容顏變。日月穿梭織，光陰如射箭。不久病來侵，低頭暗嗟嘆。自想年少時，不把修行辦。得病想回頭，閻王無轉限。三寸氣斷了，拿只那個辦？也不論是非，也不把家

辦。也不争人我，也不做好漢。駡著也不言，問著如啞漢。打著也不理，推著渾身轉。也不怕人笑，也不做臉面。兒女哭啼啼，再也不得見。好個争名利，須把荒郊伴。他看世上人，都是精扯淡。勸君即回頭，争他修行幹。做個大丈夫，一刀截兩斷。跳出紅火坑，做個清涼漢。悟得長生理，日月爲鄰伴。』」此篇陸文節公録示，不知所從出。雖釋子語難以我法論，亦不似唐以前緇流筆墨。重在文節遺言，姑録之。

潘耒《寒岩》詩：嘯天獅子最嶙峋，開口平吞摸象人。雄拔萬山皆奪氣，孤高大士合藏身。石膚剥盡存真骨，雲頂單栖絶四鄰。會得寒山詩外句，無邊烟景鎮長新。《遂初堂集·台蕩游草》。

沈文愨《寒岩》詩：突兀萬仞岡，一獅踞其頂。猙獰欲搏人，象犀勢俱屏。旁有石象、石犀。寒山昔晏坐，三年等俄頃。至今蟠膝處，石上留餘影。虹梁跨彎環，下視氣深迥。横飛瀑如練，倒挂藤疑綆。晴空蓄風雷，白晝幻昏冥。人生塵土胸，到此庶一醒。野猿時嘯群，孤鶴忽聞警。試讀寒山詩，清言發深省。原注：朱夫子謂：「寒山詩，有唐人道不到處。」《歸愚集·台山游草》

按：稼堂、確士兩先生詩，皆爲天台而作，事在祖庭，故不録《志詩》篇。

附《寒山子詩集》解題及諸家書牘、詩話、序、跋、考證

宋朱子《與南老帖》原本草書，下陸《帖》同。提行悉依原刻〔一〕。

五月十三日，熹悚息啓上。久不聞動静，使至，特辱惠書，獲審此日住山安隱爲慰。天台之勝，夙所願游。往歲僅得一過山下，而以方有公事，不能登覽，每以爲恨。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，想見行住坐卧，不離水聲山色之中，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。新詩見寄，篤摯超精，又非往時所見之比。但稱説之過，不敢當耳！二刻亦佳作也，但攙行奪市〔二〕，恐不免失故步耳！《寒山子詩》彼中有好本否？如未有，能爲讎校刊刻，令字畫稍大，便於觀覽，亦佳也。寄惠黄精、笋乾、紫菜多品，尤荷厚意。偶得安樂茶，分去廿瓶，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册，漫附回。便幸視至，相望千里，無由會面，臨書馳情，千萬自愛，不宣。熹悚息啓上國清南公禪師方丈。

熹再啓。清泉各安佳。兒輩時聞黄婿歸三山已久，時得書也。《出師表》未暇寫，俟寫得，轉寄去未晚也。《寒山詩》刻成，幸早見寄。有便足時，至臨安趙

節推飈，托其尋便，必無不達，渠黄岩人也。熹再啓。

陸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：

「有人兮山徑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此寒山子所作楚詞也，今亦在集中。妄人竄改附益，至不可讀。放翁書。寄天封明公。或以刻之山中也。

王深寧《困學紀聞》：

寒山子詩，如施家兩兒，事出《列子》。羊公鶴，事出《世説》。如子卜商〔三〕，「子」下疑脱「張」字。如侏儒方朔，涉獵廣博，非但釋子語也。對偶之工者，青蠅、白鶴，黄籍、白丁，青蚨、黄絹，翁注：據本書，「絹」當作「卷」。黄口、白頭，七札、五行，録熊席、青鳳裘。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徑，曰：「有人兮山陘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

餘姚翁元圻注：何云此引何屺瞻校語：酒壚猛狗，出《韓非子》。枕流，事出《世説》。如一道一德、言有枝葉、雲梯棘刺、亡羊補牢之類，尤多。又云：六極、九維，東岱、北邙，衛氏兒、鐘家女，三端、六藝，黄腸、白骨，獮猴心、

獅子吼，待鶴、乘魚，亦工。　又云：楚辭則爲人竄爲五言。第七句云「衆喔咿嘶蹇」，可爲失笑也。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，屬爲正之。又云：「苔滑非關雨，松鳴不假風。」真佳句也。　元圻案：《唐書·藝文志》：《寒山子詩》七卷。寒山子，隱唐興縣寒山岩，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。　《列子·説符》篇：魯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學，其一好兵。好學者以術干齊侯，爲公子之傅。好兵者以法干楚王，以爲軍正。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，所業亦同，而窘於貧，羡施氏之有，因從請進趣之方，二子以實告。孟氏之一子，以術干秦王，秦王曰：「當今諸侯力争，所務兵食而已。若用仁義治吾國，是滅亡之道也。」遂宫而放之。其一子，以法干衛侯，衛侯曰：「吾弱國也，而攝乎大國之間。大國吾事之，小國吾撫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賴兵權，滅亡可待矣！若全而歸之，適於他國，爲吾之患不輕矣！」遂刖之，而還諸魯。　《世説·排調》類：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，稱之于庾公，遂名之爲羊公鶴。昔羊叔子有鶴善舞，客試驅來，氃氋而不肯舞，故稱比之。　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侏儒長三尺，奉一囊粟。臣朔長九尺，亦奉一囊粟。侏儒飽欲死，臣朔

飢欲死。　《三國志・吴・虞翻傳》注：《虞翻别傳》曰：翻放逐南方〔四〕，自恨犯上獲罪，當長没海隅，生無可與語，死以青蠅爲弔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　《太平御覽》九百十六《陶侃别傳》曰：侃丁母憂在墓下〔五〕，忽有二客來吊，不哭而退，儀形鮮异，知非常人。遣看之，但見雙鶴飛而冲天。　《通鑒・齊紀》：高帝建元二年，宋自孝建以來，政綱弛紊，簿籍訛謬。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，曰：「黄籍，民之大紀，國之治端。自頃巧僞日甚，何以厘乎〔六〕？」注：杜佑曰：「黄籍者，户口版籍也。」　《漢書・鄒陽傳》注曰：「白徒，言素非軍旅之人，若今言白丁矣！」　《搜神記》：青蚨，蟲如蟬。殺其母子，塗八十一錢，凡布〔七〕，或用子，先用母，皆飛歸，循環無已。故《淮南子》名錢曰「青蚨」。　《會稽典録》：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〔八〕，字子禮，甫弱冠而异才。尚使作《曹娥碑》，操筆而成，無所點定。其後蔡邕題八字，曰：「黄絹幼婦，外孫齏臼。」　《淮南子》：古之伐國，不殺黄口，不獲二毛。　《史記・鄒陽傳》：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　《左傳》：晋、楚遇于鄢陵。　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，穿七札焉〔九〕。　《後漢

書·應奉傳》：奉讀書，五行并下。《西京雜記》：趙飛燕女弟，居昭陽殿中，設玉几、玉床、白象牙簟、緑熊席。《拾遺記》：周昭王時，塗修國獻青鳳、丹雀，各一雌一雄。昭王綴鳳毛爲裘。《晏子》：人有酤酒者，酒酸不售。問之里人其故？里人云：「公之猛狗，人挈器而入，且酤公酒，狗迎而噬之。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」《韓非子》記管仲對齊桓公語，與《晏子》同。《世説》：孫子荆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。」《戰國策》：公輸般爲楚設機，將以攻宋。墨子曰：「聞公爲雲梯，將以攻宋，宋亦何罪之有？」《列子》：紀昌謀殺飛衛，二人交射于路。飛衛之矢先窮，紀昌遺一矢。既發，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，而無差焉！《韓非子》：燕王徵巧術人，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。母猴成，巧人曰：「人主欲觀之，必半歲不入宫，不飲酒食肉，雨霽日出，視之晏陰之間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。」《戰國策》：見兔而顧犬，未爲遲也。亡羊而補牢，未爲晚也。《語林》：衛洗馬穎識通達，論者以爲王胄子平子、武子之右〔一〇〕。世人爲之語曰：「諸王三子，不如衛家一兒。」劉向《列女傳》：齊鐘離春者，齊無

鹽邑之女，其爲人極醜，行嫁不售。《韓詩外傳》：君子宜避三端：文士筆端、武士鋒端、辯士舌端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賜「黄腸題湊各一具」。注：「蘇林曰：以柏木黄心，致累棺外，故曰黄腸。木頭皆向内，故曰題湊。」《後漢書·郅惲傳》：昔文王不忍露白骨，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。宋知覺禪師《宗鏡録》三引《大涅槃經》曰：云何現喻？如經中説，衆生心性，有如獼猴。獼猴之性，捨一取一。衆生心性，亦復如是。取著色聲香味，觸法無暫住時，是名現喻。可驗即今衆生之心，如猿猴之處高樹，上下不停。《楞嚴經》：富樓那云：「世尊知我有大辨才，以音聲輪教我，發揚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，因獅子吼成阿羅漢。」《太平御覽》九百十六《列仙傳》曰：王子喬見桓長曰：「待我緱氏山頭。」至期，果乘白鶴至山顛，望之不可到。陶宏景《本草》曰：鯉最爲魚中之王，形既可愛，又能神變，乃至飛越山湖，所以琴高乘之。宋許彦周《詩話》載寒山子楚辭，首句作「若有人兮坐山楹」，第五句「心」字作「獨」字。謂：「雖屈、宋復生，不能過也。」

《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》：

豐干禪師，唐正觀初居天台國清寺，翦髮齊眉，衣布裘。人或問佛理，止答「隨時」二字。常唱道，乘虎出入，衆僧驚畏，無誰語。有寒山子、拾得者，亦不知其氏族，時謂風狂子，獨與師相親。寒，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岩，以是得名。拾，因師至赤城，道側聞兒啼聲，問之，云孤弃於此，乃名拾得。携至寺，付庫院，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。忽登座，與佛象對盤而餐，復於聖僧前呼曰：「小果。」熠告尊宿等，易令厨内滌器。常日齋畢，澄濾殘食菜滓，以筒盛之，寒來即負之而去。寒容貌枯悴，布襦零落，以樺皮爲冠，曳大木屐。時至寺，或廊下徐行，或厨内執爨。或混處童牧，或時叫噪，望空漫駡。或云：「咄哉，咄哉！三界輪迴。」僧以杖逼逐，即撫掌大笑。一日問師：「古鏡不磨，如何照燭？」曰：「冰壺無影象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」更請師道。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什麼？」寒、拾俱作禮。師謂寒曰：「汝與我游五臺，即我同流。若不與我去，非我同流。」曰：「我不去。」師曰：「汝不是我同流。」寒問：「汝去五臺作什麼？」曰：「我去禮文殊。」曰：「汝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翁，

問：「莫是文殊否？」曰：「豈有二文殊？」及作禮，忽不見。後回天台而化。寒因衆僧炙茄，以茄串打僧背一下。僧回首。寒持串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寒示傍僧曰：「你道這個師僧，費却多少鹽醬。」趙州到天台，行見牛迹，寒曰：「上座還識牛麼？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什麼作牛去？」寒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呵大笑。寒曰：「笑作什麼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寒曰：「這小厮兒，却有大人之作。」潙山來寺受戒，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。潙無對，寒曰：「自從靈山一别，迄至於今，還相記麼？」潙亦無對。拾拈拄杖曰：「老兄喚這個作甚麼？」潙又無對。寒曰：「休，休！不用問他。自從别後已三生，作國王來，總忘却也。」拾掃地，寺主問：「姓個什麼？住在何處？」拾置帚，叉手而立。主罔測。寒搥胸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問：「汝作什麼？」寒曰：「豈不見道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」因作舞，笑哭而出。又於莊舍牧牛歌咏，叫天曰：「我有一珠，埋在陰中，無人别者。」衆僧説戒，拾驅牛至，倚門撫掌，微笑曰：「悠悠哉！聚頭作相這個如何？」僧怒呵云：「下人風狂，破我説戒。」拾笑曰：「無瞋即是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汝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驅

牛出，乃呼前世僧名，牛即應聲而過。復曰：「前生不持戒，人面而畜心。汝今招此咎，怨恨於何人！佛力雖然大，汝辜於佛恩。」護伽藍神，僧厨下食每每爲烏所耗，拾杖抶之，曰：「汝食不能護，安能護伽藍乎？」神附夢於合寺僧曰：「拾得打我。」詰旦說夢，一一無差。視神像，果有所損，驚异。牒申郡縣，郡謂賢士遁迹，菩薩應身，號拾得賢士。初，閭邱胤將牧丹邱，頭疾，醫莫能愈。遇禪師，名豐干，言自天台來謁，使君告之病。師曰：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。若欲除之，應須净水。」索器，咒水噀之，立愈。閭邱异之，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。師曰：「記謁文殊、普賢。此二菩薩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。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、拾得是也。」閭邱到任三日，至國清，問：「此寺有豐干禪師否？寒山、拾得復是何人？」僧道翹對曰：「豐干舊址在經藏後，今闃無人矣！寒山、拾得尚處僧厨。」閭邱入師房，止見虎迹，復問：「在此作何行業？」翹曰：「唯事負舂供僧，閑則諷咏。」入厨尋訪寒、拾，見於竈前，向火拊掌大笑。閭邱致拜，二人連聲呵叱，執手復大笑曰：「豐干饒舌，饒舌！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爲？」相携出松門，自此不復入寺。閭邱歸郡，送净衣、香藥到岩。寒高聲喝曰：

「賊！賊！」遂入岩石縫中，且曰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石縫忽合。後有僧采薪南峰，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儀，持錫入岩，挑鏁子骨，曰：「取拾得舍利。」乃知入滅於此，因號岩爲「拾得」。閭邱俾道翹尋訪遺迹，於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。拾亦有詩數十首，題行壁間云。按：舊《序》，二人呵叱，自執手大笑，閭邱歸郡，遣送衣藥，與夫挑鏁子骨等語。乃知寒山不執閭邱手，閭邱未嘗至寒岩，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，今《傳鐙》所録誤矣！因筆及此，以俟百世君子。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，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。

釋可明跋：

大士垂迹，不泄密因。語言三昧，發於淵才雅思。大圭不琢，豈追琢者可同日而語？或直道其事，使賢鄙同笑。粗言軟語，咸彰至理。悦耳目，適口體，此其深試。疑「識」之訛。究己躬，明心性，此其格言。緩細披尋，大有好笑，板行其可闕乎？東皋苾芻無隱得舊本，感慨重刊，俾爲讎校，因題其後，一覽知妙。且由此而入，較世里尤當寶玩。時屠維赤奮若陬月上浣，華山除饉男可明敬跋。

宋大字本附詩一首：此篇，慧身但刊以補東皋本之缺，非其所作也。題曰「聖制古文」，疑爲時王之製，亦未敢臆定。

若人何鄉姓氏，隋季□□□杰士。屠龍技癢無所施，東守西征徒萬里。天厭荒淫殺獺君，大地山河移姓李。滿眼清賢登廟堂，書生分合山林死。朅來寒山三十年，不堪回首紅塵市。遨戲千岩萬水間，駕言足躡龜毛履。不飢不采山中薇，渴來只飲山中水。風瓢戛擊惱幽懷，移家屢入深雲裏。貧衣繿縷足風霜，不礙寒潭瑩無滓。時訪豐干看拾公，膜外形骸忘爾汝。擾擾人寰蟻慕羶，哂然一笑寒生齒。擬將大筏渡迷津，咳唾烟雲生筆底。銀鈎灑洒落岩阿，至今護守煩山鬼。世無相馬九方皋，但從肥瘦求形似。詩成衆口浪雌黄，往往視之爲下俚。近來一二具眼人，頗憐名字遺青史。雲衮霞纓妙語言，謂與騷章無异旨。廖廖千載無人知，偶逢知者惟知此。知與不知於我乎何知？此其所以得爲寒山子。

曩閲東皋寺《寒山集》缺此一篇，適獲聖制古文，命工刊梓，以全其璧。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。一記、一跋、一詩，據日本仿宋刻《寒山子詩集》録出。

元徐一夔《重刊〈中峰和尚廣録〉序》：

大德延祐之間，中峰本公居天目山，有《擬寒山詩》。《廣録》鏤板于杭州之南山大普慶寺。板毁，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，謀於智曷、慧澤二師重刊，逾年而功完。按：本公全書爲《天目中峰和尚廣録》。《擬寒山詩》，其中之一種也。徐大章《始豐稿》。

白珽《湛淵静語》：按：白珽字廷玉，元錢唐人。

吕洞賓、寒山子，皆唐之士人。嘗應舉不利，不群於俗，蓋楚狂、沮溺之流，觀其所存詩文可知。如寒山子詩，其一云：「有人兮山陘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前輩以爲無异離騷語。今行於世者，多混僞作，以諧俗爾。

明瞿汝稷《寒山詩序》：

嚴道行刻《寒山詩》，命那羅延窟學人序之。那羅延窟學人曰：「寒山氏日與群有酬酢於無盡哉！」曰：「以其言之，得復謵於世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夫栖遲於寒岩，蹢躅於國清，此寒山之可見者也。小言大言，若諷若道。瀏乎若傾雲竇之冷泉，足以清五熱之沈濁；皦乎若十日之出榑桑，足以破昏衢之重幽。此寒山

之可聞者也。之二者，於寒山妙莊嚴海之一漚也。有能循夫可見，而見不可見；循夫可聞，而聞不可聞。則知寒山昔未嘗示迹於始豐，今未嘗謝迹於人間也。吾默而息，泊乎以同寂；吾蕩而趨，奚適而不與？吾俱一身蹠乎石山而無介，多身起於刹塵而非出。充吾之目，塞吾之耳，皆寒山也。而衆生各鐍其見而不見，各鐍其聞而不聞，顛冥於三苦，回環於永劫。於是寒山哀之，釋珍御，襲弊垢，運漚和慈，勤惓告試，掊衆生之鐍，使之見，使之聞，以息其崩奔，俾休於常寂。而衆生卒不能盡見盡聞也，可不大哀耶？夫既以宗於不可見，而帝於不可聞，又何欲掊衆生之鐍使之見使之聞，而哀衆生之不盡見盡聞耶？不可見矣！又何見？不可聞矣！又何聞？見於見，不見於不見；聞於聞，不聞於不聞。故聞鐍於聲，見鐍於色，衆生之所以衆生也。見於不見，聞於不聞，故不運吾目，而殫見沙界無盡也；不闢吾聰，而殫聞沙界無盡也。此所以躡寒山而游於無盡也。欲聞於不聞，必以聞而旋其聞；欲見於不見，必以見而旋其見。此寒山之所以不能不言，而道行不能不以剞劂利生也。審於是，即以其言之，得復謵於世，而謂寒山日與群有酬酢於無盡，可也。」《瞿冏聊集》。

徐𤊹《寒山子詩跋》：按：𤊹字惟起，號興公，明季閩人，藏書極富。

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，見案頭有《寒山子詩》一帙，上人不知愛重，鼠齧其腦，漸至於中。余曰：「寒山子詩，詩中即偈，師其知寒山之禪機乎？」上人茫然不答。余遂丐歸，上人視之如棄敝屣也。山窗無事，手自黏補，重加裝潢，第鼠齧處，闊深傷字，爲可恨也。載觀卷首朱晦翁、陸放翁二札，則明老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！識者能不呵呵大笑邪？己亥閏四月徐惟起跋。《紅雨樓題跋》。

國朝《欽定四庫全書提要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二卷附《豐干拾得詩》一卷。浙江巡撫采進本。案：寒山子，貞觀中天台唐興縣僧，居於寒岩，時還往國清寺。豐干、拾得則皆國清寺僧也。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遇三僧事，踪迹甚怪，蓋莫得而考證也。其詩，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，得三百餘首。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，並纂集成卷。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。允自爲之序。宋時又名《三隱集》，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《記》中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載《寒山

詩》入釋家類，作七卷。今本并爲一卷，以拾得、豐干詩別爲一卷附之，則明新安吴明春所校刻也。王士禎《居易録》云：「寒山詩，詩家每稱其『鸜鵒花間弄，琵琶月下彈。長歌三月響，短舞萬人看』，謂其有唐調。原案：此明江盈科《雪濤評語》，士禎引之。寒山子即唐人，盈科以爲有唐調，蓋偶未考其時代。謹附訂於此。其詩有工語，有率語，有莊語，有諧語，至云『不煩鄭氏箋，豈待毛公解』，又似儒生語。大抵佛語、菩薩語也。」今觀所作，皆信手拈弄，全作禪門偈語，不可復以詩格繩之，而機趣横溢，多足以資勸戒。且專集傳自唐時，行世已久，今仍著之於録，以備釋氏文字之一種焉。別集類。

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一卷，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。寒山子、豐干、拾得皆貞觀中台州僧，世頗傳其异迹。是集乃台州刺史閭邱允令寺僧道翹所搜輯，寒山子詩最多，拾得次之，豐干存詩二首而已。其詩多類偈頌，而時有名理。邵子《擊壤集》一派，此其濫觴也。別集類。

《欽定天禄琳琅續編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一函一册。唐釋寒山子撰。寒山子，天台廣興縣僧，居寒岩，時還往國清寺。書一卷，計詩三百十三首，前有閭邱允序，附豐干詩二首，拾得詩五十六首，皆國清寺僧，亦有閭邱允録，宋時所稱《三隱集》也。是書，明新安吴明春有刻本。是本宋諱闕筆，雕手古雅，汲古閣所藏。

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：

《寒山拾得詩》一卷。豐干語閭邱允「寒山、拾得，文殊、普賢」，真爲饒舌矣！允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文句成卷，而爲之序贊，附著《拾得録》於詩之前。惜乎傳世絶少，此從宋刻摹寫，考南北《藏》俱未收。余謂應同龐居士并添入《三藏目録》中，庶不至泯滅無傳耳！

黄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：

《寒山拾得詩》一卷，載諸《讀書敏求記》，此從宋刻摹寫。余向收一精鈔本，似與遵王藏本相類，當亦宋刻摹寫者也，惜首尾略有殘闕耳。後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，楮墨古雅，甚爲可愛。細視之，乃係外洋板刻，惜通體覆背，俱用字紙，殊不耐觀。頃命工重裝，知有失去半葉者共四處，以洋紙補之。復取向所

收者，核其文理，始信二本互异。詩之次序有先後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洋板所獨。此拾得詩《雲林最幽栖》一首，内「日斜挂影低」句，精鈔本「日」字下俱缺，此外皆不可考矣！故兹所失四半葉，無從補全。而二本板心，彼題「寒山子詩」，此題「三隱」，後又云□詩本不相類也〔一一〕。惜遵王所記，但云「傳世絶少」，豈知宋刻摹寫之外，尚有他刻流傳於世耶？此刻似係洋板，然寒山詩後有一條云「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□鋪印行」，則又不知此刻之果爲何地本矣！俟與藏書家驗之。嘉慶丁卯春三月二十有五日，復翁黄丕烈識。

陸心源《儀顧堂題跋》：

《寒山詩》□卷，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。光緒五年，以番板五枚，得此書於吴市，蓋何當作「胡」心耘博士舊藏也。端陽前五日，以舊藏廣州刊本及《全唐詩》校一過。《全唐詩》即從此本出。卷末「怡然居憩地日」以下缺，亦同廣州本，序次既异，字句亦多不同。拾得詩缺「人生浮世中」、「平生何所憂」、「故林又斬新」、「一入雙□不計春」凡四首。寒山詩缺「沙門不持戒」、「可貴一名山」、「我見多□漢」、「昔年曾到大海游」、「夕陽赫西山」凡五首。非善本也。

程德全《寒山子詩集跋》：

庚戌夏孟，予移撫三吴。政事餘暇，稍稍歷覽古迹，以存守土之責。時方有重建楓橋寒山寺之議，甚盛舉也。未幾，趙大令夢泰以羅兩峰繪寒山、拾得象來視，鄭中翰文焯亦以舊繪寒山象爲貺，最後復得《寒山子詩集》於俞階青太史。千數百年流風逸采，萃集一時，不禁爲之歡忻贊嘆。釋氏所謂因緣者，殆類此歟？寒山子生有唐之世，值海内初平，瘡痍未復。青宫貽失德之漸，黔首苦征戍之勞。雖以房、杜諸賢，曾不能致國家於無敝。傳未數紀，遂螗沸雲擾，天下亂作。故寒山子凜霜冰之履，抱杞人之憂，托迹方外，佯狂傲世，自放於山顛水涯間。一以詼諧謾駡之辭，寓其牢愁悲憤之慨，發爲詩歌，不名一格，莫可端倪。其瑰博也，若商彝夏鼎，沈霾千載，一經暴露，光怪陸離，不敢逼視。其清雋也，若味明水太羹，若嚼梅花、飲冰雪，凉冽澈人肺腑。其幽靚也，若方春之花，磊落而遒峭；若秋岩木落，山骨巉然。其音節之高簡也，若聆蕢桴土鼓，絃管箏琶，頓絶凡響。其説理之平實也，若老農老圃，坐話桑麻間事。其意境之窵遠而泬廖也，若朝游丹岳，莫栖蒼梧，咳唾九天，珠玉皆落。其滑稽也，若東方曼倩。其譎變

也，若莊周，若列禦寇。要其惟一之指歸，則欲使一世之人人蠲嗜欲、明慧業，不爲塵世纆網所牽縛，乃能卓然有所成就。用心良苦，造意深微，彼賈島之逃禪，祕演之厭世，非其比也。予少歷險阻，中經患難，觀釋氏脱形累、達死生之旨，契然有合。深慨夫世道夷陵，風會日變，雖學士大夫往往汩没心靈，馳騖榮利，蕩然而不知所返，極其弊害，遂隱中於國家。每思一大智慧人，雷音海潮，喚醒一世，乃久之不可必得。今得寒山子之粲花妙舌，苦口婆心，揆以今日社會趨向，未始非對證良藥。故屬之僚掾，付諸剞劂，將以接迷津之寶筏，然暗室之明燈。世之學人，若僅沾沾於禪悦字句中，則又相即遠矣！昔六祖智能信口説「菩提明鏡」一偈〔一二〕，立證大乘，了無剩義。朱子宿金山寺，五更聞鐘聲，心中便把握不住。若寒山子詩，菩提妙偈耶？金山晨鐘耶？願與海内具慧根人共參之。詩凡一卷，都三百八首，附拾得詩四十八首、豐干詩二首。浙鄞吴宗元氏精校本，舊爲曲園先生藏。刻既竣，疏其大恉如此。宣統庚戌十月，雲陽程德全跋於蘇州節署之思賢堂。

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，宋槧本，姫路河合元昇藏。卷首題「寒山詩集」，下記「豐干、拾得詩附」。每半板八行，行十四字，界長六寸七分，幅四寸九分，左右雙邊。胤、貞、玄等字欠末筆，字畫端楷，宋槧之佳者。首有觀音比丘無我慧身《記》一篇，閭邱胤《序》并《贊》，又有朱晦庵《與南老帖》、陸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，皆從真迹摹入。末有淳熙十六年沙門志南《記》及可明《跋》。卷首有「慶福院」及「無範」印。

島田翰刻宋本《寒山詩集序》：節録。

寒山没千有二百餘年，遺集寥寥希傳，雖以南北釋藏之博，猶未采輯之，而高麗藏亦未收，其見於《讀書敏求記》者，殆幾乎斷種。清《四庫總目》所著録，則不過明新安吴明春刻本，而黄蕘圃所獲精鈔本及外洋刻本者，亦今不知其已歸於何人之手。雖元有高麗刻本，明有閩刻，而近時亦有金陵刻本，實多訛誤，而宋本竟無一存者。蓋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，清淡沖朕，唐人所不好，而宋、元兩代又視之蔑如，不肯數動棗梓，何怪乎其日就湮滅也。則及今爲之表章，亦吾儕之責也。顧僧詩之流傳於今者，唐有皎然、齊己，宋有九僧、劍南希晝、金華保暹、南

越文兆、天台行肇、沃州簡長、青城惟鳳、江東宇昭、峨眉懷古、淮南惠崇九人。契嵩、道顯、道潛、惠洪、居簡、無文，而其《吴興晝上人集》、《白蓮集》、《九僧詩》、《鐔津文集》、《雪竇祖英集》、《參寥子集》、《石門文字禪》、《北磵集》、《無文印》諸集，今皆存宋元本與舊刊覆宋本。而寒山之詩，機趣横溢，韵度自高，在皎然上、道顯下，是木鐸者所潛心，其失傳爲尤可嘆。書爲姬路河合元昇暢春堂舊收，刻拓精妙，字大如錢，紙質緊薄，光潤似玉，墨色奕奕，撲人眉宇，足與秘府《王文成集》、《誠齋集》相頡頏。胤、恒、貞、殷、朗，避宋諱，闕末筆。左右雙邊，半番，界長六寸八分五厘，幅四寸五分，八行十四字，魚尾上方記字數，大名則并二行大書，下分書「豐干、拾得詩附」六字。蓋宋氏南渡以降，卷尾記字之體壞亂無存，於是有算一番所有大小字數，楷文記之於縫心者，如大幾字、小幾字即是也。至宋季，多易楷以行草，而其字數則視猶弁髦。故宋、元陋板，其所記字數多不相符者，此古今之升降也。首有寒山序詩六行，行十二字，末云：「曩閲東皋寺《寒山集》缺此一篇，適獲聖制古文，命工刊梓，以全其璧。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。」次閭邱胤《序》，九行，行十五字。次晦翁《與南老帖》，次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，并從真迹刻入。

卷尾有淳熙己酉沙門志南《三隱集記》，又有紹定己丑可明《跋》，捺「慶福院」、「無範」、「植村書屋」、「霞亭珍藏」、「暢春堂圖書記」五印。寒山詩云：「五言五百篇，七字七十九，三字二十一，都來六百首，一例書岩石。」今檢是本，寒山詩三百四首，而次之以豐干詩二首及拾得詩四十八首，不符於六百之數。然閱閭邱胤《序》，其屬道翹所撰次者，已不過三百餘首，云：「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并纂集成卷。」蓋其書竹木石壁，故多遺佚歟？抑三僧踪迹極怪，莫得而考證也。其詩，《唐書·藝文志》七卷，徐靈府所序本則分爲三卷，又別稱《三隱集》，見於志南《記》。宋時國清南老一刻於淳熙己酉。南老即與朱子友善，晦翁《文集》中引其「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二句，以爲清麗有餘，絶無蔬笋氣者。朱子使之稍大於字畫，便於觀覽。然其所刻，竄改易置最多。東皋無隱再刻於紹定己丑。而是篇則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所補刻，又在東皋寺本之後。又有寶祐乙卯行果就江東漕司本所重鐫者，至兹始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又以拾得加於豐干上。元時有高麗覆宋本，蓋據宋東皋寺本所改行上梓，卷尾題云：「嘉議大夫、

耽羅軍民萬户府達魯花赤、高麗匡靖大夫、都僉議評理、上護軍朴景亮刊行。」紙質黄紉，宛似元本。而據其裝成梵夾，又似麗藏。嘗抵川越，見喜多院高麗藏，卷尾結銜，正與此相符，而彼别有「皇慶三年二月日」一行，然遍檢全帙，不收此集，乃知其非出於麗藏。蓋當時景亮爲之鋟梓，而未及編入者矣！明則有吴明春刻本，清《四庫總目》載之，未見。又有閩建陽書坊慎獨齋刻本，即繫於正德丙子刻本，次序與寶祐本同，而版貌緊縮，字字欹仄，若使其無「正德」木記，妄人則必以爲元刻矣！近時又有金陵刻本，次序與建本同，黄蕘圃所獲，則寒山詩後有「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□鋪印行」一條，云：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洋版所獨。」洋板豈出於寶祐本乎？又有正中、元和、寬永、正保、延亨數次雕本。依是乃知今之所傳，實原於淳熙、寶祐二本，而二書次序，全不相同也。然據宋樊汝霖《唐文藝補》引《城中蛾眉女》一首在前，《鸚鵡宅西國》一首、《去年春鳥鳴》一首、《丹邱迥聳與雲齊》一首、《千年石上古人踪》一首，次第排列，而正與是本符，是邱胤之原第即如此。蓋輇材小生，謏聞目學，改其文從字順，妄謂可以幾訂訛奪，而曾不知其改者却誤。古籍之點校，雖聞人動筆，亦有臆改；

一經妄手，其訛謬滋甚。予故曰：「鈔本必卷子，必隋、唐。刻本必宋本，必監本。上下千載，舍是無善本焉！」獨怪狩谷掖齋著《掖翁過言》，乃以是書爲高麗覆宋本，豈非因其紙墨黄紉類高麗繭紙而誤乎？明治三十八年太歲乙巳夏四月，島田翰序。

按：《寒山子詩》，世所行皆一卷，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，或分爲三卷。惟徐靈府序者七卷，今不傳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録亦七卷，宋《崇文總目》同。朱彝尊校云：「『唐志』作釋智昇《對寒山子詩》。」今考瞿氏《指月録》載寒山詩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，謂之《對寒山子詩》，行於世。《傳鐙》曹山第一代爲本寂禪師，不言名智昇，未知其爲一鐙否也？寂公注，南北《藏》不收，亦久佚，世莫能見。謂之「對」者，當是以詩爲問，而設詞以答之。禪機活潑，箭鋒相契，正如向子期之注《莊》、張處度之注《列》，但以微言剖析名理，不必如詁經之隨文箋釋也。壬子小春，六十四叟緣裻附記。

卷三附二校記

〔一〕提行悉依原刻　鄭氏眉批：「凡刻書與摹帖不同。朱文公《與南老書》，凡帖中原擡寫處，并不當依式擡行，即直連書之可也。今特爲之標識鈎乙，以昭一律。」旁有葉昌熾批注：「行住提行。」刻本同初稿本，依帖提行。今改連書。

〔二〕奪市　初稿本有葉昌熾夾注：「市，疑爲『字』之駁文。」

〔三〕如子卜商　《翁注〈困學紀聞〉》（《四部備要》本）卷十八《評詩》「子」下有「張」字。

〔四〕逐　《三國志》（中華書局《二十四史》校點本）卷五十七本傳作「弃」。

〔五〕憂　《太平御覽》（中華書局據上海涵芬樓印宋本複制重印本）作「艱」。

〔六〕乎　《資治通鑒》（北京古籍出版社校點本）卷一三五《齊紀》作「革」。

〔七〕凡布　《搜神記》（中華書局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》校注本）卷十三作「每市物」。注引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事類賦注》作「用錢去貨」。則「布」或是「市」之駁文。

〔八〕淳　初稿本原作「淳」。葉昌熾改作「淳」，并眉批：「淳，缺筆避廟諱。」刻本依改。今復正。

〔九〕穿　《左傳》（中華書局影印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）「成公十五年」作「徹」。

〔一〇〕王胄　《四部備要》本作「王眉」。

〔一一〕此題三隱後又云□詩本不相類也　初稿本「三」作「之」，「云」下爲「深」，與《士禮居藏書題跋

十年滂喜齋刻本）同。葉昌熾眉批：「『之隱』疑『三隱』之誤。『深』字亦有誤。小字分注于『相類也』之下。」刻本改「之」爲「三」，「深」字空缺。今填□。

〔一二〕六祖智能　按：六祖慧能大鑒禪師，事見《五鐙會元》（《中國佛教典籍選刊》中華書局校點本）卷一。慧能又作「惠能」。

寒山寺志卷三終

補編

《寒山寺志》初稿輯存

程德全序

余重修寒山寺成，長洲葉君昌熾著《寒山寺志》，繆請余爲是正。寒山寺者，唐張繼楓橋夜泊，爲詩寫其幽思，夜鐘之聲，自寺而出。其寺之確爲何地，遼哉不可窮詰矣！宋人之爲詩者，則有楓橋寺焉！自元而明而國朝，過楓橋者必曰寒山寺，寺即今址也。寒山之名，不知所緣起。後人奉寒山子象，符寺之稱。揆之唐蓋不然，然其傳則久。余之拓此寺也，壹沿舊説而恢之，蘄存古迹而已，不深辨也。寺在吴中，不過數百佛宇之一，而名遠聞，尤有聲於异國，渡海以東，無小大無不誦張繼詩者。昔人争謝公墩，好古之心使然，今猶昔也。余於寺工粗定，凡東西邦之以職來者，大集於寺之樓，極歡而散。宇宙之通義，凡古之迹當

保存，惟保而能存，故於寒山寺獨張其事，非徒振游觀於既替，修承平觴咏之雅而已。葉君之爲此《志》，用力甚勤，高密鄭君文焯又厘定而商益之。余撫是邦，苦吾力之不給，惙惙焉隕越是懼，更無從替訂其百一，惟舉余之所以營兹寺者，略引其專。蓋以爲討寺之故，欲審乎寒山寺源流者，觀斯《志》維宜。雲陽程德全叙。

志塔〔一〕

樂圃《圖經》、石湖《郡志》皆云寒山舊爲妙利普明塔院。兹寺開山，檀度因緣，招提名義，皆以塔著。今雖相輪已頹，遺迹莫考，而後賢吊古，猶得於荒烟衰草之中。瞻人天而頂禮，結此界相，梵言「界相」，華言地址。未可以數典而忘祖也。《志塔》第三。

宋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建浮圖七成。《姑蘇志》卷二十九。

按：塔之建不自承祐始，乾隆《府志》據孫覿作「重建」，爲得其實。

楓橋寺知名於天下，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孫覿《記》。元季寺塔俱毁。《百城烟水》卷一。

按：張師中詩「塔影落前浦」，范文穆詩「墻上浮圖道旁堠」，張孝祥詩「古岸依然窣堵波」，皆咏塔也。即後來湯仲友詩「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」，其時已入元，塔固巍然無恙。至明初，高啓《寒山寺送别》詩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是塔猶未毁。然又有《歸吴至楓橋》詩〔二〕，則云：「遥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」自注：「舊有塔，今廢。」與前詩不合。蓋浮圖毁於元末〔三〕，季迪適值板蕩之交，前一首時尚承平未經劫火〔四〕，後一首則入明後應詔修史自都歸吴之作〔五〕，今昔已殊，故其下又有「官秩加身應謬得」及「錦衣今已作荷衣」之句〔六〕。

釋逸慈《寒山寺》詩《斷塔遺基》一首詩共三首，尚有《龍函新録》、《古木啼烏》二首録後。當年突兀矗寒空，《郡志》猶傳節度功。今日遺基何處覓？斷垣衰草夕陽中。《百城烟水》卷二。

校記

〔一〕 志塔　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然又有　鄭氏勾去，改作「及」。

〔三〕與前詩不合蓋　鄭氏勾去，改作「是」。

〔四〕適值板蕩至尚承平　鄭氏改作「前詩尚」。

〔五〕後一首　鄭氏改作「後詩」。

〔六〕今昔已殊至之句　鄭氏改作「故注塔廢矣！下云『官秩加身應謬得』、『錦衣今已作荷衣』可證也。」

寺記輯存

録自《吴郡文編》（稿本）卷九十八

明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〔一〕

出閶門西行不十里〔二〕，即楓橋〔三〕。橋之南去尋丈地〔四〕，寒山寺在焉！臨運河塘〔五〕，其塘北抵京口，南通武林，爲衝要之所。舟行履馳〔六〕，蟬聯蟻接，晝夜靡間。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者，不測人也。冠樺皮冠，著木履〔七〕，被藍縷衣，掣風掣顛，笑歌自若，來此縛茆以居。暑暍則設茗飲〔八〕，濟行旅之渴。挽舟之人，施以草屩，或代其挽，修持多行甚勤〔九〕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入岩石而去。希遷禪師于此創建伽藍，遂額曰「寒山寺」。寺當山水之間，不甚幽邃，來游者無虚日。唐詩人張懿孫賦《楓橋夜泊》，有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之句，天下傳誦，于是黄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。自唐歷五代及宋與元〔一〇〕，寺凡幾興廢，碑刻澌泯無考〔一一〕。粤自聖朝永樂三年，深谷昶禪師老成有戒行，札授住持〔一二〕，赤手奮發〔一三〕，化募衆檀，剷荆榛，畚瓦礫，先建佛殿〔一四〕，次立丈室、山門及説法之堂，樓禪之所，庖庫湢溷，凡合有者畢

備。殿内塑釋迦世尊于中〔一五〕，迦葉、阿難侍側，文殊、普賢二大士坐左右〔一六〕，梵王帝釋秉鑪而前，十八應真列于兩旁。香雲晻曖〔一七〕，金碧焜熀，一會靈山，儼然未散。方丈則設寒〔一八〕、拾、豐干之像，不敢忘其所自也。道場一新，規模可覩〔一九〕，都人士之游覽〔二〇〕，豈無知懿孫之題咏者耶？雖然，深谷興復之偉績，奚可泯没無聞？其同參友雲海請余記〔二一〕，勒石以告夫來者。永樂十一年十月，長洲姚廣孝撰〔二二〕。校補者案：此文記明永樂間寺院興復事，故輯録。

文震孟《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》

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，實繫於「江楓漁火」之句，然亦以其地當孔道，舟車鱗集，非若深谷窮岩，窈冥閴寂，游者易於涉足。顧雖處闤闠囂雜中，一入其門，清幽蕭遠，别爲一境。以是從來名公韵士往往樂之，爲之題咏，爲之記志，而寺愈益有聲。後有曉山旭公，能以雅事作佛事，修竹名花，圖書香茗，媚秀静好，使人徘徊不能去。其嗣松陵鑒公、西流吾公等，乃益精進勤修梵行者，可必其宗風之不替矣！萬曆壬子，建杰閣以奉《大藏》，戊午殿罹火，復鼎新之，皆出自鉢資，而後益以檀施。翼翼莊嚴，有加於舊，尤爲諸剎所希有云。或謂：兹寺居四

達之衢，朝商夕賈，呼籌握算，耳目熏染，以是圓頂方袍，不能不以計然餘解〔一三〕，間一染指於自然生息。凡有建造，易於措置。顧經不云乎：「不壞世相，而談實相。」資生產業，總非違背，貴有所以用之耳！檀度一門，原以破人慳囊，尋因覓果，各乘願力，以覺群迷。吾公不吝資財，廣作勝事，因地真矣。若能空諸所有，回向菩提，悟成壞之無嘗，識聚散之皆幻，繇有爲法，證無住相，則又且一關超出，直躋聖境，乃至聖凡都泯，空有俱無。斯巍巍殿閣，眼前佛邦，即心即佛，彈指圓通，又寧惟人天小果已哉？寺有寒山、拾得二像，相顧軒渠，勞勞塵土，偶一瞻禮，亦不覺輾然自笑。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否？閱世既深，順逆夷險，略已備嘗，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。凡人我、是非、愛惡、好醜，皆笑具也。即寒山慨世警世，百千嘆咏，要不若一笑之直捷矣！殿成於己未年。住持僧即明吾，請予爲記者僧性寧，所謂勤修梵行者也。崇禎庚午仲冬之吉。

校記

〔一〕《寒山寺重興記》 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三十六上《寺觀一》節録本同。《吴都法乘》（一九三六年，上

海影印宋版藏經會據潢川吴氏收藏舊抄本影印。下簡稱《法乘》）卷十上之下《壇宇篇二》上有「蘇州府楓橋」五字。

〔二〕西行　《法乘》作「而行」。《吴縣志》無此兩字。

〔三〕即　《法乘》作「而」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四〕南　《法乘》作「西南」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五〕臨　《法乘》上有「寺」字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六〕履　《法乘》作「旅」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七〕履　《法乘》作「屐」。

〔八〕飲　《法乘》作「椀」。

〔九〕持　《法乘》作「杜」。

〔一〇〕與　原作「興」，據《法乘》改。《吴縣志》無此字。

〔一一〕碑刻澌泯無考　《法乘》作「碑刻澌沉，無可考見」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一二〕札授　《法乘》上有「僧録司」三字。

〔一三〕赤手奮發　《法乘》上有「深谷莅其任」五字。

〔一四〕佛殿　《法乘》上有「大」字，《吴縣志》同。

〔一五〕于中　《法乘》作「中坐蓮花臺」。

〔一六〕坐　《吳縣志》同。《法乘》作「坐于」。

〔一七〕雲　《法乘》作「臺」。

〔一八〕則　《法乘》作「中間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一九〕覩　《法乘》作「觀」。

〔二〇〕都人士　《法乘》作「搢紳大夫士」。

〔二一〕其同參友雲海　《法乘》作「於是深谷所交之友」。

〔二二〕長洲　《法乘》作「吳郡」。

〔二三〕解　《法乘》作「鮮」。

志鐘續補

清前南屏住山僧六舟達受《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録》：「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，二十八歲。正月既望，以常住事交却畢，住吴門，訪吴中石佛像於開元寺。」「訪寒山寺鐘，相傳唐代物，細視之，乃嘉慶七年重鑄者，廢然而返。」《古學彙刊》第二集。

今寺内鐘樓所懸之鐵鐘，外徑約一百二十餘厘米，上鑄「古寒山寺」、「大清光緒歲次丙午三十二年仲冬月穀旦」等銘文。

大雄寶殿所置之銅鐘，外徑約六十二厘米，上鑄《姑蘇寒山寺鐘銘》：姑蘇寒山寺歷劫年久，唐時鐘聲空於張繼詩中傳耳！嘗聞寺鐘轉入我邦，今失所在。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！乃將新鑄一鐘賷往懸之，來請余銘，寒山有詩，次韵以代銘。

姑蘇非异域，有路傳鐘聲。勿説盛衰迹，法燈滅又明。

明治三十八年四月，大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，子爵杉重華書，大工小林誠義，

施主十方檀那。

鐘房内置三鐘。左一鐘，外徑約八十二厘米，上鑄「欽差提督大岳太和山等處司禮監太監王宗」等銘文。中間一鐘，外徑約九十六厘米，上有「天寧禪寺」、「大清乾隆伍拾肆年玖月敬鑄」等銘文。右一鐘，外徑約一百六十厘米，上鑄「寒山寺」、「西曆一九八六年夏曆丙寅仲夏」、「鑄鐘施主南陽葉晨暉」等銘文。

羅漢堂内置九鐘，分別鑄有「鴻筏禪院」、「萬壽菴」、「如意禪院」、「貞淨禪院」等銘文。

宋岳飛題書「文章華國，詩禮傳家」、「三聲馬蹀閼氏血，五伐旗梟克汗頭」。三石，一横二竪。行書。有「岳飛印信」篆印二方。石嵌碑廊壁間。刊刻年代不詳。

張樗寮書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。末有識語：「孝男張即之伏遇六月初一日顯考太師資政殿大學士張六三相公遠忌，謹書此《經》，用伸追薦。淳祐六年，歲在丙午，即之年六十一歲謹題。」二十七石，每石二十行、行十字不等，行書。刊刻年代不詳。後有董其昌、畢懋康、林則徐、俞樾等人題跋。十一名，字體草篆不一。經跋共三十八石，嵌寒拾殿壁間。

明姚廣孝撰《寒山寺重興記》。碑佚，文見《寺記輯存》。

文震孟撰《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》。楷書，碑植山門内庭園南側。碑文漫漶，依稀可辨「修竹名花」、「靜好」、「以奉大」、「行者也」等十餘字。文見《寺記輯存》。

清石韞玉題「現千手眼」觀音佛像圖。篆書，右上有「庚戌狀元」篆文印章一方。邊款：「大清嘉慶戊寅六月十九日，姑蘇寶蓮寺松濤摹勒，炳齋姚明煜敬鐫，馮箕敬

橅。」石在寒拾殿。

鄧石如書聯「處世勞塵事，傳家寶舊書」。隸書。上聯有識語：「完白先生法書，張皋聞、李申耆諸老表章後，海内翕然宗之。友人見詒此聯，尤爲奇古，因求先生嗣君守之鈎摹刊刻，以公同好。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藩識。」行草，下有「國藩之印」一方。下聯落款「頑伯　鄧石如」。行草。印二方。下有「汪定執敬觀」五字。石嵌碑廊壁間。

陳夔龍詩石刻。一石，二十一行，每行十一字不等。詩四首，見《志事》篇。詩後有跋：「寒山寺爲吴中名勝，惜久傾圮。余丙午撫吴，鑄鐘建屋，以存古迹。今申甫方伯復修葺殿宇，遠索拙詩，賦此寄奉。辛亥十一月，貴陽陳夔龍筱石氏作於北洋官廨。」下有「臣夔龍印」、「小石」篆印二方，石嵌迴廊壁間。

歷代咏題刻石。次第爲：韋應物《宿寒山寺》、張祜《楓橋》、皎然《聞鐘》、張師中《游寒山寺》、程師孟《寒山寺》、《游楓橋偶成》、孫覿《與淵老》、又三絶、高啓《賦得寒山寺送别》、《楓橋》、王士正《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》、沈德潛《楓橋夜泊》二首。唐釋皎然《聞鐘》詩云：「古寺寒山上，遠鐘揚好風。聲餘月樹動，響盡霜天空。永夜一禪子，泠然心境中。」餘見《志詩》篇。詩後有跋：「余

既寫寒山、拾得詩，刻石壁間，繼念古今過客咏題斯寺者衆矣，何竟讓《楓橋夜泊》一絶獨有千古？豈詩之傳不傳，亦有幸有弗幸耶？致事稍暇，隨筆選録，得韋蘇州以次十數首，訖歸愚尚書而止。意爲妙利古刹，重拭爪痕，寒山有知，當不笑余多事也。程德全書并識。」下有「程德全印」、「雲樓」篆印二方。長洲周梅谷刻。共八石，每石十八行，行六字。嵌大雄寶殿壁間。

程德全題書「妙利宗風」。一石，横列，行書。末有「程德全印」、「雲樓」篆印二方。在山門内左側臺垣上。

東湖陶濬宣書「寒山寺」。三石，每石一字，横列。字作魏碑，長洲周梅谷刻。嵌照墻間。刊刻年代不詳。

公元一九二〇年，康有爲詩碑，詩云：「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。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空。」跋語云：「庚申二月廿五日，偕韓樹園徵君文舉同游吴下楓橋寒山寺，則唐人鐘已爲日人取去，故吾於龍壽山房善繼血書《華嚴經》，亟保存之。臨風感慨題詩，康有爲。」草書。右上角有篆印一

方：「維新百日，出亡十四年，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經三十一國，行四十萬里。」住持近舟立石，吴郡張仲森刻。石立碑廊。

公元一九二一年，萬繩栻詩碑，詩二首云：「古刹豐碑劫運銷，摩挲誰與認前朝？山僧不解興亡恨，祇閉禪關拾墮樵。」「掉首寒岩迹已陳，樺冠木屐去來頻。問他橋畔停船客，省得鐘聲能幾人？」跋語云：「寒山寺久殘破，巡撫程德全以宣統辛亥春重修落成，八月而國事遂變。辛酉來此，爲先人營兆寺左，聞鐘憬然，愴懷家國，情何容已！南昌萬繩栻。」楷書。住持近舟立石，吴郡楊中孚刊。石嵌碑廊壁間。

公元一九四七年，滄州張繼書唐人《楓橋夜泊》詩碑。識語云：「余夙慕寒山寺勝迹，頻年往來吴門，迄未一游。湖帆先生以余名與唐代題《楓橋夜泊》詩者相同，囑書此詩鎸石。惟余名實取恒久之義，非妄襲詩人也。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，滄州張繼。」皆草書。「余以張溥泉先生名與唐張繼同，乃請濮伯欣先生轉求書《楓橋夜泊》詩，不意書成翌日，溥公即作古人，遂成絶筆，是亦前生文緣也。爰付刻石，樹寒山寺中，留此佳話，并將濮君函刻於下，真迹贈

史館保存云。丁亥冬吴湖帆識。」行書。「湖帆先生左右：申江奉教，諸承款接。別後俗冗，兼以屬件未報命，致疏箋候，歉仄無既。《楓橋夜泊》詩屬事敦促，因張溥老近日勞瘁過甚，致遲至三日前始行書就，越一夕即作古人矣。此紙實其絶筆，史館同人欲予保留，繼又因執事對於此紙自具勝緣，自應將真迹寄呈。惟懇尊處於上石之後，仍將原紙寄還史館，俾其保存，作爲紀念品。希賜俯允，感戴不盡矣！天寒手凍，草草不恭。敬頌台綏，并候儷福。弟濮一乘拜啓。十二，十七。」黄懷覺刻。今藏寺内。

寒山寺，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公告刻石。江蘇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公布。蘇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立。石立山門北側。

附《吴縣鄉都義役田記碑》。篆額，二十七行，行四十四字不等，楷書。賜進士知常熟縣上虞葛柟記。嘉靖辛亥冬十一月。

《社倉事宜碑記》。篆額，二十五行，行二十五字不等。隆慶戊辰歲季冬吉旦。

右二石，分别爲明嘉靖三十年、隆慶二年碑記，係公元一九一一年春重修寒山寺時出土，皆非寺中石刻。見《緣督廬日記鈔》卷十四辛亥六月十四日。石嵌碑廊壁間。

附録

寒山寺楹聯輯存

陸潤庠：近郭古招提，毗連滸墅名區，漁火秋深涵月影；傍山新結構，依舊楓江野渡，客船夜半聽鐘聲。

程德全：遁迹笑豐干，從知舌粲蓮花，地近虎丘曾講法；宗風傳刺史，幸得詩鈔貝葉，劫餘龍壽共藏經。

陸鍾琦：踏春西去，傍十里横塘，水木湛清華，曾移茂苑扁舟，訪吴銅造像，梁塔殘磚，古迹重搜，余亦北平人，濡筆擬賡翁氏記；生佛南來，振千古名刹，池臺新結構，補此天台真相，與待招遺薪，解元妙疏，墨花争拓，客歸東海滋，行縢宛載米家船。上三聯録自《姑胥・勝迹》。

葉昌熾：木屐樺冠，世外寒岩，頌古相傳如雪竇；鐘聲塔影，山塘精舍，到今依舊屬雲陽。録自《緣督廬日記鈔》卷十四。

鄒福保：塵劫歷一千餘年，重復舊觀，幸有名賢來作主；
詩人題二十八字，長留勝迹，可知佳句不須多。

楓橋歷代宅第園林

孫武子宅，在楓橋西南孫武子橋側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三瑞堂，在閶門之西楓橋，孝子姚淳所居，有園亭頗足雅致。家世業儒，以孝稱。其先墓嘗有甘露、靈芝、麥雙穗之異，故以名堂。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，嘗爲賦《三瑞堂》詩。姚氏致香爲獻，公不受，以書抵虎丘通長老云：「姚君篤善好事，其意極可嘉。然不須以物見遺，惠香八十罐，却托還之。已領其厚意，實爲他相識所惠，皆不留故也。」據《吴郡志》卷十四、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三十九上合纂。

葉唐夫先生宅，先生生洪武間，家江村橋。其《江村》詩云：「家住夕陽江上村，一灣流水繞柴門。種來松樹高於屋，借與春禽養子孫。」《夷白齋詩話》。見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紫芝園，在閶門外上津橋，徐太學墨川園也。文待詔、仇十洲爲之圖畫，後歸項詹事煜，甲申爲火毁。同上。

義士顔佩韋宅，在江村橋。《吴門表隱》引《五人墓志》。見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松鶴堂，在楓橋寒山寺前，殷斐仲所居。葉燮有《記》。同上卷三十九上。

漁隱小圃，在江村橋。先爲處士王庭魁小停雲館。庭魁字岡齡，能畫，藏弆名迹頗多，最愛文氏翰墨，故以「小停雲」名其館。後歸袁氏廷檮，改葺漁隱小圃。袁枚、王昶皆有《記》。中有貞節堂、竹柏樓、紅惠山房、楓江草堂、吟暉亭、五硯樓等十六景。同上卷三十九下。

竹柏樓，在楓橋西沿塘，乾隆中袁廷檮母韓氏守節處。當時題咏甚富，有《霜哺遺音集》。同上。

一枝園，在閶門楓橋，段玉裁寄居於此，中有經韵樓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五。

顧文學廣圻宅，在楓橋。中有思適齋，歙縣程瑶田書額。其孫河之亦居於此。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萱園，在閶門外下津橋東，周謹所居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廣居，在閶門外寒山寺東，孝子戈宙襄所居，自爲《記》。諸生戈載、子宙襄世居楓橋，父子并有文行。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冷香别館，在楓江，惠磐卿所居。磐卿高祖士奇家於葑門冷香溪，後遷滸墅。磐卿卜宅楓江，與戈載爲鄰，名其室，以志先澤。《翠薇花館集》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周香岩錫瓚宅，在閶門外馬鋪橋，藏書處名水月亭。黄丕烈《士禮居題跋記》。同上卷三十九上。

馬鋪橋、白蓮橋，均在楓橋附近，硯六室在馬鋪橋，周錫瓚仲璉及子漱六藏書處。見劉禧延《硯六齋筆記跋》。王謇《宋平江城坊考》增訂本卷五「楓橋」下。

宣統《吴縣志稿》：「汪大紳縉居楓江。」今案：韋光黻《聞見闡幽録》云：「余於丙午遷居馬鋪橋，因思先輩汪大紳曾居是里，而其室不能訪焉。」據此，則《志稿》尚可增「馬鋪橋」三字。同上。

《藏書紀事詩》注：静怡小築在白蓮里，余蕭客門人朱邦衡藏書處。同上。

吴昌碩舊居，在寒山寺附近西畝巷，名曰四間樓。吴長鄴《吴昌碩先生年譜》簡表，載《西泠藝叢》第九期。

敵樓鐵鈴關

楓橋敵樓，在楓橋堍下，方廣周十三丈有奇，高三丈六尺有奇，下壘石爲基，四面甃磚，中爲三層，上覆以瓦，旁置多孔，發矢石銃炮。嘉靖三十六年，巡按御史尚維持、知府溫景葵、知縣安謙建。明崇禎《吴縣志》卷一。

明鄭若曾《楓橋險要説》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，南北二岸，居民櫛比，而南岸尤盛。凡四方難得之貨，靡所不有過者，爛然奪目。楓橋尤爲商舶淵藪，上江、江北菽粟棉花大貿易咸聚焉！南北往來之客，停橈解維，俱在於此。盜賊奸細，至難盤詰。往時嘗建敵樓，設團營於接官亭。寒山寺遺址見存，不可以不修舉。雖然險要有重有輕，楓橋雖不當江潮水口之衝，而所關係至重，似宜設重兵以鎮之，不當與婁、齊諸附郭例視。何也？天下財貨莫盛於蘇州，蘇州財貨莫盛於閶門。倭寇垂涎，往事可鑒。楓橋北近射瀆、長蕩，南通鱅塘、太湖。寇之所熱中者，城内十一，而此地十九。其來也，必非輕舉，我兵豈可草草以應之乎？團長之力，曾何足以禦之也！乾隆《吴縣志》卷四十。

敵樓有三，高三丈六尺，方廣周十三丈。一在木瀆市東，一在葑門外，一在楓橋，

行鐵鈴關。明萬曆三十年〔一〕，巡按尚維持、吴縣安謙建。國朝道光十年，巡撫陶澍改鐵鈴關爲文星閣，以昌文運。《吴門表隱》卷三。

米業晨集茶肆，通交易，名茶會。婁、齊各行在迎春坊，葑門行在望汛橋，閶門行在白姆橋及鐵鈴關。同上附集。

「鐵鈴關」題額石刻，「合郡士商公捐重建」，「大清道光九年仲秋穀旦」。

校記

〔一〕明萬曆三十年　考宣統《吴縣志》卷二《職官表一》，吴縣知縣安謙，嘉靖三十五年任。後任曹自守，三十八年任，居四年以憂去。卷七《職官表六》，郡守溫景葵，嘉靖三十五年以御使任，三十八年升霸州副史。則敵樓始建年代，當以崇禎《志》作「嘉靖三十六年」爲是，《表隱》誤。

修志紀事輯自《緣督廬日記鈔》上海蟫隱廬印行本卷十四

辛亥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二月

十九日　得陸申甫方伯一函，附至其子靜山兩卷，一爲《把酒問天圖》，一爲《移情海上圖》，徵題詞。又《寒山子集》一册，寒、拾兩僧象拓本，羅兩峰所繪，有題詞，謂即世所傳和合象，亦聞所未聞也。寒山寺經營道諸巨公捐俸鼎新，今方勼工，三月可以落成，請布施聯額。

三月

初十日　燈下撰寒山寺楹帖，枕上改定之：「木屐樺冠，世外寒岩，頌古相傳如雪竇；鐘聲塔影，山塘精舍，到今依舊屬雲陽。」附識語云：「顧雲美塔影園，在虎邱雲岩寺之陽。用《後漢書·宣秉傳》，署曰「雲陽草堂」。今雲陽中丞，下車清節，同符巨公，重興刹竿，振寒、拾之宗風，存吴閶之名迹，甚盛舉也。爰拈此爲頌云。」

四月

初八日　中丞募修寒山寺，屬搜輯唐宋以後藝文。文字之役，無不可承教，允之。

初九日　得申甫方伯函，送至寒山子詩石刻三十首。

十五日　**仲蕃甥來**，以《臨川集》付之，録擬寒山子詩二十首。

十八日　仲蕃來繳《臨川集》，又携去《吴郡志》一册、乾隆《蘇州府志》一册，録寒山寺詩文。
廿一日　詣芸巢齋，借歸《唐六如集》一部，中有《寒山寺募鐘疏》，擬傳録一通。
廿三日　以《唐六如集》、《王百穀集》各二册，《南昀文録》、《百城烟水》、《鷗陂漁話》各一册，共書七本，付仲蕃甥傳録寒山詩文。
廿五日　以《陳季方詩集》、《梅葉閣文集》各一册，吾宗《已畦集》、褚仙根《行素堂集》各二册，托仲蕃傳録寒山事實。
廿九日　仲蕃甥來，又付以徐俟齋《居易堂集》二册、陳文莊《無夢園集》、《瞿冏卿集》各一册，録寒山詩文。

五月

初四日　仲蕃甥來，又以《歸愚詩鈔》、《小浮山人詩》各一册付之。
十四日　仲蕃來繳書兩本，前録《百城烟水》、乾隆《府志》，但有寒山寺詩文，楓橋皆見遺，不知橋與寺相屬不可析也。《鷗陂漁話》「王郇公封國年月」一則，亦未録。此三册仍付之。又付《吴郡志》、《中吴紀聞》、《漁洋精華録》、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五鐙會元》、《指月録》各一本。
十六日　昨宵卧後，聞鈴聲，似一騎馳來，既而叩扉，斷續甚厲，心頗訝之。今晨起亟詢奴子，則郡廨送書至，筱雅太守爲中丞索寒山題咏，亟付刻。文字之役，半夜敲門，過於風雨催租矣！一月以來，網羅典故，擬仿靈岩、聖思之例，輯爲《寒山寺志》。一伽藍地，雖非如府、縣志，必集群策群力經歲月而後成，一人屬稿亦何能爲「急就章」！即寄一函，以此意直告之。
十七日　得筱雅同年函，言寒山寺陷壁貞珉尚有八石未刻，中丞亟須餽貧糧。即檢出詩文五通：詩王臨

川二十首、陳季方十四首、彭南畇一首，文瞿汝稷、徐昭法各一首，共十紙，作一函寄去。

十八日　得何筱雅郡尊函：「中丞見寒山詩文，喜爲得，未曾有此。」何足喜耶？朱晦翁、陸放翁兩札，東瀛島田翰本摹刻於簡首，昨以告，今日即索觀甚殷。適咏甥午後來，即命迻録一副本。又從《困學紀聞》得何屺瞻識語，附録於後。

廿四日　申甫方伯函來，送至《寒、拾問答》一首，又言薛叔畇筆記中載寒山寺僧中蕈毒事，皆餽貧糧也。約泛小舟，偕橘農同年登寺閣落成。即復一函，允之，而請稍展其期。輯《寒山寺志》發凡起例。前兩日成《志橋》、《志寺》兩篇，今日《志塔》一篇又脱稿。

廿五日　輯《寒山寺志》，成《志象》一篇。

廿六日　得申甫同年函，附至《庸盦筆記》一則，述寒山僧中蕈毒。有關興廢之迹，不可以不記。又言此次重修，詩文可附記，簡末更及楹帖，則非《志》例矣。《寺志》續成第五篇《志鐘》。

廿七日　輯《志碑》一篇，未脱稿。

廿八日　續成《志碑》篇，次《寺志》第六。又成《志僧》一篇，以次爲第七。

廿九日　輯《寺志・志游》一篇，未竟。

六月

初一日　續《志游》篇竟，又草《志事》篇，次第八、第九。

初二日　輯《寺志》，成《志詩》一篇，第十爲殿。

初三日　寒山寺石刻，中丞之意但録詩，前稿尚不足。筱雅太守以一函來請益。即自郵復一緘，取《吴郡

志》所録詩十章應命。《寺志》十篇已脱稿，昨今兩日又以《寒、拾事迹》、《寒山子集題詞》排比成帙，附於後，爲十一、十二兩篇終焉！此兩篇無小序，以其爲附庸，示有别也。溯自首夏創稿，發篋陳書，獺祭彌月，不半月而卒業。以考獻徵文之事，等於風檐角藝，又似星使馳驛，廚傳騷然，倉皇供帳，塞責而已，安能有佳構乎？

初十日　昨聞鄭小圃言，同治《蘇州府志》「寒山寺」有姚少師《記》。前事茫不記憶，即從芸巢借閲，並借顧詒百《清嘉録》、錢梅溪《履園叢話》。今晨即以一束送來，并爲趙學南轉貽新刻《明懿安皇后外傳》一册，又以所撰《寒山寺記》拓本見示。新上石。檢郡志，果有姚《記》。寒、拾皆在隋唐間，而此《記》乃云「元和中，寒山縛茅於此」，其言何可據？不知當日從何得之？今篋中所藏姚少師集鈔本，并無此文也。同治《志・寺觀》一門，即爲鄙人所纂，四十餘年惘惘如夢，此次不能不糾正，狐埋之而狐搰之矣！尚有韋左司詩，均録出。顧、錢兩書無可采，即作一函，并還之。

十三日　陸方伯招明日游寒山寺，在胥江會集。午後作一緘，告以扁舟徑出楓橋，艤棹以待。

十四日　晨起，以八百文喚扁舟出閶門。十鐘至楓橋，泊日甫亭。午聞氣筒嗚嗚聲，知方伯騶從涖，止一葦之航，與峨峨巨艦對泊。主人立鷁首相見，并見孫展雲觀察毓驥、橘農、鼎孚兩同年、芸巢、智涵、叔彦。賓主八人即在水窗布席，艇厨精美，照例先以肴點果腹。同登岸，主僧偕一小沙彌迓於寺門外。監修委員伍從之亦出迓。山門之内新建御碑亭工未竣，内爲大殿。殿後精舍三楹，上有樓，據一寺之中。窗牖洞達，憑高四眺，遠山近水，平疇略彴，二三十里皆在目。左爲鐘樓，右亦有小樓一角。迴廊繚曲，院圃清曠，結構頗不俗。伍委員導觀土中新刨出各碑：一《吴縣鄉都田役》，明嘉靖中知吴縣事葛滓立

〔一〕，又有隆慶《社倉》一碑，皆非寺中石刻。惟一告示碑，咸豐間修繕禁約所立。又有長條十餘石，内一石記乾隆三十九年住持宣能重修大殿，皆郡志所未詳，其餘皆檀越姓名，無裨考證。適陽光漸翳，登樓圍坐，凉風徐來，長談至兩鐘之久始下船。即開尊再酌，嘉肴苾芬，既多且旨。大小三舟，皆由輪船拖帶，取道彩雲港，繞出横塘，至胥江馬頭，適罷酌，主賓皆倦，興辭各散，仍孤棹歸抵花橋，天色暮矣！

閏月

初五日　筱雅同年夜來一函，并示程中丞書，拙稿送鄭小坡參訂。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不妨商榷。此老服膺鄭學，植園坐次，察言觀色而知之。

二十日　申甫、中丞晨來一函，寒山寺求樊山方伯楹帖未來，得其覆函見示，以文采可愛，欲登入《寺志·志事》一門。本如郡、縣志雜記之例，瑣聞叢載，皆所不遺。拙稿寂寞，願得名作爲助，即允之。

廿九日　何筱雅太守來兩緘。先一函，附還拙稿。又示中丞函，是正五條，雖人人所能見到，尚得要領。至鄭叔問所簽，則如囈如吠，閲之迷瞀，罔知所從；悍然奮筆删改，大言不怍，直是毀瓦畫墁，著書義例全未夢見。此真妄人，奚足與校！後一函又索前稿去，想塗抹尚以爲未足？姑付之，亦加一簽，未大露圭角。俄領事格羅思以寒山寺公燕在座，求附名簡末。外人亦好名邪？但此會非俄一國領事，亦非格羅斯一人，日本人士聯襼來兹者踵接，各國來賓姓名應否并列？請中丞自酌。

七月

初二日　筱雅同年先來一函，言中丞欲留拙稿付寫官，并索還前示一函，即付之。另箋作《〈聖證論〉訟言》，攻鄭學。又以一函來謝過。歇後詩不可讀，於諸公何有？

壬子（公元一九一二年）四月

初六日　閲《宋詩鈔》，薛士龍《浪語集》有楓橋詩一首，孫仲益《鴻慶居士集》五首，請葵伯録副。孫詩中有三絶，《姑蘇志》已采入「寒山寺」。

七月

廿三日　去年輯《寒山寺志》，爲夫己氏作也，不幸脱稿適逢國變，遂留未歸，「佳人已歸沙吒利」，還無日矣！楊子雲之劇秦美新、陸劍南之《南園記》，皆在凶燄方張之日。去秋僕屬稿時，其人假面猶未剥。朝廷畀以畺寄，儼然重臣也。聖人云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」人非蓍龜，孰能前知？陽貨、桓魋焉浼我？舊稿幸在，病中擬稍加董録而出之。惟書法，不易一字。再加一序，以寓誅貶辨奸之論，討逆之檄、絶交之書，皆於是乎在。即於今日爲始。

八月

十四日　《武林往哲遺編》前後集病中瀏覽，至今日而畢，得寒山寺詩七首、舊聞兩則。

廿二日　爲寒山寺獺祭窮數十册，羌無故實，僅從王元文《北溪詩稿》得楓橋詩一首解嘲。

廿三日　檢《穰梨館過眼録》，得僧明綱即祁六公子所繪寒拾圖。又文待詔《姑蘇十景册》有楓橋詩。《志象》、《志事》皆可增一故實，甚喜。

廿五日　又從《天禄琳琅》、日本《經籍訪古志》各得《寒山子詩》解題各一通。

廿八日　從袁穀廉《邃懷堂集》得《楓橋》一首。又《秋鐘》斷句可補寒山鐘故。

廿九日　重檢《曝書亭集》，得楓橋詩一首。又從吴曾《能改齋漫録》得「半夜鐘」一條，可與《苕溪叢話》

互證。

九月

初二日　檢《崇文總目》：「《寒山子詩》七卷。」竹垞據《唐志》校，上有「釋智昇對」四字，此爲諸本所無。新得未明之義，俟詳考。

初五日　繕《志》稿至第二卷，重訂《志碑》篇，頗有所增纂。

初六日　檢《别下齋叢書》，從翁雒《小蓬海集》得題徐虹亭《楓江漁火圖》詩，可補《志事》一則。

初七日　前删《志塔》一篇，今增《志産》篇，爲第七。

初九日　作《寒山寺志後序》一首。

初十日　客秋因《寒山寺志》事，與何筱雅太守郵筒不絶，擬附一書於序後，而其稿已佚，重録出之，師丹健忘，不能無改竄也。

十四日　昨據明《倪文僖集》暨阮文達《石渠隨筆》，補《寒山寺志·志事》兩則。今日又據《南州草堂集》、翁雒《小蓬海遺詩》增纂兩則。

十六日　補纂《志事》三則，皆據近人詩牘。申甫、筱雅兩同年所開示後序之後，又撰附識一則，若不即付刻，此識語爲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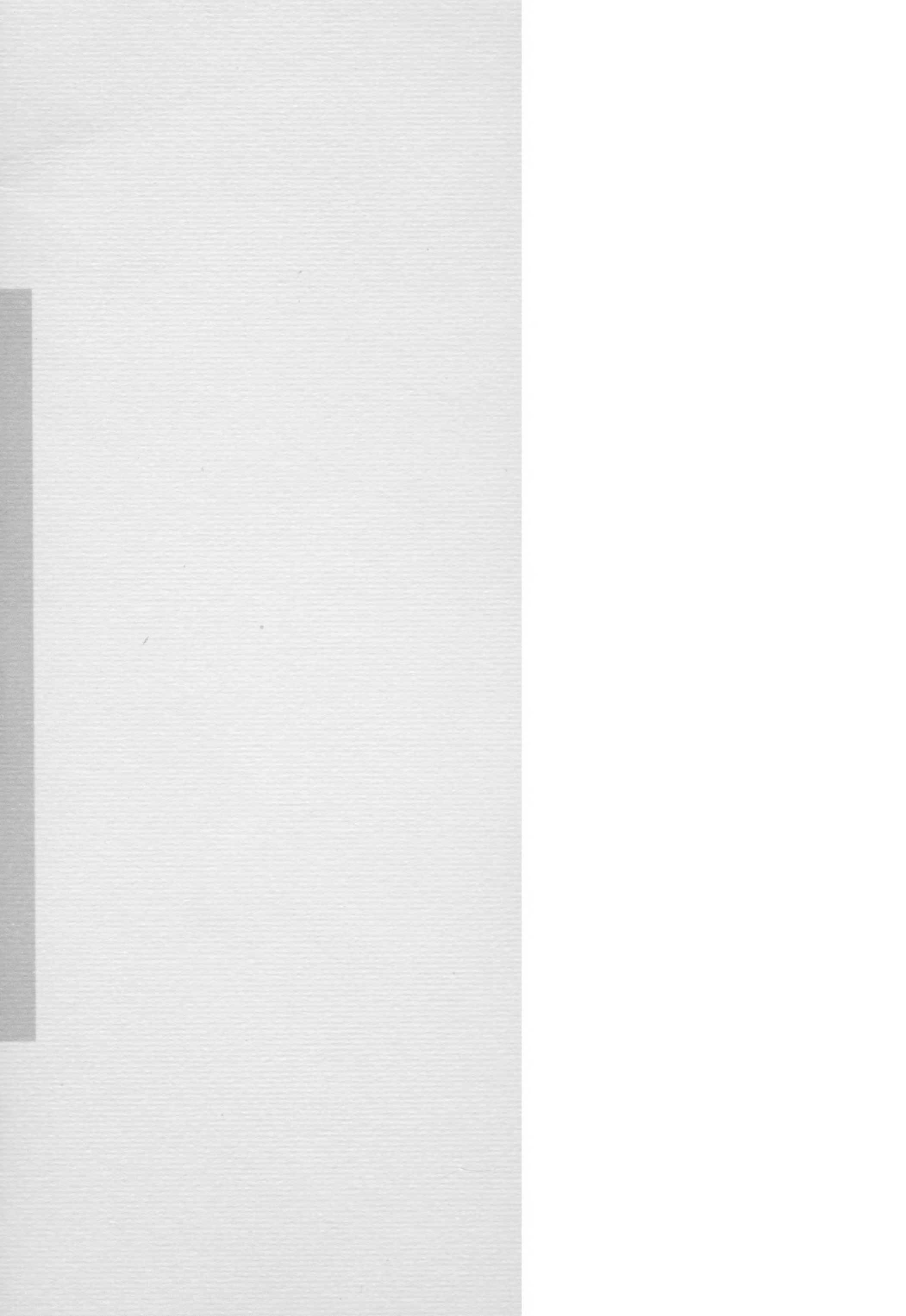
十八日　又補撰《志事》一則。

十九日　《寺志·志詩》篇小序未愜，重撰一首。

初七日　寫《志》稿。《四庫提要》之後增入《簡明目録》一則。

校記

〔一〕知吴縣事葛洋立　按：碑本作「賜進士知常熟縣上虞葛㮊記」，詳《志碑續補》。

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吴越春秋

吴地記

吴郡圖經續記

吴郡志

百城烟水

太湖備考

清嘉録

吴郡歲華紀麗

吴趨訪古録

吴門表隱

過雲樓書畫記·續記

寒山寺志

吴歌·吴歌小史

宋平江城坊考

丹午筆記·吴城日記·五石脂

龍江船廠志

南明史料(八種)

揚州圖經

泰州舊事摭拾

至順鎮江志

